

太史郊居遺稿

序文

台山葉先生諱向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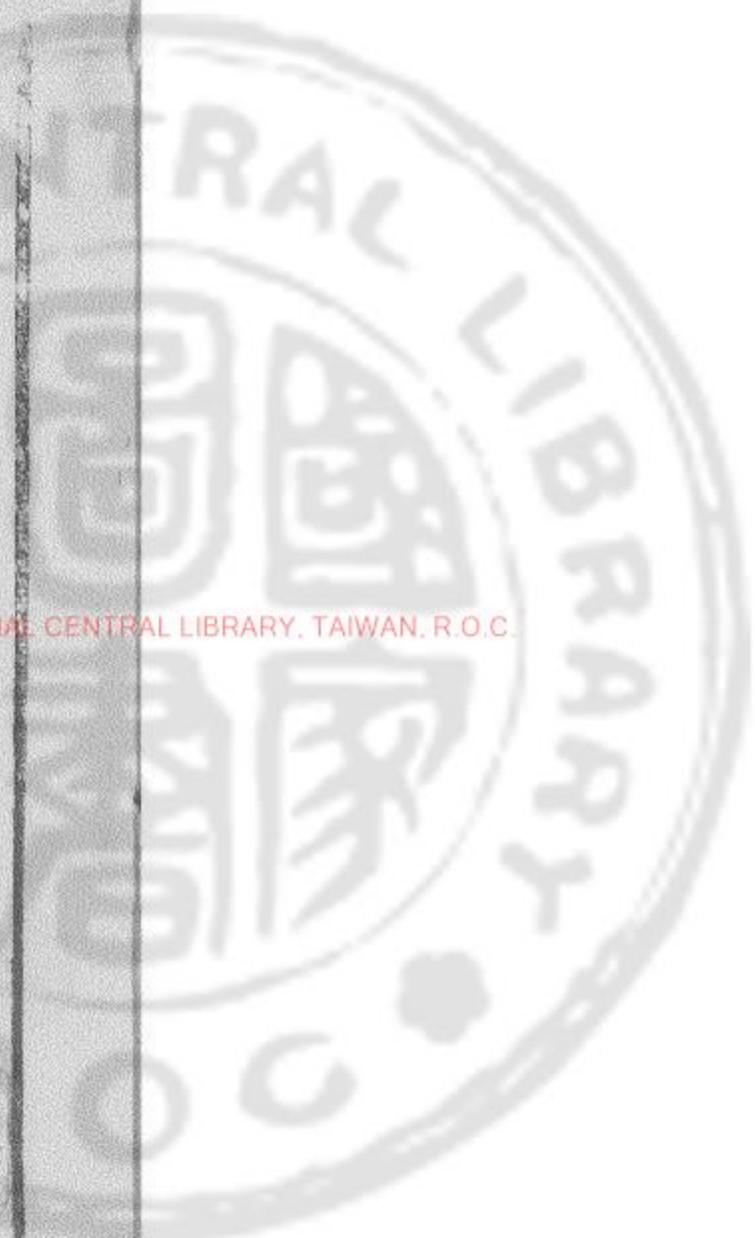
匪我何先生諱喬遠

誌銘

霍林湯先生諱賓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

弇洲王先生諱世貞

傳

赤水屠先生諱三隆

輯

男沈有則士範父

沈有貽士毅父

姪沈有嚴士莊父

沈有容士弘父

沈有恒士一父

沈有望士翹父

孫沈壽元

沈壽康

沈壽廣

沈壽度

更名紹祖

沈壽原

沈太史郊居遺稿

太史宛陵沈公及第亡何遽歸
亡何遂不起未及有所張設建豎
於世然天下人自縉紳以至婦孺
皆知有沈太史蓋風流之士歸其
標格豪俠之夫重其意氣菁華之



輩美其詞章慷慨之徒推其直亮
近代賢人君子得意名場其聲之
噪而為人所趨附未有如太史者
自江陵既沒世道一更向時士大夫
稍能自異者皆有欠償太史所持論
光於日月而年齡不逮莫究厥施志

士為之捫心名流因而奪氣良足
歎也余後太史六年入詞林每想望
其平采而不得見而余戚林西鄉者
嘗接太史歡能言其事以暇輒相遇
從抵掌譚說令人神王太史有猶
子曰有嚴今為漳郡丞曰有容今

為浙閩帥皆以兩卿故與余善余
嘗從閩帥索太史所論著欲為詮
次而未能而儀部何穉孝輯而序
之以歸閩帥刻焉間以一帙寄余白
門余生平雖誦慕太史然意其人
或個儻恢奇不受制於繩墨乃今讀

其言尺二寸二以倫常為標以檢柙
為防以明體適用為學問之宗以
進禮退義為仕宦之準求之先進
蓋庶幾羅彝正之真脩而不為楊
用脩之曠達使其永年所成就造
詣殆未可量而惜哉其止此也世人

但知太史爭江陵奪情事以為欲
上封事而不果而不知太史所注復
於張氏父子之間正色於朝紳挽
留之日其詞宥苦而意最委婉懇
篤蓋真欲以天經人紀維持世道以
忠告報知己者遺編具在使其時阿

附諸人今日讀之猶將擊節歎賞
不能自己而柰之何當日之不然也
功名得失之場真有令人迷惑而失
其本心者假令太史當時亦默然沒
於浮沉其間幸而無恙不過多立朝
數載天下後世稱太史者不過曰此

鼎元之有才華者耳誰復有問其
遺事掇拾其遺文款戲感嘆而欲
其與天壤共敝者此固太史之所以
為不朽也太史子有則舉孝廉能
世其家而郡丞再蒞閩皆稱廉吏
閩帥有海上功林西卿沒所以存

亡其妻子不遺餘力其萬於人倫如
此殆有太史之遺風焉後之徵沈
氏者可以觀矣

福唐葉向高頰首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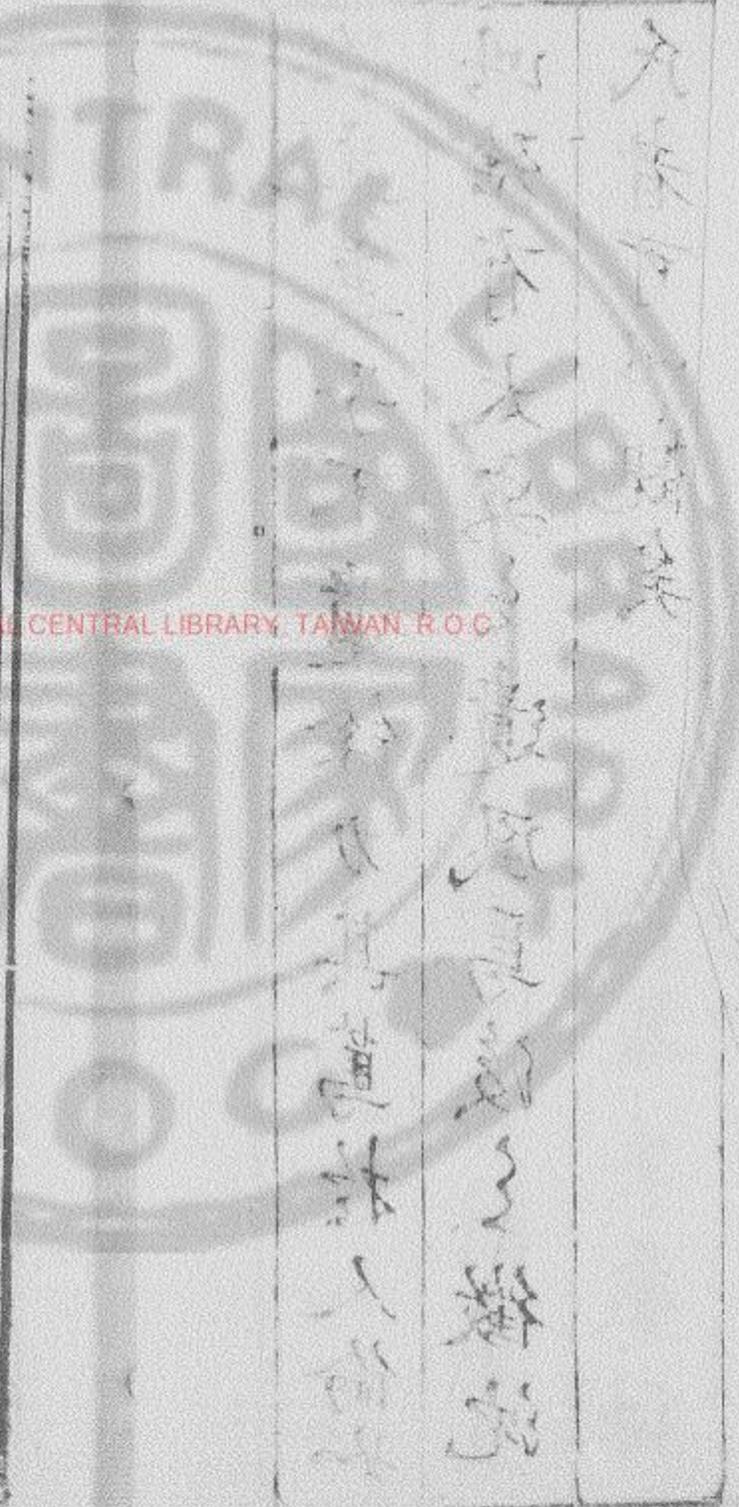


大史官

太史公作史記
其書有八
其書有八
其書有八

太史郊居遺稿序

國朝以狀元大魁躋位鼎鉉著名
公輔不可勝記其不仕而稱者吾
得四人焉則羅彛正舒國裳羅
達夫楊用脩四君子之四君子者立
朝論事或有不同類皆輕溫飽之



志尚忼慨之節而宣城沈公君典憲
與伯仲其出處之跡頗類彛正而
其時其勢微有異者彛正得昌
言廣論於不諱之朝身雖遭斥竟
無有逢干之恐以得遂章雲之抗公
之所處則猛虎磨身毒蛇當道宵

度不足膏礎鑿而口業以為斧鉞故
公之飄然而去堅然而卧即無彛正之
遭而青天白日之氣烈風震霆之象
均足皎然於人之耳目公既以持論奪
情不合時相雖不及露章顯諍然
時相業聞忠告之言惜乎其徒陷

於諛佞之輩不數年間時相僅以
要領物而公已淪墜九原之下世道
人心之不幸其可悲也公兄子有容
來為閩閩帥出公遺集示予蓋玄
公物之二十餘年時公子有則已登
薦書而有容之兄有嚴方以德慶

不講家居有則至泉則述德
慶君與閩帥君之意使予為公訂
而刻之予讀公之集論學則懲良
知末流之弊而必躬行實踐為宗
論政則鄙當日綜覈之嚴而以王
道寬大為本蓋學問文章出於正

義非徒用一節自皎者公夙承尊
甫侍御公家學既端以備又故慕
尚豪傑長者傾財好客說劍談邊
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其文采歲
襟懷磊落直欲置身古人之間固
未嘗拘孿咫尺步趨之誼乃其心

事較然終不放焉措於非義之塗
不仁之事蓋庸夫孺子皆知公之為
正人傑士斷乎其必為之也天假公
年必有潛心默會以進於聖人之道
而當日公所以自待既高天下之慕
公者六臂交踵接竟不得以其間

有所著述以垂於後然則公壽不
長殆天靳之至其心跡物論已足
見於後世矣予為諸生上計時過
吳越間是時公方舍承明著作之
庭繼遊江以南江以南人士慕誦
公甚而予缺於一見乃今得讀公

於公之兄子勅々尚有生氣其猶
交公之存也夫其猶交公之存也夫
晉江何喬遠書于鏡山之

自誓齋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歲臘

日

太史郊居遺稿目錄

卷之一

五七言古風

辨志詩

哭貢玄畧先生

次荅陳冠遲見懷兼致少明光達伯仲

送崔伯溫之塞上

贈東谷吳山人

燕市逢李將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馮開之湖上喜遇梁山人伯龍

五七言排律

壽李石翁相公七十

賦閒園咏蘭

賦贈楊大司徒

劉山人長卿過訪郊居小集

送唐伯子還豫章

五言律詩

二月同禹金侍宛翁老伯泛雙溪

酌王仲房

旅泊

秋夜病起

寄評梅禹金病

寄劉小園

奉懷王城墩先生二首

夏日梅子登邀同張有光吳廷承麻得

之劉子功汎雙溪得陽字

送黃兆駟赴皖城周振之約

次稟龍郡丞身之二首

次谷塞郡丞汝上二首

別塞汝上

過謝氏莊讀書處有感

游上谷

雨霽

石湖訪王龍岡命酌

登廂丘

同湯義仍夜坐次韻

送吳生之湖陰

有感

別莫雲卿

溪上逢楊汶所

客新都懷禹金伯杞萬仲昆玉

送酒呂茂才

巖峯訪王元宣元嘉二內弟

清隱菴

松隱菴

白雲寺

柏觀寺

麻姑山

登小崑山

登翠雲憑虛閣

寄莫雲卿金臺

立秋日病中任

東塞汝上

京中訪湯義仍就宿

入院

讀中祕書二首

同曾直卿張景仁二太史瀛洲亭小集

署中看茶得寒字

署中霍得園字

署中白菊

送郭雙井司訓崇德

送黃葵易封唐藩

送鄭蘭石冊封寧夏

送任山甫奉使還滇中

次韻別崔大伯溫

次懷梅禹金

朝回得禹金書

得禹金論文學時讀書中秘

得孫子成書

讀書中秘懷王城澂先生

夏日同歐博士禎伯顧光祿未潛張光

祿元易集李明府于美宅分得才字

七夕懷梅禹金

次答張白門

送胡仲魚還歛二首

十月即事次答許太史穎陽

舟遇余太史伯祥小集言別

同朱任菴飲李乾丞使君舟中

清源留別李仁卿使君

同張儀部飲鄧青螺官舫

寄張幼于

寄汪子建

移疾歸止翠雲蘭若二首

彭玉潤見訪翠雲次答

次答邵長孺

東潘子會二首

未度元振諸子集翠雲得天字

端易后二日同天立之貢玄忠徐汝法

汝美敬亭小集二首

梅元振過郊園見訪次會

三穠日有感

李季宣約為黃白游不至貽書見稟走

筆次答

送劉山人長卿還楚

孫強恕年丈過訪郊居賦別

東嶽廟樓贈萬伯丞

夏日宛溪即事

送張有光赴燕二首

舟中集季宣質甫話舊得孤字

携尊過季宜舟中同文仲質甫對雨分

得飛字

陳少明黃伯羽過訪次答

梅元振過訪小集

訊梅禹金李文仲山中

送禹金遊白門

得潘子會書

得程天錫書

李明府邀游黃台病不能赴走筆謝之

同方平子虛泊嚴陵遇孫真甫詩見

投走筆次答

江行即事同子虛得多字

初易館訪汪巨源同子虛分得初字

孤舟對雨同方平子虛得孤字二首

同方平子虛伯宏庠丘夜集分得看字

虎丘對雨同俞公臨莊靜甫程子虛限

韻二首

挽吳崑麓年伯

訪俞公臨濠上居限韻

吳惟用惟中邀集石亭山分得臨字

集胡明府所同吳亦行分得羣字

同唐世輯孝廉集其未明府君任優軒

次奮王仲房寄懷

敬亭集謝少廉余仲齡何叔度得者字

集張大來宛上言別

閔壽卿將北渡淮為其兄子華壽賦送

次岑莊靜有時語在九華之游

敬亭望九華山

題石屏隱君卷

次奮鄔汝翼言別二首

次奮鄔汝翼訪余邨莊之任

同劉傳二明府集廬山寺言別二首

寒山寺

同毛仲車沈伯宏集江子建

吳門惜別

別吳子器

別謝爰可

同梁伯龍馮道立登法相寺
宿定慧寺

盛林隱小舟中阻風泊關外

贈葉山人茂長

次答卓徵甫見遲

同朱文臣馮開之集真如寺

別朱明府文臣

同道印上人宿淮雲寺

海陽集會于健明府

訪王山人仲房

仲房潭上園集青蓮社諸子得思字

同程方平胡舜卿程子虛登桂佛石得

山字

集王貞伯園亭留別新安諸子得青字

別曹明府

黃清甫曹任之過訪郊居次答

同萬伯武集殷使君園亭

七言律詩

春日同史司理仲孜集梅禹金天逸閣
得文字

次別吳元稷

同塞郡丞汝上龍郡丞身之史目理仲
孜登教亭

次韻爽郡丞塞汝上侍塞以部使者委

駐桃州

次會塞汝上郡丞

送徐使君汝和守成都

登翠雲裏張伯起幼于兄弟

送唐憲使吉甫督河大梁兼呈吳明卿

觀察西亭中尉二首

同張有先梅子登吳廷丞泛舟雙谿

同梅九溪謝文瀾諸公集天逸閣

上元夜集江伯禹館

上元集管子乾

同汪仲嘉謝少廉吳元常高君翰諸子

登敬亭分得孤字

次梅禹金同史劉二司理集龍鄉丞韻
寄汪仲淹

次荅王山人

懷南都傳司徒

留別水西社諸子

瑯林

率諸進士上表謝恩

早朝

次荅梅純父大叅公

懷王城墩先生

同趙太史定宇顧光祿夢洲集錢景川

所分得逃字

聞梅純父先生計二首

和李于美五君子詩

送趙太史汝師還吳

九日對菊館課題

次會周民部元孚二首

次舍歐禎伯博士

次舍劉憲副念菴

人日孫太史以德頤光祿亦潛張光祿

元易李明府于美萬太史仁甫管山

人建初過訪分得書字

春日李通侯惟寅魏文學季朗任別駕

山甫過訪分得生字

次別于谷峯韓敬堂二太史

次別陶懋中比部

次別魯直卿太史

留別吳環洲司馬

留別李于美諸子

次答李伯承符卿

澹河次答顧太史學海

次舍張伯起見棗之作

次舍黃使君過訪不遇有懷之作

寄戚總戎南塘

秋日得周元孚書次韻却寄

寄懷吳少司馬環洲

松隱菴感舊

敬亭懷管登之馮開之二子

汪山人子建過訪郊居

吳廷承自汝州告歸

懷吳司馬

登九華山得霧字二首

白岳喜會于健明府至

喜遇馮開之湖上

南高峰絕頂二首

同沈嘉則馮開之屠長卿泛舟清溪

登觀復樓傷愛軒宛谿二先生

次畬禹金

同李季宣夏旼甫王用甫泛舟向溪得

尋字

贈近參李公

平日舟中同文仲送別季宣得湖字

送別季文仲之秣陵

陳少明過訪次會

方山人于魯過訪次答

孫以德携酒慧山集莊靜甫俞公臨

安茂卿分得龍字

登銅官山望大湖有棗任山甫

卷之三

五言絕句

西郊

送別汪生

萬竹軒偶賦

僧中方偈

問月臺 潘司理賦閒園十八首

薇苓館

難老亭

清華軒

九山中亭

夕佳亭

六觀亭

宮槐塢

女真陌

玉鏡池

攢雪亭

芙蓉泚

秋江石舫

結翠亭

載酒亭

弄花塢

羣戴閣

隱翠亭

題畫二絕

柳塘春意

秋山飛瀑

送僧佛肩游白岳

次舍屠長卿四首

七言絕句

山中聞子規 甲子歲思母佳

寄舒梅禹金病

登敬亭山絕頂

登稽亭

解嘲

志感

天高山雪

寄披雲鄭山人

王山人仲房自塞上歸盛贈二首

汪山人子廷自塞上歸盛贈二首

送朱虞封自省親所歸越

送岑生歸建平兼寄潘子會二首

謝蔡道卿贈佩刀二首

白雲方丈寄東王山人仲房

示水西社諸子

寄梅惠夫

哭于使君維禎并輓左夫人三首

有感二首

得唐憲使吉甫書

目錄
次答禹金三首

次禹金俠少行二首

寄懷王南易

送程夢龍游楚

和禹金二首

壚頭

上方制府凱歌七首

解雙佩劍贈雷將軍二首

送容姪出塞四首

送譚山人歸粵

送屠長卿令韻上三首

送鄒梅舟倅辰州

集李于美宅次歐頑伯人字

署中聞子規

送貢懷敏任湖江藩幕

聞管登之被謫

送談見河游塞上

送黃侍御按宣大

送吳元生還歙

寄朱重慶

發潞河

留別沈穉亭

次荅玉山人仲房四首

懷仙曲

傷離二首

寄李明府惟寔二首

寄盧明府伯仁

玉女峯

玉柱峯

魚龍洞

龍泉

摩空亭

摘星舂

梁溪道中

石梁曉行

雍溪道中

題雲庵次汪伯玉韻

棲霞洞

白岳宿黃道士山房

示向道士

天門

訪馮開之湖上時開之尚隱城中

小憇南高峯石壁

從石屋訪烟霞洞天同梁伯龍得寒字

水樂洞

玉女潭

慧山泉

開之席上贈張四還青溪兼柬屠長卿

明府

同馮開之俞孟盛雨中泛湖遲沈嘉則不至

贈沈孟嘉訪開之湖上

卷間戲贈伯盛

次舍梅元振見衷

雪中解雙佩劍贈全吾沈駕部四首

過宛溪先生舊館東禹舍四首

東程天錫

題畫

谷梅時甫兼約過山中

送青田謝居士歸越

卷之四

廷試策

擬揀建言諸臣令天學士張居正奔喪

疏

傳

陳貞甫傳

程母傳

記

重脩南陵縣儒學記

重脩旌德縣儒學記

新城碑記

卷之五

序

考溪集序

贈郡侯鳴峴鄭公入覲序

贈郡丞龍石湯侯入覲序

送鄭郡侯考績序

魯侯健壘年文考績序

旌德盧明府東麓年兄考績序

黃侯慶齋先生上績序

贈桐川刺史何公序

大司空萬安朱公七十壽序

王龍翁老師八十壽序

壽邢筠山公六十序

壽吳隱君七十序

卷之六

尺牘

上梅宛溪翁大參

奉父少參公

復周都峯翁給諫

夏唐極參茂才

與黑雨亭參將

會唐盡齋

寄兄家報

寄諸伯未兄弟

復王仲房

答梅禹金

會許宗明孝廉

與湯伯御孝廉

夏黃兆聖

上王龍谿先生

與董理軒眎

夏梅宛老

復梅禹金

與徐覺慈觀察

會李時益直柏

與王龍翁

與張岱與太史

與吳子道太史

與李義河大司空

與趙汝帥太史

與張質齋孝廉

與李于美明府

與張岱典

與方金湖公大司馬

去之七

尺牘

報戚南塘總兵

復王荆翁

與戴愚參太史

再復王荆翁

與朱金漣太史

復詹魯泉給事

奮黃健兩直括

寄梅禹金

寄梅伯杞萬仲二文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徐錦衣爵

與賈春宇觀察

與耿楚侗翁

與程子虛

與戚總兵

與方元淇

答朱明虹太守

復塞理菴刺史

會宋易山關府

與歐易宗翰

答馮開之太史

復屠長卿明府

與伍公子

寄周洞巖先生

與劉旋宇孝廉

寄羅近溪先生

與張伯起孝廉

寄梅禹金

寄梅伯秬萬仲

上陸五臺大司寇公

卷之八

尺牘

復王龍溪先生

畲徐魯源

報屠長卿

柬諸廣文先生

復劉正峰明府

柬俞公臨

復唐魯泉給事

復吳文臺茂才

上陸五臺公

五議

卷之九

尺牘

復查毅齋觀察

復屠長卿明府

畚李季宣孝廉

與張周田兵憲

慶許釐南孝廉

荅孫子成茂才

慶孫子宇茂才

畚俞震澤

與丁右丞司法

與周海門主事

慶曾律丞明府

與張麗江

與蘓懷愚明府

畚殷無美孝廉

與李瑑邨

慶耿楚侗翁

與周小魯廷尉

荅屠長卿

畚欽之茂才

荅徐孟孺茂才

答莫廷韓茂才

寄張伯起孝廉

寄張幼于

寄管登之觀察

夏張岱與太史

卷之十

尺牘

與周元孚民部

會唐極在

復丁海陽

與屠長卿

夏丁右丞司法

報京中諸同年

祭文

祭宛溪老伯文

書院祭宛溪公文

祭貢受軒先生文

祭楊妹夫文

誌銘

明刑部觀政進士伍蓋吾先生墓誌銘
徽府教授唐公毅丞先生墓誌銘

兼文

華京中書同奉

長下天廷百歲

與國身微

對下海



宣陵稿之一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穉孝 校

姪 沈有嚴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五七言古風

辨志詩

元化何茫茫大道曠以平烈風吹杲日迴飈蕩



前楹萬物迥相謝不朽者脩名達士操鴻鉅寧
爲衆庶營城孫有遺言緬懷太上情安能自汨
沒秋卉同枯榮聖賢皆度世詎用謀餘生表馬
糴輕肥結交誇逢迎豈不豔里閨祇恐傷幽貞
浮華竊虛技詞賦蜚英聲壯夫恥雕蟲擊悅何
足呈古人先大節不愧救心盟見之重廊廟隱
則游蓬瀛知遇倘弗藉斯世堪鈞衡弘苑霈寰
宇正氣凌太清此身尚鴻毛寵辱誰能驚蹇余
分薄劣遭時列紳纓頰慙經濟術空言寡所程

歲靡大官錢朱帝紛相嬰飛駒易過隙畫虎終
何成念茲多踧踖竚立以怍怔願棄桃李華歆
秉葵藿誠勗哉景前哲庶以訓 聖明

哭貢玄畧先生

高門著宋元家世南埒陌昭代湖厓公摘藻稱
詞伯夫子間氣生髫年事標蹟文章落鳳毛意
氣凌鵬翮出入綜丘墳縱橫徧老釋思研周孔
情算敘孫吳魄按劍詫投珠連城空抱壁披雲
叫 帝閭不售天人笑幽窓更下帷經史深尋

言一 卷之一
二
繹仰止喙前脩浮華竟虛柵近遯濂伊不遠窮
洙泗脈靜中見天真返視窺霧珀私淑盡名賢
淵源究義畫良知悟妙詮玄語嗟陳迹大道合
形神功行尤銖積豈效倡狂徒利名恣景射賓
興謁建章論事誇精覈振鐸匡廬春花明函丈
席鱣庭化雨新鹿洞和風闢絳帳轉天臺青衿
快親炙聲華滿薦書視篆多興華四境聞絃歌
百年思崇澤稍遷中子師教學兩亡數駿馬黃
金臺秋光開碣石高談驚四筵烟上雙瞳碧吾

一 稱宗盟北方讓儒碩

爰勤褰素帷游刃餘煩劇誅求戒隸胥勞費均
郵驛保甲奸民消常平倉廩益經綸陋繭絲雅
素揅冰蘖庭馴霍霍雛墅秀青青麥期月已風
行鄒魯回逢掖高名泰岱低大畧滄溟窄拭目
展弘猷廟堂進周奭以茲命世材永為扶宗祏
豈知請謁踈遂坐公卿責並用闢三涂誰哉破
資格夫子澹蕩人直尋羞在尺鳳鸞千仞遊咲
彼鷓鴣嚇卧轍竟難留不赴長沙謫拂衣歸故

園情與閒鷗適籬邊晚菊芳湖上晴雲擘嘉會
集群英玄機闡心易先人少負墻北面頭終白
伊余參與回登龍自疇昔嗟嗟辛未秋唁我溪
堂夕追往撫孤兒思私迨臧獲春來別師門遙
挂澄江蓆 召對偶遭時謬廁金門藉翹首敬
亭山烟蘿杳相隔遙思尺素傳忽詫桑榆迫方
迎季子暨遂易魯參篋聞訃疑復驚悵望文星
圻天乎萎結人不使年滿百長慟淚珠寒殘月
吐空壁古今總逝川飛駒易過隙觀生去若浮

幻世同為客堪悲大壑舟謾說崑侖核何嘗
霍還一問青松宅天樞揖廣成從之鍊金液

次答陳冠庭見懷兼致少明光庭伯仲

吾生薄浮榮拂衣歸青山夢和明月冷心與孤
雲閒懷君石際遙對酒難成驩池草春日芳藂
挂秋堪攀援琴一鼓之流水餘潺潺天樞入望
晴白雁迴林端

送崔伯溫之塞上

宛水春來煙景多放舟欲下聞驪歌美人投筆

懷班業舉杯亡柰離愁何玉關萬里未為遠春
華回首秋雲捲丈夫立志須及時况是臯蘭氛
侵黯曾聞五道出將軍伐謀待爾成奇勛鄉心
莫作江南夢驥足應空冀北群交河日淡胡笳
徹雙劍龍文飛白雪天驕斷臂取封侯知君不
負今朝別

贈東谷吳山人

黃山之峯三十六中有幽人卧東谷白龍潭上
弄晴雲青天綠水芙蓉簇百年自此足逍遙咲

風塵空碌

燕市逢李將軍

燕丘自昔多豪英悲詩慷慨雄風鳴少年結客
重然諾酬恩誰是夷門生看花此日長安道飛
度五雲雙鳳曉得意羞誇疾馬蹄心期千古知
音少與君相遇 帝城東秋色晴開碣石宮
焚桺嘿對尊前月肝膽堪投一咲中自憐曼倩金
門隱喜爾過從凌皓景擊筑高歌傍酒人劇談
三日醒初醒狂來拔劍說龍庭拂拭霜鋒血尚

腥遙浮殺氣陰山北神物還驚會有霧國士酬
知生死見恨殺少卿終負漢一家常自破重圍
漫說勞師經百戰驕胡今款受降城貢琛重譯
稱寧平玄機久握陰符隨待時一試烽塵清虎
頭狼臂封侯骨况逢 聖主真明詰太史亡勞
嘆數奇麒麟高閣看掀揭

同馮開之湖上喜遇梁山人伯龍

敬亭煙雨片颿東剡水青山入棹中孤雲高鳥
凌瑤空初陽堂畔春融融澄湖明月清尊同松

五羊塢鳴焦桐彈缺悲詩曲未終翩翩匹馬
景鴻十載頻勞尺素通思君千里憐飄蓬相看
無語凝方瞳飛飛燕子窺簾櫳謾云白鳥似老
翁猶然灼灼顏如童主人移酒穿花蘂危樓縱
目低崆峒倚劍雙看落斲缸憑闌一咲生雄風
六橋三竺多龍宮嵐光樹色何菁葱吾將跨雀
開鴻濛瀛洲杯底流雲紅金丹虹骨同飛翀葛
洪結伴游亡窮

五七言律

壽李石翁相公七十

瀛海神仙侶清朝輔弼臣系沿周柱史名冠漢
平津玄鼎調 前殿金貂接后塵四時霖雨洽
六合景風瀉曾受留侯術還全蒙叟真冥棲依
桂樹開徑足松筠苑或游鴻寶居猶夢紫宸河
車運已久火棗致能頻雀髮神彌王修齡祿益
臻八龍初欲化雙鳳舊相循綵服分行戲朱絃
度曲新香浮千日酒雲聚十洲賓側忝通家誼
兼存繼世親物情臨妙歲燕喜後良辰芳德徒

金芹心可重陳大椿遙有祝燁燁八千春

賦閒園咏蘭

奇卉鍾霧真幽香擅衆林紫莖標秀質綠穎結
同心瑞協燕姬夢詞傳楚客吟葉含金苑媚芳
暎玉池深入室風先度臨堦月半侵露酥凝淺
色日麗見餘馨景共花燈落芬從石徑尋青陽
羞競節綠綺自知音結佩操堪擬摘愁思不禁
潘郎花萬種歎此勝繁陰

賦贈楊大司徒

上國推良佐詞林表大方學從登仕益名自碩
鶴彰偃息玄常章遐觀思復揚堂臨西塞迥檻
頰雪川長爽氣分銷暑慈雲接道場秋花餘桂
子春色簇蘭芳徑草紛縈帶池松迤奏篁椽觚
風蒲塌檝帙月臨窻談注天河水藜藿太乙光
雕龍寧謝爽吐鳳已徵揚二陸堪同軌三丘敢
綴行道存浮瓠用言在斷輪忘帝寵司農詔
民譁邵伯棠還期作霖雨蚤晚遍遐荒

劉山人長卿過訪郊居小集

石頭城上月曾此共披襟病骨長相憶仙踪未
易尋郊居堪寂莫世事總浮沉寶氣迴雄劍希
聲託素琴鶯花供媚景雲樹帶輕陰話舊青山
藹傷離白髮侵狂來猶故態興到且高吟酒灑
江煙暝燈窺夜雨深滄洲吾道在莫負百年心

送詹伯子還豫章

秣林風采復誰曹卓犖推君伯仲豪博學人懷
遠韶筭承家世佩呂虔刀庭標荆樹留春日雲
護棠華著水臯佳氣自通姜氏被交情却咲范

生袍吹塌幾醉琴堂月歸樾先浮江國濤澤豹
鬣知成谷隱桂馥未許效由逃園尋金柜頻携
酒亭願澄溪獨釣熬橘柚井煙秋色迥池塘芳
草夢魂勞漫憐紫氣分龍劍佇看青雲起鳳毛
歌罷不堪醒后別山川長望動離騷

五言律詩

二月二日同禹金侍宛谿老伯泛雙谿
雙谿環碧玉春日此維舟興自熙陽洽心將造
物游晴江紅雨度芳草翠烟流僊侶同歌笑渾

遊到十洲

酌王仲房

謫僊千載見意氣爾堪儔寶劍知神合明珠豈
暗投時名輕落魄古道重交游春洽平原酒還
堪十日留

旅泊

旅泊芙蓉渚孤帆雙燭明鴈隨黃葉落潮向白
雲平江海烟塵暗家山夢寐清獨憐回首處風
急莫後聲

秋夜病起

客路驚秋早，鄉心恐病餘。
相親惟藥裹，自遣有琴書。
斷鴈催黃落，涼蟾透碧虛。
年來愁沈約，華髮已蕭疎。

寄訊梅禹金病

梅生隱吳市，多病類休文。
玉貌耽詩瘦，玄情薄世氛。
蟬鳴梧葉下，鴈去渚烟分。
雙屐秋風健，應歌疊嶂雲。

寄劉小園

卽相見日把酒問桃花，
一別經殘夏，芙蓉忽已華。
垂綸閒水月，結屋老烟霞。
莫詫仙踪邈，天台舊是家。

奉懷王城墩先生

久負西山約，風塵且敵裘。
雙谿空月白，疊嶂自雲浮。
渴憶金莖露，愁看玉樹秋。
縣知賦掾蒞，浩倚劍獨登樓。

二

作客三秋莫，山中桂樹新。
孤城懸落日，逆旅憶

易春經濟先推轂文章老斲輪太平奇策在終
豈混風塵

夏日梅子登邀同張有光吳廷承麻得之
劉子功汎雙谿得陽宇

山色昭亭迥谿沿杜曲長楊舫迴浦樹把酒醉
斜陽棹倚沙鷗近風牽水草香踈狂君莫訝塵
世且和光

送黃兆聖赴皖城周振之約

叔度三年別相思夢轉勞可堪寒把袂忽漫夜

才舸月漾波千頃霜侵鬢二毛桐江秋色應
得醉醇醪

次懷龍郡丞身之

五月披雙練曾同李郭舟龍谿春樹隔牛渚真
雲愁病骨元多恨知心未易求重來堪盡興山
色一尊收

二

對酒每成醉今宵獨不驩一時傾蓋易千載賞
心難山雨消煩暑江風怒急湍有懷非放達念

爾雅能官

次答蹇郡丞汝上

宛句足優游谿雲引釣舟
愁人殘月色憶爾謫
僊儔蟬咽林逾靜
漁歌景自幽十年懷一刺
今日為君投

二

意氣重交游千秋剡水舟
時名吾自媿古道爾
堪傳日落芝山迥雲深竹徑幽
別來愁按劍明月向誰投

別蹇汝上

四壯行春暇晴雲戀酒卮
祇憐高會意翻係別
離思柳色迷芳草鶯聲隔舊枝
敬亭愁獨眺天
遠片帆遲

過謝氏庄讀書處有感

昔日傳經處清秋靜掩扉
谿雲澄綵色山雨弄
晴暉砌冷新苔長樓空舊燕飛
浮萍看聚散心事幾人違

游上谷

殺氣邊庭肅征輶上谷晴餘霞明古堞落日隱
孤城寶劍寒飛色胡笳夜斷聲名王今款塞何
處請長纓

雨霽

雨過空山靜雲收遠樹浮斷虹侵澗若涼月抱
江流霽坐烟光濕風餐海氣秋沉吟聊縱目沙
鴈起滄洲

石湖訪王龍岡命酌

秋色三槐徑春風五柳家湖開天鏡曉橋鎖月

城霞北海清尊滿西園若照斜玄心非寂莫問
字有侯芭

登虎丘

危磴攀蘿上珠林石鏡平雲鋪千頃澹海湧一
峰晴洗劍看龍躍開尊聽雀鳴胥江縈素練落
日滿孤城

同湯義仍夜坐次韻

江城來上客花雨見新裁小閣青山莫孤雲白
社開片言清病骨三舍讓雄才明月中宵共僊

踪破錦苔

送吳生之湖陰

送君出門去苔徑落花深遠別滯尊酒悲歌傷
寸心烏啼灌木曉帆挂綠蕪陰望裏度明月清
光流素襟

二

敬亭一夜雨宛谿春水生陰晴變林木聚散悲
雲萍雙劍搖星氣孤蓬帶月明時人輕落魄莫
漫託交情

有感

生平憐俠節世態薄狂奴意氣千金盡勲名一
劍孤浮雲愁李白岐路泣楊朱好棹扁舟去春
風自五湖

別莫雲卿

杯酒憐傾蓋相看意轉豪攀龍寒倚劍乘鳳夜
吹簫俠氣黃金盡才名白雪高期君燕市裘擊
筑醉胡貂

溪上逢楊汝所

敬亭堪托意誰繼謫僊吟憐爾多風尚高踪復
此尋烟花回白眼雲鳥識玄心尊酒春谿莫青
山自古今

客新都懷禹金伯挹萬仲昆玉

醉撫浮丘鶴天都起莫愁夢回芳草合谿帶碧
雲流雪曉驚華髮春寒戀故裘梅花堪自折誰
為寄滄洲

送酒呂茂才

風流河朔輩縱飲日天真日醉堪藜杖霜寒尚

為巾酒禪君自悟客路若為親一斗聊相贈應
生彩筆春

鰲峰訪王元宣元嘉二內弟

曲曲鰲峰路携琴為爾來樓臺凌日出睥睨傍
雲開愧我郊居賦憐君獻闕才僊橋流水意景
夕且徘徊

清隱菴

淨土黃金布空林白石攢雲流清磬濕月浸莫
松寒飛瀑侵花牖鳴禽傍藥闌未須窮紺宇此

地足盤桓

松隱菴

群峰迴齒菑孤梵隱菩提寶砌空花繞珠林返
照低閉門流水靜高枕亂雲迷杖底藤蘿月隨
鐘度虎溪

白雲寺

絕壑藏金相踈鐘出翠微鳥隨紅葉下僧傍白
雲歸掃榻人天近譚經梵雨飛不緣窺淨界誰
解世情非

栢規寺

地自祇林勝名從栢規傳迴谿清磬繞密樹亂
泉懸石映空門月橋分斷壑烟慈燈醒夢幻吾
此証青蓮

麻姑山

仙人馭孤雀何處訪方平野鳥窺山澗殘花點
石枰雲痕丹竈濕斗氣劍池橫夢隔青霞侶空
邀五舌筌

登小崑山

周原迥列岫片石湧平湖水國雲常冷漁舟月
自孤卧龍丹壑香浮鵠碧天俱坐對波光夕悠
然醉玉壺

登翠雲憑虛閣

獨上憑虛閣疑聞碧落歌海雲棲棟宇簷月挂
藤蘿雙塔標林杪孤城傍水阿世氛真可洗誰
為撓銀河

寄真雲卿金臺

壯爾策高足于時起大名黃金元滿市白壁自

連城雪憶燕山色風傳郢客聲薊門看落日千
里片心明

立秋日病中作

一葉驚搖落雙谿綠隱淪青山高病色白眼過
時人氣逼三秋早空徒四壁貧床頭看短劍空
負百年身

東蹇汝上

搖落江天色新愁一葉知壯心縻驥足秋黛冷
蛾眉野竹鳴蟬急高城度鴈遲郵書千載意豈

獨慰相思

京中訪湯義仍就宿

自爾龍谿別南州榻已懸傾心重此日鏡髮是
吾年恠事成詩聖閒情託酒禪獨憐千里駿奉
曲在幽燕

入院

春色通華省瀛洲景故偏綴籤從太史列綺集
群僊花氣含烟暖鶯聲薦雨鮮玉堂明月散猶
自理瓊編

讀中秘書二首

麗日凌雞樹晴雲灑鳳池沉沉中秘錄藹藹吉
人姿重墨瑤琚燦龍綃錦繡披 聖恩春浩蕩
儒碩况吾師

二

幸從天祿閣誰羨鄴侯書論世思姬旦逢時陋
子虛苔深閒睡窄水淨愜游魚北望雙龍闕紅
雲擁帝居

同會直卿張旦尔仁二太史瀛洲亭小集

麗景金鋪轉閒亭
玉署通蟾蜍留几席
翡翠撲簾櫳
徑草含衣綠
池花映酒紅
瀛洲僊侶集
長日坐春風

署中看花得寒字

故苑聽鶯轉
長安立馬看
香飄鷄樹暖
影寫鳳池寒
初葢臨瓊砌
藜芳覆玉闌
停盃堪自惜
莫待雨摧殘

署中鶴得園字

爾自僊家種
來停玉署園
願神看歛翮
儗首媿

乘軒獨立窺天靜
高鳴
斂言露斂斂豈無江海思
為戀稻梁恩

署中白菊

千林搖落後
新菊獨含芳
不羨黃金蕊
堪裁白玉壺
影疑清夜色
染木天霜為
愛秋容淡携尊玩素粧

送郭雙井司訓崇德

相送都門曉
河堤柳色新
歌驪燕市酒
携鶴越江濱
覺世高鳴鐸
傳心老斲輪
漫言官獨冷
挑

李盡含春

送黃葵陽封唐藩

聖主崇磐石詞臣奉削珪分封桐葉遠別緒
擬絲迷白雪梁園賦春風駿馬蹄鄒枚同作客
名豈長鄉齊

送鄭蘭石冊封寧夏

漢制燾黃土秦封奉紫泥梓材堪借喻蘭坂欲
留題雨池邊塵靜未和塞日低知君持使節磐
石重關西

送任山甫奉使還滇中

翩翩金馬使燁燁石鷄文入貢花時麗迴車草
色分才名題別駕空在路嘆離群獨醉蒼山月應
飛白嶽雲

次韻別崔大伯溫

敢忘勞瘁志病骨自難支霄漢縣清夢烟霞慰
遠思晚雲迷客路晴日漾流澌把袂牽離思鶯
聲上苑枝

次懷梅禹金

聽鶯金馬署春思逐花飛著作堪多病明光幾
少微栝條垂弱線槐蔭結重闈吾道滄洲在期
君掃石磯

朝回得禹金書

曉色鳴珂入瀛洲退食餘日邊飛五鳳雲外墮
雙魚道自金蘭契文將玉篆舒加餐交誼在猶
愧八行書

得禹金論文書時讀書中秘

萬卷窺龍藻雙鱗度鳳池有文傳六籍片語折

郡疑色動青藜火春舍玉樹枝如何天祿閣空
爾寄遐思

得孫子成書

豈獨長相憶詒書古道存斷金堪色動投壁見
情敦操履先身範經綸重主恩停盃三復罷
蘭臭滿芳樽

讀書中秘懷王城墩先生

青藜凌曉色絳帳憶春深獨擬登樓賦空懸獻
關心鶯聲通玉署鶴怨托瑤琴莫道瀛洲勝翻

令思不禁

夏日同歐博士禎伯顧光祿叔潛張光祿
元易集李明府于美宅分得才字

鳴琴多暇日尊酒漫論才星聚郎官舍群空駿
馬臺迎涼分碧草飛藻映瓊杯不是金門隱誰
從賦客來

七夕懷梅禹金

萬鵲看星駕雙龍鬱斗陰獨憐今夕會誰慰隔
年心素月銀河濕玄蟬玉露深有文羞乞巧為

秋吟

次答張白門

把臂秦淮上論交酒共傾別來春色近回首莫
雲橫花極瀛洲勝莓苔故苑清遙憐河朔會月
滿石頭城

送胡仲魚還歛

漫跨浮丘鶴燕臺行莫春任狂甘受妬能賦不
愁貧眼底青雲薄尊前白髮新桃花谿上月遲
雨靜垂綸

二
孟嘗誰再邁何處老馮驩任俠黃金盡酬知白
壁難鄣山芝自茂易水月空寒揮手從茲別冥
鴻萬里看

十月即事次答許太史潁陽

感慨風塵裡行藏總陸沉浮雲迷日色歸鴈滿
霜林世鮮連城璧人疑躍冶金青山堪獨往明
月一披襟

舟遇余太史伯祥小集言別

莫辭今夕醉已是隔年期去鷓迷芳草啼鶯戀
別枝雌雄身似劍憂喜鬢成絲珍重長安道春
風上苑時

同朱任奔飲李軋齋使君舟中

春色浮青雀清源此共過人憐僊侶舊棹倚月
明多酒漾桃花浪雲流桂楫歌飲醇吾已醉譚
笑破風波

清源留別李仁卿使君

澄江雙棹去北海一尊開流水還堪奏離情若

為裁栲絲含雨結花片捲春迴別後歌蓬望明珠
近夜來

同張儀部飲郭青螺官舫

休文今謝病歸思片帆懸野色憐傾蓋鶯聲醉
別筵座依雙桂樹艇進百花川回首燕山月春
深隔紫烟

寄張幼于

耻為浮榮縛春迴范蠡舟看花懷舊侶對酒破
新愁墜樹晴雲泊危檣夜月流歸來堪結社同

五湖秋

寄汪子建

扁舟過濟上無數栲花飛疑是山陰雪因思訪
戴歸危檣孤月瘦遙岫片雲微何日滄洲畔同
君醉夕暉

移疾歸止翠雲蘭若

多病凋華髮幽棲愜素心片雲歸鳥狎猿徑落
花深座攬千崖色簷留半壁陰浮生僧共話山
月墮珠林

偶作逃禪客翻悲混世心倦游青鬢老高卧白
雲深野鶴窺丹鼎幽花醉綠陰小山多桂樹况
復倚雙林

彭玉潤見訪翠雲次答

免病休文疏歸棲謝眺山郊居傳賦草谿閣
瀕海溪度世思飛錫逃禪學閉關翛然無一事喜
雨破苔斑

次答邵長孺

坐雨昭亭上因嗟行路難徑深紅雨暗山迥翠
雲寒石榻禪心冷川原野色寬投人休按劍明
月好同看

東藩子會

別後初通籍歸來憶引觴時名疑幻影吾道自
滄浪玉鏡雲痕淨瑤臺月色涼相思緘尺素華
髮歎潘郎

二

避跡來初地諸天聚喜星一尊含雨白雙眼向

詩

卷之二

廿五

山青落月窺泉竇飛雲點石屏問奇堪載酒頻
到草玄亭

叔度元振諸子集翠雲得天字

坐爾敬亭意相看自謫僊松風侵半榻花雨淨
諸天野色清尊合幽心片月懸醉餘時一望帆
影破江煙

端陽後二日同吳立之貢玄忠徐汝法汝

羨敬亭小集

不盡看山興翛然出世心命從絲縷續交自布

水深斷壑蒼松色猿尊翠丁竹陰還堪邀素月尊
酒問東林

二

敬亭堪共眺雲鳥挹花宮古洞含深碧蘗林綴
小紅振衣霄漢近游目梵輪空坐聽疎鐘兩禪
心對遠公

梅元振過郊園見訪次答

郊居耽寂莫喜爾片帆東珠漾青蓮雨花翻白
稻風孤亭千嶂合一笑萬緣空漫促雙谿棹鷺

聲灌木叢

立秋日有感

豎雨猶乘暑峰雲忽變秋
千林搖霽色一葉墮
新愁日月看籠鳥行藏付海鷗
豈須成伯越方作五湖游

李季宣約為黃白游不至貽詩見懷走筆次答

閒殺白鷗盟滅書見爾情素琴絃外賞雄劍匣中鳴
濁世真流寓空山好避名
玉龍潭上月千

載憶孤清

送劉山人長卿還楚

千里勞相憶看雲到敬亭
登堂山月白歸路蒨蘿青
在駕行還止飛觴醉復醒
心期知不負飄轉歎雙萍

孫強恕年丈過訪郊居賦別

有客乘春過江煙一棹開
故交今下榻多病且啣盃
花影明書幌鶯聲傍劍臺
如何千里駕忽漫別愁催

東嶽廟樓贈萬伯武

白眼踈塵壺玄心卧草亭
雨餘浮素練花外列
瑤屏臣質堪操斧君才自建瓴
試看東壁色藜
火夜深青

夏日宛谿即事

積水浮青嶂晴霞帶錦城
登樓紆遠眺掃軌罷
逢迎草色沿谿潤葵心向日明
綠烟迷宛曲
默坐聽流鶯

送張有光赴燕

老歌欲罷極色晴
前津別去心何遠
愁來意轉親
月中燕市酒天上漢宮春
出處關吾道無
忘白髮新

二

對酒忽千里長歌思不禁
遙天雙闕晚落日片
帆陰柳色浮青雀江聲入素琴
敬亭山上月偏
照別離心

舟中集季宣質甫話舊得孤字

謫僊來宛澤携得片雲孤
谿月搖晴練江波湛

夜珠臨流堪擊棹解佩且呼盧莫問飛揚意風
塵暗九衢

携尊過李宣舟中同文仲質甫對雨分得
飛字

河朔堪高會空江暑氣微青尊寒欲濕白髮病
應稀積雨迷村漲沉雲護釣磯風波維棹穩何
處片帆飛

陳少明黃伯羽過訪次答

我向青山卧君從白嶽來斗間雙劍合湖上一

片月懸藜杖浮雲隱釣臺未須論世故早

向天台

梅元振過訪小集

地僻稀人跡何來剡水舟片雲將野色孤月下
江流聖世紆群策愚公自一丘尊中餘綠酒醉
殺五湖秋

訊梅高金李文仲山中

自結閒中侶豪華薄五侯雙龍侵斗暗孤鶴入
雲愁月抱瞿硎石天空謝眺樓吾將同賦隱藂

桂小山秋

送禹金游白門

吾生苦局促念爾勝游時
去住青山在悲歡白髮知
月明桃葉渡秋爽竹枝詞
莫作經時別芙蓉難寄思

得潘子會書

桐水度魚書東田矚望餘
清霜棲樹濕涼月入窓虛
長困秋無恙玄心晚自如
菊花堪薦酒惆悵隔郊居

得程天錫書

江秋色裏白鴈尺書開不減
加餐字翻生遠別哀彩虹煙
欲斷明鏡月還來何日桐川
曲看花一舉杯

李明府邀游黃白病不能赴走筆謝之

鴻鴈天都下飛雲接敬亭
沉吟頭欲白遙望眼能青
僂令憐同調漁人笑獨醒
丹砂疑託隱為我謝山靈

同方平子虛泊嚴陵遇孫惠甫以詩見投

走筆次答

巖瀨春迴棹清風此對君山光當檻落鳥語隔
林聞客路迷芳草江流覆亂雲孤舟尊酒合莫
雨故紛紛

江行即事同子虛得多字

疊鼓嚴陵下乘春一棹過江晴清瀨澗山莫白
雲多斷浦眠鷗鷺懸巖挂薜蘿片帆隨去住倚
醉和漁歌

初陽館訪汪巨源同子虛分得初字

草樹迴春莫湖山入夏初客來剡谿棹人著茂
陵書磯上堪垂釣臺邊好卜居百年嘉會少肯
使綠尊虛

孤舟對雨同方平子虛得孤字

雨釀春谿莫雲迷晚棹孤高林愁鶴鶴遠浦暗
菰蒲着纜偏沉錦凌波故散珠天涯同是客尊
酒對知對

二

吳山飛片雨越水暗扁舟沃野桑宜晚平田麥

釀秋沙霑饑鷺冷雲傍卧龍浮飄泊孤尊在歌
聲動客愁

同方平子虛伯宏虎丘夜集分得看字

片石平開鏡清尊共倚欄鐘聲迴岫遠松色灑
衣寒冥悟空塵幻沉吟坐夜闌劍池孤月墮直
作寶珠看

虎丘對雨同俞公臨莊靜父程子虛限韻
勝會堪相慰名山偶共登慈雲籠萬象法雨沐
三乘紫潤池邊樹青迴石上藤總教愁點澹不

減氣憑陵

二

扁舟吾自適彼岬此先登雨色迷初地雲心悟
上乘花霑紅墮葉枝濕紫垂藤說法空禪刹催
詩憶杜陵

挽吳崑麓年伯

愁絕龍蛇歲歌聞薤露辭賢人成異世作賦失
同時寒日荒原澹陰風夜壑悲獨將梁木淚洒
向繞林枝

訪俞公臨濠上居限韻

雞黍故人約來過杜若洲雲蒸千嶂合月抱一
谿流藜桂開詩社垂楊繫釣舟名山堪託隱同
作采真游

吳惟用惟中邀集石亭山分得臨字

石亭勞賞酒高會自名流野吹歌鷺合谿光浴
鷺浮暗香來宋徑空翠箔虛樓賸有煙霞癖從
君愜勝游

集胡明府所同吳叔行分得群字

花下開尊酒春風思欲曛聚星高列宿歌縷道
流雲吏隱銅官曲僊來玉女群五湖堪託迹明
月許平分

同詹世輯孝廉集其叔明府君仕優軒

西堂借小謝暇日此論心濁酒沈清漏孤懷託
素琴雲標秋色老月墜井煙深倚醉歌鐘發霜
風滿竹林

次答王仲房寄懷

獨坐敬亭上孤雲繞大鄣山情吾不厭世味爾

能忘敢謂新交懶猶聞故態狂白龍潭月冷早
晚問軒皇

敬亭集謝少蕪余仲齡何未度得看字

小集敬亭上江城畫裏看煙光移座暝松影薄
永寒片石新詩社雙谿舊釣竿芙蓉堪共乘秋
色蒲闌干

集張大來宛上言別

郊園閒沈約詞賦長張衡聚散空塵跡行藏總
舊盟敬亭流色藹宛水照心明知爾傳經日聽

念友生

閱壽卿將北渡淮為其兄子華壽賦送

不堪搖落侯惜別轉依然挂席來秋雨鳴柳下
夕煙應傳叢桂賦蕪頌棘華篇一片南山色貽
君進壽筵

次答莊靜甫時將有九華之游

生平雙不借偏與薜蘿親秋色遙侵客山光近
媚人但教青眼舊莫詫白頭新明月珠林滿期
君問梵輪

敬亭望九華山

敬亭一以眺天外九芙蓉久矣懸清夢誰哉啓
秘封浮雲高鳥沒落日綺霞重舊是僊人宅吾
將跨白龍

題石屏隱君卷

小築臨谿室羞縈負郭田江湖龍性在風月虎
丘偏知己盃中酒留賓架上編脩然無所事入
望水雲連

次答鄒汝翼言別

病餘成獨坐天削敬亭孤忽爾成雙棹悠然下
五湖清秋閒擊楫落月且呼盧不盡尊前意愁
雲鎖綠蒲

二

湖光回檻近山色入門多正爾交歡甚其如別
思何晚煙籠橘柚秋水映藤蘿一唱易闌後誰
聞白雪歌

次答鄒汝翼訪余村莊之作

曲水千花冀平田五枳庄自能同白社何必問

青囊月色穿幽徑雲心挹小堂有書聊適意敢
擬鄴侯藏

同劉傳二明府集虎丘山寺言別

鳴琴多暇日列綺共深秋霸氣餘禪刹民風暢
醉游歌殘雲抱石客散月移舟回首吳門樹煙
光翠欲流

二

雙星明淨界孤月隱高秋幸足杯中物聊成世
外游愛離原幻相去住總虛舟試問當年事霄

江日夜流

寒山寺

偶泊寒山寺祇園尚可尋過橋分野色擊竹見
禪心月抱空江冷雲籠別徑深鐘聲來夜半漁
火出前林

同毛仲章沈伯宏集汪子建

五湖雙棹隱吾自適吾生偶集山中侶閒過海
上城清尊沉夜色片雨挾谿聲莫道星占異危
人半是名

吳門惜別

把酒吳門道那堪惜別深
斗分雙劍氣雲謝片帆陰
柳色低縈棹鶯聲晚出林
如何今夜月偏自照離心

別吳子器

爾自佳公子翩翩迥不群
清才傳冰雪奇氣欲凌雲
潁水星初聚延津劍遞分
驪駒歌在駕醇酒尚餘醺

別謝友可

十年懷謝眺此日分初投
白雪歌中散丹霞望裏收
僊游凌楚岫俠氣攬吳鉤
尊酒成佳會那堪賦別愁

同梁伯龍馮道立登法相寺

遊名恣奇尚結伴愜幽尋
星動諸天色春舍萬綠陰
一燈侵月曉孤磬繞雲深
法相空禪脫翻悲混世心

宿定慧寺

落日松峰暝盤雲石徑懸
泉開雙虎穴鉢枕一

龍眠梵影空明月鐘聲落莫煙夜深看寶砌片
片長青蓮

武林隱小舟中阻風泊關外

欲鼓枳谿棹風波不可行白龍游自隱青雀夢
還驚雨暗薰葭色雲低鶴鶴聲坐看懸席者得
意向孤城

贈葉山人茂長

之子吳門俊脩名且避名飛雲悲隸耳落日聽
鷓鴣不問家人產偏離國士情吟邊有雙劍時

匣中鳴

次答卓漱甫見遲

偶來東海上高卧愜幽心我自吟邊老君能物
外尋飛花頻送酒對月且披襟山色疑黃鶴翻
翻下石林

同朱文臣馮開之集真如寺

別後懸清夢尊前見素心春風雙樹合夜雨一
燈深去住空塵幻行藏總陸沉未須悲往事且
為理鳴琴

別朱明府文臣

片語成佳會孤尊又別離
澤雲歸巨壑花雨散高枝
事業青山在交情白髮知
鴛鴦湖上月長自照相思

同道印上人宿淮雲寺

大夢誰離幻同君卧夕陽
一燈懸寂照孤磬繞清涼
鶴警中宵露鳥啼落木霜
覺知非寤寐吾此証空王

海陽集曾于健明府

千里心相慰三秋髮欲絲
即看投轄日猶憶寄書時
莫雨松蘿合春風桃李知
醉來還促席不覺漏聲遲

訪王山人仲房

月明遲草閣春色盡花村
為問南原隱因開北海尊
地偏心更遠身老舌猶存
醉裏頻舒眼青山直到門

仲房潭上園集青蓮社諸子得思字

千里慰相思鶯聲出谷遲
好奇人載酒結社客

譚詩山月窺玄草潭雲護紫芝行藏俱有託應
不負心期

同程方平胡舜卿程子虛登挂佛石得山
字

彷彿桃源路相看但碧山石浮晴水澗松老白
雲間晚霽醒詩思春風醉客顏商歌誰自苦把
酒聽潺湲

集王貞伯園亭留別新安諸子得青字

名園開祖席高閣聚陳星墅樹蒼雲白燈花夜

青交情餘短劍身世等浮萍莫漫拚沈醉江
潭有獨醒

別魯明府

袞語嫌宵短浮踪覺世輕鶯啼春欲曉鳩喚雨
初晴對月丹心苦臨波白髮生惓惓難別意不
獨為交情

黃清甫曹任之過訪郊居次答

澹泊吾生事寒江一釣舟何來丹壑侶忽破碧
山幽水月空塵想煙霞總勝游阮家貧莫惜十

詩
卷之
日醉堪留

同萬伯武集殷使君園亭

玄圃臨池曲青山抱郭斜
高情閒日月逸氣上
煙霞問易知奇字談詩見大家
共捐塵俗累莫

甘華

郊居遺稿卷之二

宣城

沈懋學君典著

溫陵

何喬遠穉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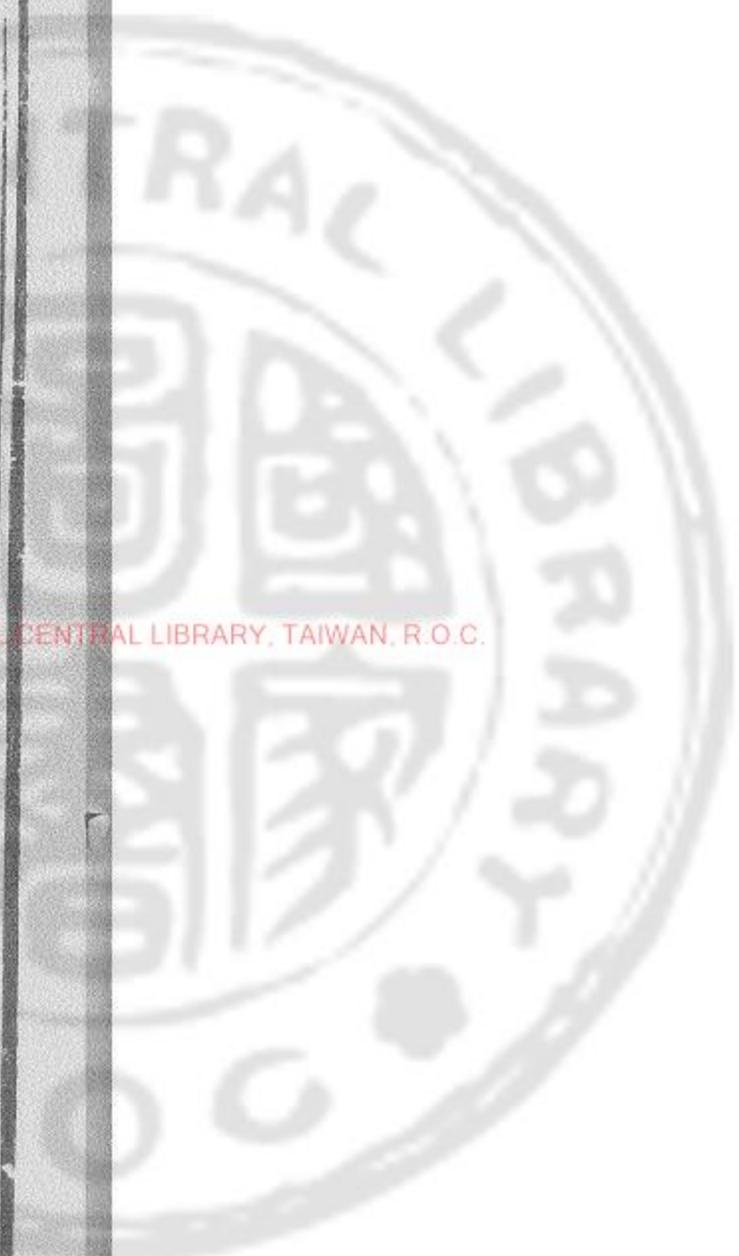
姪 沈有嚴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七言律詩

春日同史司理仲殺集梅禹金天逸閣得
文字



滄洲高閣頰林曛謝眺風流雅好文綠酒有緣
誇勝賞青山無語謝塵氛風飄萬點春將暮月
射千櫺夜欲分百尺卧來靈漢近憑君詞賦氣
凌雲

次別吳元稷

霜凝秋色冷鷗群江上離歌未忍聞客路漫教
憐范叔郊居應自老休文醉來鏡水孤黃鶴歸
去天都卧白雲尊酒祇愁容易別青峰何處不
思君

同蹇郡丞汝上龍郡丞身之史司理仲攷
登敬亭

山迴飛鳥白雲殘千古昭亭不歇看星聚諸天
堪動色月明雙練欲生寒尊留竹葉清浮座簪
盞蓮花翠繞闌散髮狂歌呼李白知君元是宦
情寬

次韻懷郡丞蹇汝上時蹇以部使者委駐
桃州

才人白雪老愁邊遷客從來說盛年百里春迴

詩入卷之二
芳樹密雙谿雲斷晚山連郊居自愜東田雨轍
跡遙分北郭烟回首敬亭飛鳥外可無佳句到
青蓮

次答蹇汝上郡丞

十載青蓮豈後身昭亭雲鳥若為親風流自爾
能輕世意氣憑誰不負人四牡馳驅春色動一
時題品物華新已知調合陽阿曲肯使孤桐爨
下陳

送徐使君汝和守成都

一曲驪訶江上村昭亭秋色照離尊三湘雨雪
巴山出五馬風流漢代論文傳諭蜀川成錦檄
下平蠻劍作門得請便宜堪報主黃金何意
獨承恩

登翠雲懷張伯起幼于兄弟

秋色蕭條鎖翠雲憑欄舒嘯渚烟分夢迴少室
多春草愁入昭亭帶夕曛東土傳燈龍卧鉢西
風把酒鴈呼群吳門練影三千丈遙落澄江散
綺文

送唐憲使吉甫督河大梁燕呈吳明卿觀
察西亭中尉

中天嵩嶽勢雄哉憲府遙臨 帝苑開秋老夷
門餘俠氣春廻洛水見仙胎青雲色動梁園蓋
白雲名高楚客才自是明時憐雅會好携尊酒
向平臺

二

中州飛蓋紫雲屯好奏平成報 主恩嶽雪含
光搖兔苑河流寫影挂龍門信陵意氣能虛左

枚叔詞華肯讓尊遙集吹臺聽郢曲和詞應自
屬王孫

同張有光梅子登吳廷承泛舟雙谿

芳林烟景醉春空帆挂浮雲疊嶂東桺葉半堤
孤唱近蓮花雙漿一尊同沙晴鷺浴澄溪月日
暖鶯啼灌木風江左才名堪作楫莫將消息五
湖通

同梅九溪謝文瀾諸公集天逸閣

複閣登、眺晚晴敬亭斜日入盃平烟雲繞檻

詩八卷之二
浮春色草樹迴風起莫聲孤月近含雙練淨餘
霞遙帶萬峰明南樓此夕環賓從不減當年庚
亮情

上元夜集江伯禹館

江淹池館醉春華燈火遙連十萬家色倚青萍
還吐焰光搖彩筆欲生花凌雲樹影繁星落照
夜珠含寶月斜恍惚天都僊宴罷玉龍飛繞赤
城霞

上元集管子札

不盈賦就彩雲生秀句還堪接五城斗射燈霄
霜劍合春迴練水夜珠明交驩客舍慚枚未清
渴文園病長卿月滿天都清吹發欲飛仙馭啟
瑤京

同汪仲嘉謝少蕪吳元常高君翰諸子登
敬亭分得孤字

敬亭深注白雲孤不厭相看舊酒徒松繡雨苔
迴石徑竹團晴靄映屠蘇尊前攬勝群峰出花
外徵訝衆鳥俱今古浮名成底事且留春色醉

呼盧

次梅禹金同史劉二司理集龍魁丞韵

彩筆流光照錦袍每逢佳會與偏豪
漫誇狗監千年遇擬破龍門萬里濤
放達已知達俗尚交驩元不為名高
夜來太史占星聚紫氣還堪傍

爾曹

寄汪仲淹

秋老霜林約晚寒因君萬里憶長安
燕臺自動千金色宛水空懸十日歡
樹宿凍雲迷大陸梁

念明月照虛闌新裁好寄江南客
白雪梅花擬共看

次答王山人

木落空江入檻流白雲蕭瑟坐高秋
王猷不減扁舟興謝眺還登疊嶂樓
霜後寒花堪自老雨中濁酒漫同幽
從來傾蓋須臾事一傍郊居即舊遊

懷南都傅司徒

十載箕星照帝京九天霖雨慰蒼生
西臺秋

詩

卷之二十一

六

擁登車色北斗春高曳履聲江轉石城雙闕迥
樹連鍾阜五雲平知公門客多奇士彈缺馮驩
敢自鳴

留別水西社諸子

新都諸少自賢豪落魄從人笑爾曹望裡黃山
春正杳和來白雪調還高友聲日暖傳空谷客
夢星寒咏大刀惜別謾勞重貫酒交情久已醉
醪醪

瓊林

瓊林高宴敞蘭臺彩仗遙看五鳳回十里鶯花
隨馬駐九天簫管度雲來金貂滿座春風暖玉
醪當筵麗日開醉向曲江歌湛露千門佳氣接
蓬萊

率諸進士上表謝恩

九天佳氣鬱葱葱鱗次千官拜舞同金殿曉光
含露紫玉墀春仗簇雲紅函章早奏 雙龍闕
袍錦先開萬綠叢願共群英抒赤素敢云白日
照孤忠

早朝

新沐恩波謁紫薇九重春色曉霏霏
卿雲深護雙龍隱瑞日平臨五鳳飛
鶯傍玉簫流彩仗花侵宮錦映朱扉
丹心已辦訓明主常得從容侍禁闈

次答梅純父大叅公

玉樹當庭月滿墀過從曾問子雲奇
龍門舊屬通家誼鳳闕新承聖主知
臺上春風羞駭骨溪邊秋色醉鷗夷
聽鶯忽動鄉關憶千里檄書

真彛

懷王城墩先生

憶昔傳經折衆紛河汾風月許平分
王通獨抱中原策宋玉空憐九辨文
疊嶂秋高鴻鴈影五湖烟滿白鷗群
青楓颯颯悲搖落日斷昭亭日莫雲

同趙太史定宇顧光祿夢洲集錢景川所
分得迺字

握手燕臺解佩刀喜逢同調興偏豪
青萍出匣

明珠斗彩筆流光照錦袍吏隱金門官自冷禪
栖塵世酒堪遊漫驚搖落西山色碧漢晴含素
月高

聞梅純父先生計

廿年烟月卧滄洲何事陽春一旦秋賦起長沙
悲鵬至書來曲阜嘆麟游幽心已化瞿硎石高
詠空遺謝眺樓遙望林丘頻雪涕寒雲漠漠統
虛舟

二

年曾問子雲玄中夕松臺隔幾千寂莫故琴
泐白雪淒涼高閣莽蒼烟澄溪月浸虛簷冷古
木霜凋寶劍縣梅福恍疑驂霍去空教羈思悵
遙天

和李于美五君子詩

風塵空自慨于今出處由來總陸沉千古網常
看直節諸賢經濟識雄心雲埋駿骨金臺迥雪
擁梅花玉樹森抱病不堪聞擊節西山明月照
孤襟

送趙大史汝師還吳

莫怨清朝見逐臣
主恩深處五湖春
烟霞乍可丹心老
霜雪驚看白髮新
愧殺時名成畫虎
愁來吾道繼書麟
獨醒未許漁人笑
歸去花谿共釣輪

九日對菊詔課題

重九斷砧催木葉
兩三叢菊伴浮觴
把將桑落黃偏嫩
插並萸房紫更香
老圃霜華標晚節
閒庭秋色醉寒芳
相看此日羞蓬鬢
不羨龍山若

詞狂

次答周民部元孚

小齋春雪閉苔班
病骨那堪意未閒
隱吏敢辭金馬署
謫僊偏愛敬亭山
愁添鏡裏清霜色
笑看刀頭明月環
沈約郊居曾擬賦
夢魂久矣度江關

二

燕市相逢好和歌
驪駒翻奈別愁何
引醪醉處思公瑾
種樹閒看問索駝
一舸春風回笠澤
三

山秋月隱藤蘿長安目斷浮雲色敢謂林泉樂
事多

次答歐禎伯博士

多病經年損舊顏江南春色好投閒雲飛浴水
雙龍化月滿稽亭一鶴還阮藉未能忘白眼玄
暉元不負青山浮沉玩世知君意肯似東門薄
抱關

次答劉憲副念庵

花柳千門醉夕曛肯令春色愧移文月明草閣

琴心冷日落西山劍氣分懶癖謾譚温室樹孤
踪堪卧敬亭雲何時再向玄都觀把酒看桃一
對君

人日孫太史以德顧光祿叔潛張光祿元
易李明府于美萬太史仁甫管山人建初
過訪分得書字

人日春風變柳初聯鑣詞客問閒居西山霽雪
來寒色北闕浮雲散斗壚擊筑共傾燕市酒閉
門誰著茂陵書陸沉金馬堪多病歸去宣城有

舊廬

春日李通侯惟寅魏文學季朗任別駕山甫過訪分得生字

長安梅柳醉春晴詞客同過漉酒生劍倚重霄
明北斗鍾鳴斜月隱高城行藏自許塵心遠歌
笑能令病骨清謝眺青山頻入夢還愁佳會隔
群英

次別于谷峰韓敬堂二太史

病來翻憶故園春敢謂驅車隔市塵愁裏自憐

千日醉眼前誰是百年人長鳴獨鶴歸南國
首群星拱北辰佐理廟堂多俊傑烟霞應許畢
閒身

次別陶懋中比部

床頭看劍負平生得乞雲山病骨清一日愁來
雙鬢短五湖歸去片帆輕上林雨露新鶯轉疊
嶂烟霞舊鶴迎珍重清華深醞藉莫將枝葉博
浮名

次別曾直卿太史

年來多病檢方書夢入雙谿把釣餘賈誼豈能
忘涕淚嵇康元自媿羸踈翻愁草色春將晚却
笑桃花錦不如戀別可堪風雨夕江天搔首坐
踟躇

留別吳環洲司馬

雲中春曉淨狼烽念別愁看極色濃漢地烟晴
嘶萬馬胡天星彩憶雙龍憐君紫塞邀黃石慰
我青山伴赤松麟閣佇看標駿業可從瀛海問
僊蹤

留別李于美諸子

把臂忻逢舊酒徒長歌何事託驪駒百年病骨
憐雙鬢一片歸心落五湖紫禁啼鶯春色早青
山携鶴月明孤從來按劍無因得珍重清時照
乘珠

次答李伯承符卿

懷君長日對青峰避世今堪伴赤松自識烟霞
秋色老從教桃李露華濃孤桐去就堪携鶴雙
劍雌雄欲化龍敢謂山中忘祝頌明良千載憶

相逢

潞河次答顧太史學海

北山猿鶴漫移文歸去江東日暮雲幽壑清風
應屬我空梁落月倍思君鶯啼上苑千花合龍
化延津一水分多病可堪愁遠別虛舟香篆夜
氤氳

次答張伯起見懷之作

三徑歸來舊鶴迎敬亭秋望不勝情檄書忽爾
傳千里秀句還看壓五城雲物漫牽塵外夢月

華常照座中盟世途總與蓬蒿別誰識江東有
步兵

次答黃使君過訪不遇有懷之作

孤雲雙練寫清秋寂寞玄心足卧游蘿薜每勞
題鳳筆煙波甘隱釣漁舟一時華轂榮徐穉千
載青山見子猷念爾春風馳四牡獨看明月冷
滄洲

寄戚總戎南塘

擁節當年壯出師材官盡是羽林兒龍庭赤日

迴長戟瀚海陰風肅大旂一自上方分閫治到
今西域奉朝儀漢家共倚嫖姚重 聖主無勞
拊髀思

秋日得周元孚書次韵却寄

敬亭秋色白雲垂迴鴈峰高尺素遲歌逗楚蘭
看錦字夢懸燕樹憶瓊枝鍾期流水琴三疊謝
眺青山酒一卮莫道天涯人更遠芙蓉聊為寄
相思

寄懷吳少司馬環洲

亭翹首望三台秋色遙從萬里來天上星文
扶日月營前威令變風雷每思白日鬪知己敢
謂明時棄不才謝眺青山常不改片雲孤月照
登臺

松隱菴感舊

湖上秋光映少微故園仍試薜蘿衣雲松火煖
丹初熟水竹烟晴翠作圍悟到死生今即古看
來出處是邪非萬緣總入禪心冷月蒲珠林一
鶴歸

敬亭懷管登之馮開之二子

病骨遙辭駿馬臺誰知龍種亦無媒歸來早謝
馮生缺老去空憐管子才晚岫飛雲高鳥盡秋
原落木斷鴻哀相看不厭餘山色何日同君一
舉杯

江山人子建過訪郊居

環堵蕭然水上居自臨松月榻玄書仙踪漫隱
吳江釣春色遙迴楚客車望裏孤雲堪共狎門
前五柳未全疎頻年病懶羞稱伯報爾新詩媿

不如

吳廷承自汝州告歸

五馬曾行汝洛春歸來甘自作閒民吳公赤縣
傳循吏謝眺青山見主人雲抱玉林芝草茁丹
含珠露藥苗新如何陌上驅車者空向花谿羨
隱淪

懷吳司馬

帝里遙看萬堞明玉關春到綠烟晴鼎金自媿
燕臺駿伐木還聽上谷鶯細柳旌旂開曉色長

揚詞賦此邊聲投醪瀚海群英集借箸誰能助
請纓

登九華山得靈字

袖拂孤雲度石屏月明飛錫下僊靈江涵練影
浮烟白山插蓮花逼漢青北望玉京開碣石東
來真氣接稽亭冷然恍欲乘風去未許人間識
歲星

二

九片芙蓉列翠屏誰憑雙屐慰山靈杯翻雪浪

白杖撥秋雲泰岱青日月吐吞元幻相乳
坤離合總虛亭閒人自隔塵寰夢在殺當年卧
客星

白岳喜魯明府于徼至

百轉丹梯玉樹隈天門奇絕見瑤臺氣占金尹
青牛度笙引僊人白鶴來烟雨半從雲外落芙
蓉全傍月中開王喬忽爾飛雙鳥到處晴峰破
綠苔

喜遇馮開之湖上

携得孤雲出敬亭逢君湖上眼雙青即看石屋
憐同病未許江潭笑獨醒花裊春陰偏鬱鬱山
舍雨正晴真尊前已識忘言意水夜漁歌好
共聽

南高峰絕頂

杖錫高披宿霧開脩然東望白雲來乾坤下界
空千劫吳越中天此一臺絕巘飛虹堪倚劍澄
湖落日且啣杯青蓮片片遙相映手挽長江駕
鶴回

二

馮虛一眺海門開吹徹璫簫彩鳳來絕壑下臨
仙子宅高峯遙顛越王臺雄風萬里潮三泖霸
氣千秋酒一杯松頂月明清露冷瑤空飛度紫
雲回

同沈嘉則馮開之屠長卿泛舟清溪

片片晴雲覆釣艫短橈輕吹下平江簾移海上
青山九棹起尊前白鳥雙晚浦烟波能媚客春
風田畯見為邦醉看花蒲河陽縣坐理琴絃月

在窗

登觀復樓傷受軒宛溪二先生

登樓誰復聽琴聲二老空留死後名
涕淚兩行多國士東芻千里半門生
澄湖曉散雲林雨文脊秋含鏡水晴
不必山陽聞短笛望中搖落已傷情

次答禹金

已從凌闕撤駕班不必移文自北山
愁裡世情空半榻病來禪思破三關
儘教日月供幽興翻

嘆風塵損舊顏千古敬亭高氣色

巖壑取桂共

君攀

同李季宣夏質甫王用甫泛舟句溪得尊
字

郊居已下南州榻句水重開北海尊
斷岸落虹明浦淑疎簾移樹出江村
帆檣曉帶青山色煙草晴翻碧浪痕
倚醉未須勞擊棹頻年多病負君恩

贈近齋李公

蓬瀛東望隱飛仙
玉洞丹成不記年
悟道蛟龍窺海月
忘機鷗鳥下江烟
千秋大業追玄草
一片閒心託酒禪
處處好山看不厭
風流應是李青蓮

午日舟中同文仲送別季宣得湖字

與客維舟泛翠蒲
烟籠雙練入蘼蕪
漫看雨色迷三楚
耐可離愁逐五湖
黃鳥故憐尊酒暮
青山遙帶片帆孤
絲絲難繫東歸棹
寂寞江干聽鴈呼

送別李文仲之秣陵

柳色陰陰墅漲平
青山遙接石頭城
離愁隱約孤雲起
客路遲回片月明
斗落尊前分劍氣
臺空江上憶簫聲
漫憐六代浮華夢
好向蓬丘共結盟

陳少明過訪次答

片帆江上破晴烟
擬是揚雲載酒船
醉裡逃名真累月
閒中觀化任流年
天開霍壘千峰立
檻落魚梁四水連
不為故人能問字
祇餘長日北

窓眠

方山人于魯過訪次答

賦就歸來已白頭故園猶喜集名流
尊開水國魚龍起病聆秋聲蟀蟋愁
自分玄心甘寂莫且同清夜羨遨遊
狂歌倚醉堪相和明月高懸謝眺樓

孫以德携酒慧山集莊靜甫俞公臨安茂
卿分得龍字

磴道遙臨萬壑松逢君偶爾寄浮踪
風搖灌木

無巢雀雲擁江潭有卧龍峭壁細垂青
薜荔深池寒浸紫芙蓉一尊漫對今宵月
已覺愁城破百重

登銅官山望太湖有懷任山甫

逕轉丹梯萬壑秋銅官高枕太湖流
登臺忽憶任公釣託隱還浮范伯舟
雲黯千峰迷白嶽月懸雙洞瀨滄洲
僊人咫尺無消息悵望青天起暮愁

郊居遺稿卷之三

宣城

沈懋學君典著

溫陵

何喬遠穉孝校

姪 沈有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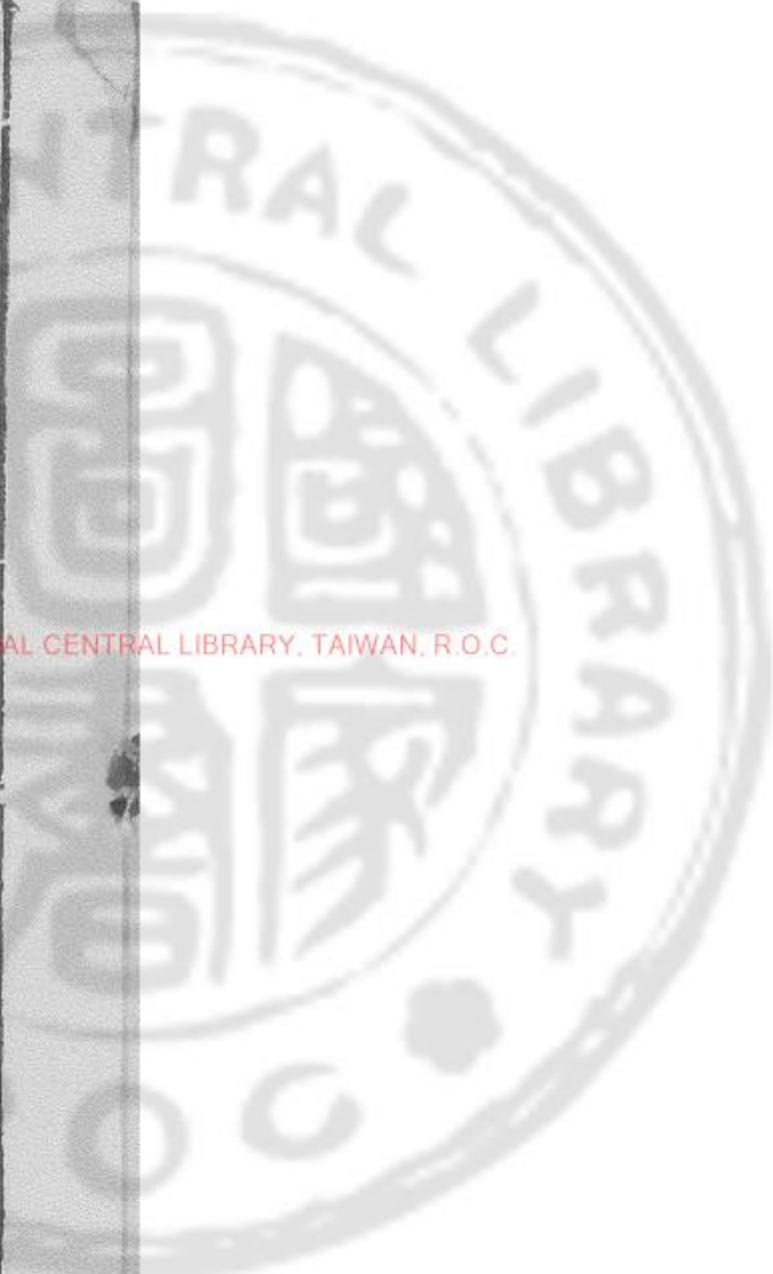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三言絕句

西郊

出市西郊遠西郊野色偏
密雲含晚照疎樹澹



秋烟

送別汪生雲瀛

問君何所之云向黃山去月滿白龍潭色映桃花樹

萬竹軒偶賦

深林一高閣坐頰萬琅玕月漫平湖碧風生絕

壑寒

僧中方偈

有方固不然無方亦不是亭石上松明月窺

真諦

題潘司理賦閒園十八首

問月臺

高臺敞月明叢桂節寒影把酒問嫦娥何異清
虛境

薇花館

仙省紫薇卽歸來頭未白笑對紫薇花丹顏駐
金液

雞老亭

彭殤誰短長一醉千秋微亭中荷鍾人何意尋
丹訣

清華軒

雲流樹色清月澹波光夕軒中高卧人夢隔紅
塵陌

九山中亭

孤亭傍野開檻外羣山集一嘯亂雲飛空翠忽
堪拾

夕佳亭

千林紫翠重嵐影迴斜照閒看倦鳥歸凭欄一
舒嘯

六觀亭

已知空即色何處着真觀一片秋江月清光萬
里寒

宮槐塢

輕陰結翠幃苔徑薰風好悠然午夢長何處啼
黃鳥

女真陌

不逐紅芳歇還凌青女粧亭亭倚朱檻長日對
潘郎

王鏡池

波光開王鏡孤月涵春姿世態浮雲變憐君鬢
不絲

攢雪亭

春雪灑僊葩枝枝弄晴旭堪憐太素姿獨對人
如玉

芙蓉泥

芙蓉傍清渚秋色鏡中開影落尊前月沙鷗拂
檻來

秋江石舫

石舫泊秋江自識虛舟意誰哉持片帆漫試衝
波技

結翠亭

鬱鬱池亭栢寒雲翠欲流琴心三疊罷風送莫
聲秋

載酒亭

晴波漾落花日日看君醉莫道酒泉遙小艇能
頻載

桃花塢

潘郎花萬樹妬殺河陽春不識煙霞路空令問
舊津

群鷺閣

帶月榻黃庭蒲月雲山變不見換鷺人池水披
雙練

隱翠亭

雲深蔣翊徑翠色凌孤松杖挂藤蘿月悠然聞
莫鍾

題畫二絕

玄心只自知竒字曾誰識柴門盡日關窻落寒
松色

二

結屋對青山久矣塵機息堦前餘決明非愛好
顏色

柳塘春意

孤舟蕩渚烟柳色珠林莫垂來千萬條難繫春光住

秋山飛瀑

樹深山意秋月澹波光夕閒看晴雨飛獨對雲林濕

送僧佛肩游白岳

一錫散春雲千峯迴夕照紫霄看雨花悠然發長嘯

次答屠長卿

獨坐敬亭上天語若教聞頰世堪遙謝驚心日莫雲

二

登樓聊矚望落日渡頭喧江上來雙鯉波光直到門

三

同心臭如蘭斷金吾與子出處豈殊方時行即時止

四

東方亦僊侶避世來金門當年為吏者居官長
子孫

七言絕句

山中聞子規

甲子歲思母作

強枕雲根一醉眠
夢魂猶與斷機懸
兩行血淚啼難盡
敢託來生化杜鵑

寄訊梅禹金病

十載風塵常作客
三秋藥裹尚憐君
敬亭雲樹江上目
斷歸鴻帶夕曛

登敬亭山絕頂

醉指孤雲伴碧松
四天飛雨濕芙蓉
東來忽接吹簫侶
咲跨陵陽雙白龍

登稽亭

玉削稽亭氣鬱葱
群僊曾此聞鴻濛
一聲鐵笛梅花落
散盡浮雲月滿空

解嘲

笑弄烟霞不記年
春風五柳自依然
貧家莫道無生計
賸有城東種秫田

詩卷之三
志感

獨坐胡床對晚峯柴門時倩白雲封虛名總是
浮生累應俟功成伴赤松

天高山雪

青天嵐影鬪嶙峋雪撲梅花
早春醉倚雙釣
長笑罷滿空驚散玉龍鱗

寄披雲鄭山人

陵陽千尺矗芙蓉曾此披雲
聽晚鐘愁殺白龍
秋漠漠空留明月浸寒松

王山人仲房自塞下歸賦贈

白髮青袍此壯游歸來江上
一羊裘相逢話到
陰山北寶劍猶看殺氣浮

二

遠游為赴將軍約不為將軍
勒石還却笑黃金
遊海上高風千載壓祁連

汪山人子建自塞上歸賦贈

五關秋色總堪愁萬里鳴鞭
浪游直是壯心
消不得籌邊何意取封侯

塞門寒色擁黃雲日落燕山酒易醒春水五湖
歸夢杳尊前長揖大將軍

送朱虞封自省親所歸越

石帆秋影帶斜暉海上離心一鴈歸回首敬亭
千嶂外蒼茫遙見片雲飛

送岑生歸建平兼寄潘子會

憑君花外試清歌四座春生醉巨羅一曲正堪
留晚照人間何事別離多

二

山堂飛鳥自依人柳外風和細捲綸此夕送若
桐水曲月明應醉鏡池春

謝蔡道卿贈佩刀

十年精鍊化成丹鑄就吳鉤雪色寒五嶽浪游
堪作佩斗華常得醉中看

二

秋曉驚看劍氣新青蛇隱隱赤花鱗提來滿座
天風動多少雄心欲許人

白雲方丈寄懷王山人仲房

檻外青山片片浮孤懷閒對白雲流五溪練影
搖晴雪何處扁舟度子猷

示水西社諸子

壚頭日月醉春晴裘馬人看意氣橫寄語新都
諸俠少高陽不是浪成名

寄梅惠夫

逸足元空冀北群渥洼無意炫龍文即今伏櫪
甘憔悴一遇孫陽自識君

哭王使君維禎並輓左夫人

誰領風光在水西錦雲寥落謫僊題花飛烟雨
迷紅白月冷空山猿自啼

二

興盡王猷路欲迷青山是處草萋萋孤舟早已
藏幽壑積雪愁看照剡溪

三

絃斷琴心別雀驚岩潭露冷月空明秦臺深鎖
春雲碧何處雙吹白玉笙

有感

裘馬翩翩任酒狂黃金結客少年場而今囊罄
從人咲意氣猶堪狎孔方

二
自耽寂寞草玄經濁世那看白眼醒知有黃金
高北斗也應難傍子雲亭

得唐憲使吉甫書

漢庭司馬擅雄文一自游梁賦便聞望入龍門
河影斷忽看雙鯉墮青雲

次答禹金

飛瀑迴溪瀉碧雲溪亭日誦五千文仙才縱避
人間世流水桃花自識君

二

獨眺高樓頰翠雲遙看山色總成文矚矚有
烟霞癖卜得幽居欲傍君

三

雙屐飄飄欲御風孤懷咄咄漫書空眼前齷齪
君休問好共消沉一醉中

次禹金俠少行

構得吳鉤百寶新青蛇隱隱赤花鱗雄心直欲
凌千古恩怨何曾計一身

二

醉博臬廬上玉樓逢人肝膽片言投此身尚許
酬知己說甚千金不掉頭

寄懷王南陽

憶昔歸舟棹月華江城愁聽落梅花但能一顧
雙谿畔不惜黃金盡酒家

送程夢龍游楚

秋風蕭瑟鷓鴣寒萬里長江一釣竿到日武昌
魚正美漫將長鉞傍人彈

和禹金

史鳳風流滿墮簪鏤蓮燈照合歡衾迷香舊愛
曾誰托惟有梅花解此心

二

武陵春色醉桃花此日重來玉女家仙客不迷
源上路飛霞遙帶一溪斜

壚頭

壚頭相傍意何深
四壁蕭蕭不厭貧
向識茂林詞賦客
漫疑春色動琴心

上方制府凱歌

揮塵風塵瀚海清
單于三款受降城
當年破虜勞深入
堪笑嫖姚橫得名

二

細柳營開鼓角閒
旌旂日暖耀陰山
歌聲夜度祈連北
誰道春風隔玉關

三

旄頭昨夜歛寒光
翹首青天日月長
大信自能孚黠虜
奇功不數繫名王

四

西北遙看大漠開
月明寒浸白登臺
即今塞草青如許
不見胡兒牧馬來

五

重門月白息狼烟
制勝謀堪出萬全
方叔壯猷千載見
漢人空自勒燕然

六

初發匈奴大難端漢庭謀議駭千官只今論定
收功日西北青天倚劍看

七

上谷遙臨幕府高閒來詩酒集群髦試看千里
燕山月夜二清光照彩毫

解雙佩劍贈雷將軍

千載雌雄鬱斗南移來上谷拭蛇含春間細柳
雷聲午驚看雙龍起碧潭

二

吳鉤雙入孔章提紫電流光白日低胡虜漫教
南牧馬干將今正在關西

送容姪出塞

一騎乘春出玉門長安明月照離尊丈夫莫負
封侯骨湏定天驕報 主恩

二

爾自吾家千里駒霜蹄汗血羨長驅一逢伯樂
空群日嘶向胡天夜月孤

三

白草黃雲上谷秋翩翩裘馬度邊樓玉河景物
饒春色携得風光伴壯游

四

從來壯士重橫行况復春風度北平莫戀江南
揚柳色須教重築受降城

送譚山人歸粵

塞門曾見擁前驅一片鄉心聽鴈呼駿馬黃金
臺自迥空餘明月度驪駒

送屠長卿令穎上

捧檄翩翩意不群春風遙度帝鄉雲知君製錦
承萊彩機上今看五色文

二

秋色晴開碣石宮酒人燕市敢爭雄驪歌漫向
尊前度誰共消愁一醉中

三

塵世相逢總陸沉虛堂秋月自鳴琴莫嫌五斗
令腰折堪慰當年負米心

送郭梅井倅辰州

一簾秋水照官衙是處清光散紫霞無欲久知
叅上德肯因勾漏覓丹砂

集李于美宅次歐禎伯人字

桃李含晴帝里春繁陰酣對鳥聲頻看花莫厭
今宵醉花下曾經醉幾人

暑中聞子規

一片愁心託杜鵑望中阡樹斷蒼烟可憐蜀魄
啼明月白髮催人又隔年

送貢懷墩任浙江藩幕

憐君吏隱傍烟霞春滿錢塘十萬家歌笑儘留
湖上月一尊晴對紫薇花

聞管登之被謫

兩疏經綸見國工多言誰復問窮通
漢傳檄波初定鵬嶺回車氣尚雄

送談見河游塞上

萬壑雲屯塞日低玉關春到綠烟齊
流星抱劍蛇含冷夜聽邊城玉勒嘶

送黃侍御按宣大

幾年曾築受降城上谷窮郊萬里平攬轡自君
酬夙志黃河流入漢家清

送吳元生還歙

慷慨悲歌燕趙心貧餘客路一瑤琴陽春自古
人難和爾去誰從伴苦吟

寄朱重慶

孤鴻漫度蚤萊月五馬遙分劍閣烟調飛白雪
知難和疏乞青山敢自便

發潞河

牙樯遙趁北風斜無限愁心託暮鴉回首西山
春色杳平河楊柳帶殘霞

留別沈樟亭

余歸吳越爾留燕銀燭清尊照別筵小艇西湖
明月夜美人遙憶白雲篇

次答王山人仲房

意氣相看爾最豪相知元是布衣交故人若屬
昭亭社豈獨新都有容朝

二
同君常醉酒家胡眼底誰看一日無別後陸沉
金馬署却教豪俠嘆雄圖

三

一別山中薜荔衣却從明月望清輝漫憐千載
彈冠意念爾翻愁白髮稀

四

一望黃山盡白雲愁來把酒對桐君悲歌慷慨
空相憶不使英雄老業勳

懷仙曲

何處吹簫弄紫霞青天孤絕倚靈槎江空露冷
銀河濕獨坐秋宵望月華

傷離二首

獨倚朱絃夜色深孤舟斜月對霜林青天無語
長河滅惟有江流識此心

二

仙路迢迢擁翠幢雲霞空負彩鸞雙瓊簫聲斷
愁無賴殘月依依半入窓

寄李明府惟寔

春蒲涇川十萬家一尊高閣頽平沙漫將烟雨
疑紅白桃李河陽鬪綺霞

二

蒼然平楚莫雲低潭水桃花路不迷一片遙心
傳尺鯉忽隨明月度琴溪

寄盧明府伯仁

花裏鳴琴宦夢殘雅知僊令宦情寬柳山山色
青如許尊酒從教盡日看

玉女峯

玉女峯迴玉柱東霞衣遙映海雲紅飛流千丈
晴虹落環珮依稀下碧空

玉柱峯

獨眺峯頭灑氣分瓊簫吹月集僊群天闕玉柱
三千丈坐頽溪山盡白雲

魚龍洞

青天綠水湛芙蓉溪轉千巖瀉玉淙怪石倒懸
寒滴翠坐看晴日起魚龍

龍泉

水落魚龍白日秋澄溪倒影碧空浮仙人掌上
芙蓉露化作人間玉液流

摩空亭

萬仞峯頭一振衣十洲遙見白雲飛塵寰未是
仙人宅且向瑤空馭窄歸

摘星奔

碧霄雲馭自僊僊一咲黃塵隔大千不是長庚
翻入夢人間何處覓青蓮

琴溪道中

千載琴僊跡尚留尋常溪谷見丹丘當年頽鯉
今何在洞鑿寒烟一水流

石溪曉行

濛濛空翠撲征衣側徑迴溪湧石磯影落碧霄
零欲濕流雲晴繞玉龍飛

雍溪道中

一道飛泉繞萬峰藍輿遙落紫霞重月明雍水
來黃雀雲起陵陽化白龍

題雲笈次汪伯玉韻

白岳靈區隱少微
千峰秋色澹荆扉
閒亭獨坐
渾無事
片片晴雲亂撲衣

棲霞洞

紫鸞飛度赤城標
携得晴霞散泐寥
玉洞夜深
寒不寐
醉邀秦女弄瑤簫

白岳宿黃道士山房

采得瓊芝滿袖
四千林
明月上瑤臺
夜深天頂
雲璈集
疑是僊人駕雀來

示向道士

玉洞瓊棲夜氣清
紫霄時聽步虛聲
玄珠罔象
曾誰識
只道人間片月明

天門

誰將玉斧闢玄關
天上樓臺白日閒
朝罷紫清
香霧靄
碧霄遙跨彩鸞還

訪馮開之湖上時開之尚隱城中

偶騎玄雀到人寰
知爾春深尚閉關
一咲浮雲
飛海嶠
六橋明月浸湖山

小憇南高峯石壁

斷崖千尺削芙蓉一錫閒雲落晚鍾獨倚月明
清嘯發居然天半走群龍

從石屋訪烟霞洞天同梁伯龍得寒字

雲迷石屋夏生寒洞口桃花化作丹玉磬一聲
清梵落烟霞飛繞碧闌干

水樂洞

古洞流雲一水晴遙飛清露滴空明不知玉女
搖佩却向人間聽樂聲

玉女潭

澄潭千頃豁丹丘倒浸青天十二樓雲散莫山
孤月上恍疑神女弄珠遊

慧山泉

石迸臨池護紫烟月流寒影自潺潺不知真一
滴金液空道人間第二泉

開之席上贈張四還青溪兼柬屠長卿明

府

花月雙看水上居凭欄誰放綠尊虛滿卽莫漫

詩一八卷之二
十一
驕春色此日初回擲果車

同馮開之俞孟武雨中泛湖遲沈嘉則不

至

扁舟烟景澹平湖寒入清尊憶酒徒橋鎖浮雲
環碧玉波承疎雨濺琉璃

贈沈孟嘉訪開之湖上

初陽臺上紫雲停何處琉璃簫入夜聽載酒看花
歌白苧直教明月下西泠

花間戲贈伯武

滿座春風散綺霞橫經終日對林花尊前桃李
看如錦不數紅粧出絳紗

次答梅元振見懷

太史周南任久滄閒庭無事日垂簾懷人耐爾
逢秋色水落明河欲抱蟾

雪中解雙佩劍贈全吾沈駕部

雪滿長空朔氣封斗間猶自紫雲重定知此夕
雌雄合莫向延津化作龍

二

雙劍遙將一寸丹佩來常得醉中看照人尅覺
雄心熱不道芙蓉雪色寒

三

贈爾龍泉意獨深莫將容易市千金雙看雪暗
桃花血莫負當年報主心

四

斗落青虹照雪明蛇含初拭夜長鳴若教匣裡
雙龍並便是人間萬事平

過宛溪先生舊館東禹金

向閒亭問字來隔溪花草開池臺沙留月色
虛舟度竹助秋聲亂笛哀

二

誰憐虎館碧雲橫流水悽然斷夜聲不見宛溪
溪上客寒波空自照心明

三

一夜霜風咽曉嘶文星遙落楚江湄江邊秋冷
藏書閣猶有餘光照玉芝

四

溪流縈月小樓西曾此停盃辨六迷山月不知
人已去夜深猶自浸寒溪

東程天錫

歸來高卧敬亭雲把酒看花勿憶君宛水烟霞
堪放棹北山猿雀漫移文

題畫

石榻閒雲度碧岑虛窗寒影落松林沉吟獨對
澄溪月惟有梅花識此心

答梅時甫燕約過山中

一鴈飛來破渚烟澄湖秋雨足東田郊居風月
堪邀賞不用相如賣賦錢

送青田謝居士歸越

一片雄心落酒禪西湖深處卧雲烟六橋花柳
春如海儘許閒人一醉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郊居遺稿卷之四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穉孝 校

姪 沈有嚴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廷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宇
所以綜輯庶務調劑群品其道蓋多端矣至

國家圖書館 ORIGI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其治效自詩書所述章灼較著則莫盛于
虞周夫其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與
夫謨烈佑啓禮樂刑政煥然也朕甚嘉之慕
之未審果繇何道而致然歟或謂舜兢兢業業
幾文王自朝至日中晏不遑食也惟其精勤
故化理若是然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蕪而
孔子復謂舜無為而治何歟我

太祖神聖乘乾再造函夏建立法制博大詳密
用以濟世平康與虞周媲美御曆三十餘

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所以畏天人
而衍昌祚者視舜文其道同歟朕以冲昧獲
纘丕基慄慄夙夜圖所以順帝則建皇極以
庶幾帝王之治者今且五年經費節矣而帑
庾未克賦歛寬矣而民生寡遂守宰久任矣
而吏治罔宣五籍加敷矣而武備靡振豈因
循之積習難驟變歟久弛之舊章難遽舉歟
茲欲革文冒破拘擥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
將何如而後可蓋盛帝顛王人稱之必曰大

有為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子大夫習先聖之術其於治理之原講之豫矣尚各攄所蘊明著于篇

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固有宰制天下之大體尤有運量天下之大機何謂體總宏綱急先務任人以圖治而不自用以勞天下者是也何謂機疑志慮勵臣工及時以省成而不自逸以忘天下若是也以大體宰制天下則化

洽于無為而帝則順矣以大機運量天下則功成于有為而皇極建矣是其無為也正以握有為之權也而非逸也其有為也正以達無為之用也而非勞也使執有為之說而紛然自勞其身則萬幾之繁萬民之衆由一人而叢勝焉即或有刑名之淺效而無以培惇大之休申韓之所謂有為也固非帝王之所先使泥無為之說而肆然自逸其身則萬幾之繁萬民之衆以一人而廢弛焉即或有清

淨之小康而無以建精明之治黃老之所謂
無為也亦豈帝王之所尚哉是故善治天下
者既不一于有為而機常運于無為之中又
不一于無為而體常宰于有為之際古帝王
所以人得其情事循其理而萬世稱之為盛
德大業者此道行也歟欽惟

皇帝陛下 稟聰明睿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
之德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誕膺
寶曆維億萬年之正統而不振

瑤圖

威德布于華夷賢才列于中外四時順軌萬國
承休人已安事已治矣而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惓惓于有為無為之辨且欲使人得其情
事循其理以圖帝王之治臣固仰窺

陛下大有為之心矣顧臣伏處蓬藿未知事君
之道未諳治國之謨愧無以對揚萬一雖然
臣嘗聞之事君如事親親之欲有為也子代

之親之精神日運於內外上下之間而庶事
則未嘗自勞也知所以事親而孝可移于忠
矣又聞之治國如治家家之不能無為也主
制之應酬出納至米鹽礫屑之務各有司存
而主之精神未嘗不貫也知所以治家而理
可通于國矣况臣今藉有司之舉得親 文
陛立 赤墀生平之所誦讀願達于天下見
于 明時若此可以酬其志也敢不攄一得
之愚備

聖人之擇哉竊惟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也于
是立之君以主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也於
是立之臣以佐之是君者代天以理物而臣
者代君以有終者也君惟代天以理物則天
之所欲為者君任之矣而安可以無為也臣
惟代君以有終則君之所欲為者臣任之矣
而無庸于自為也嘗觀之天矣於穆之真玄
機之宰凝然不動已耳而四時之更五行之
佐順序而成其化化之成也四時五行之功

而昊天一元之運固未嘗一日息也使其或
息則四時五行且無以自運而何有于化哉
夫自其凝然不動而四時五行為之宣其化
也謂天有為不可也是天之體也自其四時
五行之成化而天未嘗不運也謂天無為不
可也是天之機也人君代天而為之子位曰
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德曰天德道曰天
道心曰天心而不憲天以弘化可乎是故觀
於天之體也得宰制天下之大體焉虛心應

物而不以物累心虛已任人而不以人役已
常處於閒靜之中以總宏綱以急先務固不
敢屑屑焉以自勞觀于天之機也得運量天
下之大機焉心常運物而不縱心以遺物已
常體人而不適已以病人獨操夫精勤之柄
以凝志慮以勵臣工亦不敢悠悠焉以自逸
惟其有是體也人代之為矣安得而不謂之
無為惟其有是機也已為之運矣安得而不
謂之有為而要之有為者乃所以成其無為

也百工之熙必率作而後興事悖大之裕必
明作而後有功萬世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
宇所以綜輯庶務調劑群生者其道寧外于
此乎是故七政齊庶尹諧六府脩三事治治
效莫盛于虞矣舜固不自為也任之禹益羲
和皋夔諸臣者得其體也而兢業萬幾舜寔
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然則孔子稱其
無為而治者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兢業可
忘耶謨烈啓後咸正周缺禮樂刑政煥然維

新治效莫盛乎周矣文固不自為也任之周
召呂散諸臣者得其體也而自朝至於日昃
不遑食文寔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然
則書稱庶慎庶獄罔兼者正謂其所任得人
耳豈曰勵精可已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乘乾再造函夏竭心思以創
制立法內外相維巨細畢舉具載 令甲今
不暇殫述而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
時刻少怠其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真如

舜之兢業萬幾文之日晏不食固未嘗執無
為之說忘率作之權而君臣交儆以屢省厥
成者正所以成無為之化也躋世平康虞周
媿盛信有由矣而誰謂其道之不同於舜文
哉肆我

皇上講學勤政法天行而不息詢事考言治日
起而有功帝王之大經大法治天下之宏規
也大書而揭諸殿廷自敬天至節用十二
事治天下之切務也懸牌而置之座右申

飭有司而責之又任屢警邊將而要其乂安
蠲逋賦以厚民生節經費以裕國計孜孜焉
精勤之念誠有不遑暇豫者宜天下之人盡
得其情事盡循其理也而乃有不然者宜有
以厯

聖心之憂矣夫因循之積習固難驟更也而更
之者未必有實心乂弛之舊章固難遽舉也
而舉之者未必有實政欲克節度而司農之
用果實能一毫不妄帑費乎節儉之躬行不可

不思也欲厚民生而司賦之吏果實能一毫不妄取乎閭閻之疾苦不可不察也守令又任矣而率多取辦于文具求其能解紛興化鮮渤海之理也而何惑乎吏治之未宣伍籍加數矣而率多致飾于聲容求其能禦侮折衝鮮鴈門之良也而何惑乎武備之靡振夫臣未盡賢而政未盡實則

陛下與諸大臣議政于上恐未可遽云舜之無為文之無憂也夫古今之人心一也以區區

漢宣之綜核即能回虛耗之邦致吏稱民安之效曾謂今日寧平之世乃令之而不從倡之而不化耶

陛下誠率先而振作之不厭乎感格之難不循乎故常之迹時

召見二三大臣及有司之可與議者條國家之舊章舉當世之闕遺必欲見之推行而要之治效實節經費自宮闈先之而帑庾可漸克矣實寬歛賦自郊圻先之而民生可漸

厚矣任守令則

嚴勅監司精慎舉核毋徒徇于文具而吏治可漸宣矣覈伍籍則

嚴勅督撫糾察勤惰毋觀美于聲容而武備可漸振矣其要主于擇人而其權歸于核實由是文員可革拘攣可破積習可更舊章可舉人不敢欺而皆得其情事不敢廢而皆循其理而本其機則惟存

陛下與二三大臣如舜文之精勤以率之夫然後庶慎庶獄不必棄而無為之化成矣夫此之謂精勤所謂精勤云者有為之義也而因以致無為焉猶二之也臣又伏讀

聖制終篇有曰盛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為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將各有主謂不相象歟抑或其道相須也噫是可以觀帝王經綸之學矣夫中心無為矣而曰以守至正得非守之於為乎昊天之道顯仁藏用曰顯曰藏而有為無為體用

一原矣帝王之大有為也以天運以時行而不以已為焉則雖淵微宥密而非無也雖振勵發舒而非有也故曰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也彼沉空守寂以為無徇生執象以為有均之畔道而已惡足以治天下噫天下之溺久矣譚有為者猶曰不離乎倫類也而假禪幻之言餘以文其無為之旨卒使天下信空虛而忘實用而精勤之說幾不復聞矣

陛下循其名必責其實度其始必厚其終以至

之經綸發顯藏之妙用不將挽人心而維世道乎而得情循理之效又不足言矣此古夫大有為之畧也若夫為知幾為謹獨固至誠入德之方而自警言十二事所兼括也何敢為費辭哉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奏疏

擬棟建言諸臣令大學士張居正奔喪疏
翰林院脩撰臣沈懋學謹奏為懇乞 天恩俯

容直言以明國是以植天常以隆

聖化事昨該某官某人等疏論元輔張居正禮
宜奔喪守制奉

聖旨云臣聞之不勝驚駭仰惟

皇上聖德寬弘天覆地載即位以來講學勤政
敬大臣體群臣矜不能赦小過至于忠言謹
論往往曲賜優容未嘗以逆耳見罪今一旦
有此處分在某等積誠未孚不能仰體德意
致干罪譴夫復何辭然臣愚以方今星變脩

省正宜廣求直言共弼消弭之實即使某等
言之過當亦宜俯亮其愚深維其意恕其狂
瞽以倡忠直之風况某等所言實為天理民
彝之正實係安危理亂之機乎夫人之所以
無愧于天地神明者惟此不忍之真心在也
居家以真心事父則為孝秉國以真心事君
則為忠天下未有不孝于父而能忠于君者
亦未有能忍于家而不忍于國者今居正與
其父相別一十九年竟成永訣病不視醫歿

不視歛相望千里抱痛終天居正之心必有
摧裂歆死而不能以一刻安者使或安之是
忍人也不孝之子也安望其效忠于

陛下乎昨見居正屢疏乞歸臣知其心大有不
忍惟以仰承

皇上再四勉留至意不得不從彼既痛其父之
死而不獲一見又若其身之留而不獲一行
愁懣惻傷方寸既亂縱

陛下為社稷為蒼生留之懇切而居正終不能

如昔日之安心辦事矣况密勿首臣將賴之
以光輔孝理率正庶僚若身犯禮義之閑而
復不容人之議其後將來上行下效附影隨
聲豈特損居正一人之名節褻朝廷一日之
紀綱而已哉今廝徒賤隸苟有人心談此無
不色變而在朝諸臣依阿澆忍緘默苟容科
道耳目之官職與天子爭是非者又且曲
為調護交疏保留附會成風逢迎不耻臣竊
憂之夫使居正之不奔喪果大義耶則諸臣

于聞計之時當慨然陳疏矣遲疑旬日而衆議未同蓋亦揆之于義有未協反之于心有未安耳及見

皇上留之既懇居正不復決行而乃依違陳乞忠于

陛下者固如是乎夫始之不肯保留者真心尚存而終之共為保留者富貴之心奪之也天下之所恃以安且治者在

陛下一人而

下之所恃以察安危明治亂通壅蔽者在諸司百執事若言官則尤其最要者

陛下深居九重即至聰明神聖亦豈能徧物而知而諸臣又附會逢迎以自結於大臣各保其富貴則壅蔽何由而通治亂安危之機何由而悉是果社稷之福哉某等觀此風聲氣習憤激于衷不忍居正之陷于不孝不忍諸臣之陷于不忠又不忍朝廷之為諸臣所欺終至於壅蔽而不達故爾冒死陳言原其心

不過愛

陛下憂國家耳

陛下誠宜優容而獎誘之使緘默者自羞剛貞者自奮風行海寓曉然知

陛下之重綱常如此庸忠直如此不為群奸之所壅蔽也如此回心向化如草木之從風而靡非星之環極而拱是真聖帝明王之舉動也今赫祚威怒暴摧直臣正士之氣臣不暇為諸臣惜為居正惜但此聲一聞天下有以

窺朝廷喜怒大臣有以制臣下死生世習委靡人心抑鬱萬一有不肖者當此事機竊弄威權潛移政柄人人以某等為戒妄附明哲保身之義各懷趨炎固黨之私雖有社稷之良謀蒼生之至計誰肯為

陛下言者試一思之寧不可為寒心哉夫居正之終喪計日可還天下尚無大可慮也而忠言不用則後之可憂者什百于此

陛下允宜權其事之輕重審其害之淺深矣臣

以草茅賤士濫廁清華非不知忍默之足以
保富貴也然不忍忘二親彝倫之訓不忍負
陛下知遇之恩思元輔之去留為天常所係思
言官之忠佞為國是所關思直節之不容為
禍機所伏惟恐由此習成阿附之風養成因
循之敝以遺大害于天下故敢披瀝血忱上
干天聽伏惟

皇上仰觀天象下體人情效文帝之止輦受言
邁宋太宗之引衣容諫宥某等之狂直以作

天下之忠允居正之奔喪以作天下之孝庶
天常由之以植國是由之以明社稷由之而
無隱憂蒼生由之而成大化天下幸甚萬世
幸甚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傳

陳貞甫傳

陳貞甫者諱忠言更以忠字貞甫陳氏之先著
嘉定高祖景祐與吳僧道衍善嘗詒衍詩諷之
隱已衍佐文皇帝靖難乃自遜徙無錫其後遂

為無錫人景祐生昱之生周咸以廉吏知名載
邑乘中周生鳳是為公父以公貴贈寧鄉令母
王氏贈太孺人公生而穎卓軼群兒甫十歲能
屬文讀書不顛顛文墨要以識其大旨年十七
補邑博士弟子試屢高等嘗一不第輒憤而嘆
曰文夫貴所樹耳必低眉搨管乃可揚後世名
彼伏波定遠何人哉則讀陰符孫吳子諸書而
又饒氣力能開二石弓間從材官習騎射擊劍
談兵無能難之者寧鄉公病肺不問家人生產

以徃役歲稔從人貸累子錢家益落里中豪
有構寧鄉公于部使者下之郡公慷慨折辨于
庭郡大夫壯其詞直禮而釋之竟以不直坐豪
于是鄉大夫僉曰陳生豈徒少年艷文詞頌其
中隱然有麟介亡何寧鄉公卒逋可二千金生
計日益困公嘗貸五十三家不得一錢而其廬
且中兵燬公止鷄栖中掇瓦礫鉅細身之日居
積給內外而諸逋稍次第償公既勞治生又數
竒五試而五黜人或謂公莽蒼過時徒名高也

傳 卷之四
若公奮臂起吾即不得博一第亦安能踟躕問
巷中無生計從人呼馬牛手吾聞燕冀故多節
俠軀轂下士人雲集吾將游其間歲甲子遂入
貲更今名為太學生時南充陳公為祭酒試而
竒之遇以殊等齊人王生榮與公同舍以試事
被誣當坐戍公心知其寃引諸生為訟于祭酒
得脫戍落為諸生已王生復與計偕造公謝公
固拒之慈溪袁公為左相以詞賦自豪因門下
生張翊啓事佳訊知公代構即介以請公公謝

不往袁公乞之祭酒且以幣先公乃往報謝一
見款語命酒驩如平生袁公性褊好嫚罵人而
獨禮公公亦不以儒生故下袁公是秋試復黜
將歸而松陵王山人遇公婁江王大史許遽深
相結不忍別時與王山人說劍擊筑或取醉燕
市和歌狂呼以自快好士者聞公名多自結騎
先公而公故厚自匿獨與范烏程顧通州戚泗
州及王山人輩分曹酣飲賦詩徹曙以為常已
公南還益屏博士家言不治而治佛老置家政

不治而治鳴王園將無意進士矣會丁卯有詔詔天下士文當崇雅道毋務浮華諸故人勸駕乃復如燕舉順天鄉試公亟馳歸拜寧鄉公王孺人墓下歔歔不能起後五年謁選于天官多止公者公笑曰吾即不失為朝廷刺一州長十室之邑尤可自見奚必階甲第起乎就寧鄉令寧鄉焚巖邑多甲族比歲游饑多流冗而邑田多入豪右時而徵歛冗食食民卒莫能逋請于部使者嚴訟均賦而籍之減虛稅累千百計邑有

潭江民病涉公捐俸為民倡邑中賢豪率輸金受事不踰月而梁成先是齋夫歐賢焚賦從弟賢時歲課時故逋匿獲捕之急時怨其迫已遽焚舍手及其妻以姦狀誣獲抵罪歷數令率以獲多貲避嫌終不為白且死公訊狀立出之坐時罪市民楊茂春崇火鬼夜輒儲水懸燈聚族而守公過而恠為茂春告之故公怒曰鬼也而厲吾民神不職耳若以詞來焚其詞于神且為文呵之妖遂寢湖北道胥有檄偽盜于邑者

公閉諸獄胥不得橫索錢以蜚語聞謂公傲我
移怒于獄公嘆喏曰盜吾良民又辱吾吏何顏
矣儼然臨吏民乎輒投劾乞歸凡三上而兩臺
諸司慰番彌懇部使者舒公過寧鄉諭公公跪
而請曰明公必不去令者盡得縛橫胥謝吏民
乃可卒如請始出視事癸酉秋公有校士之役
舉兩名士而楚錄多歷公手部使者知公庶為
致傳入覲而入亦稍愜公矣公累荐稱湖湘治
行第一云越乙亥拜寧州公蕭然故橐赴寧州

州在萬山中故盜藪且無城郭移牒城州餘十
四年而不克公為埴踰五月而城成盧源劇盜
盧尚貴尚豪李大奎等數十百人行剽掠購交
郡邑椽隸為間伺捕檄未發而盜輒遁去出沒
無常公移文與之更始不率則密遣騎鄭子章
艾春捕獲其黨而尚貴等尤擁衆竊發公乃請
巡臬駐寧州兼隸楚興國七州縣兵委總轄戴
嘉亮日訓練之以為備公鞠獄適有盧尚元證
人死罪著意其為盧源人陰持之盡得諸盜名

計誘至悉繫獄尚崇匿大壑慮且及縱之源僅
縛其五公陽遣勞尚崇而陰馳其守丞召嘉亮
密示方畧設伏甲期夜半抵賊巢及曙合圍而
賊始覺而逐我兵矢著尚崇額巢且火賊黨不
能戰俱就擒獨崇脫走卒出伏路亦就擒斬
獲五十餘人公報備兵王公王公大喜曰州乃
今稱寧矣部使者嘆其不以先聞開府亦疑自
居功不報頃萬載令攻大壑源而其黨十餘人
從間道竄寧境上公且計擒之而道路偽傳盜

北寧州部使者會失王府印倉皇待罪不暇核
遞張盜勢以聞公方身歷諸哨請得鄧子龍領
密計盡梟大壑窮寇而疏下公竟以貶秩去矣
州人慟哭載途車不得發部使者尋悔之無不
扼腕太息者公居家且暮丁丑蒲州相公強起
公補寶鷄令寶鷄道出華陰公躡蹻自青柯坪
緣鍊鎖登三峯信宿乃下時關中大旱公兩禱
雞山禱輒雨民張崇禮崇女鬼死五十餘人訴
之公公撤城隍約三日滅祟而祟果滅民稱公

神明庚辰徙知光州州吏事久弛尉置座于堂
令學官于州門鳴騶騎公至憚公莊廉就要束
州病輸稅不時公命以錢易金一金千錢如市
例令民得自輸而主者無所侵漁以故稅不督
而辦州故多冒胥而楊朝欽及其子陞尤鷲為
旁郡偵者他道巧中人公得固始令狀捕朝欽
父子驗諸奸事如固始言戍朝欽于邊陞罪
戾等死州人大悅上蔡民王淮與王維訟而巨
牛應魁歆聞兩人俱傷之歎淮持械過維詒

維出維懼不出則殺淮維舍旁詐果創血大呼
維殺淮維坐法憲司有疑其獄者屬公讞公發
應魁謀抵之維減死崇藩壻持五子不法事聞
于朝議下屬公及確山王令案其贖狡璫某有
所挾願使郡邑公獨不屈讓璫曰君以王赫我
今令王子輕犯法者誰也吾曾以三尺法繩若
若無類矣璫氣奪避去王令快之曰微公吾黨
凡為老璫所笑諸有難獄率委公公卒無留事
即倦強自奮不歆以倦稱屬冒寒疾踰月而病

蓋凡五上乞歸不報八月公以疾稍差強起視
篆未几病再舉遂不食再上書不待報而歸歸
不再旬而竟卒嗟嗟往余過梁溪得公舍中人
言公輕財好施與嘗于溪東為其宗姻子弟開
塾館葬家師馮某歲修其祀事割田若干畝佐
其甥某甥死而終不收閩人有窮而歸之者
為治閩中萬里裝舍武進謝令終年白其罪有
德于公者公兩走京邑往來七千餘里不休其
他質行甚具而性闊達不羈多負氣見所不平

髮上指穿冠喜面拆人過至有片善輒亦心喜
也或以勢厚自多色不及公而語遽拂衣去不
與接談而人出公下者又折節敬共無忽與故
豪然不豪酒會良朋佳山水流覽高談談兵畧
俠游劍術即長飲不至醉醉則悲歌慷慨願橫
行匈奴間其于文不肯沈思取立辨習六代即
類六代習昌黎眉山諸家即類諸家詩雅豈可
誦所著尺牘若干卷渭濱雜草及詩文若干卷
而充長尺牘其議論蓋大都本經濟云

史某曰余故與貞甫同年友善貞甫又嘗為余言胡原荆之為人云二人者皆梁溪人也貞甫初困于貧以計然策節嗇理家家遂給至其習文而文習武而武習吏而即吏可不謂才廼竟邑若州而不得越尺寸以功名顯豈非命耶貞甫君嘗言丈夫不勒勛旃常則有蓬瀛可問耳而竟勞瘁以死然死之日褰帷視天怡然就木不以志不竟齎恨此亦庶幾能定矣夫死生大事余雅知貞甫生平于其死充足徵生云

程母傳

程母者歛長原程季公德一嬭也出大里汪氏汪與程世為婚媾母之歸程季公方笄然孤也堂有假姑色厲難近伯仲奴各不相下母一身承湊理之間操作井臼自比于臧獲婢妾冀得人懽心而不少懟也季公少而伯仲搯利權母諷季公公不事詩書以取世資業思自封而局處一室異日將何所藉耶季公乃修計然策南走吳北走燕相時高下而與物宜利稍稍歸之

至是鼎立于伯仲矣而母猶兢兢治內不遺錙銖季公業益厚式廓益增歲入菽粟黍麥以萬計而母善佐之也然性愛人喜施予族中娶媢待母而舉火者若干人而竟絕口不言惠初季公未有子母為之迎媵乃舉守約其後八年母與守道而愛約不衰所娶媢賢母益善遇約媢守道長治博士業母嘗力程督之凡客從兒游者至必設酒肴苟可以羞盤飧畢具惟恐無以佐客驩也季公嘗娶邨邨姬人或微諷之母曰

人什九在外念無以待朝夕者吾今得釋慮于外姬物故母且為之含哀其慈祥類如此萬曆辛巳母病疽自頸屬項決潰如盆家人皆以為不起母卧床褥然殊不苦而恍惚若有所見母酷信浮屠氏言持戒甚謹而嘗塑大師像于庵及鑄金身于九華人以為得浮屠氏之報理或然也母所同居諸子孫媢數十餘輩即其媢姑時或反唇而以母處之終無幾微見顏色且所短長無不待母而決可謂女君子矣

沈仲子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自古記之矣
新安俗多悍妬今搽頰且若束薪况妾媵乎乃
若汪母任束薪而不懟而親以其勞為江汜之
行則余未嘗得耳其儔也其危而後生天之所
以報施善人如是浮屠云何哉

記

重修南陵縣儒學記

萬曆丁丑余第進士奉 旨讀中秘書適南陵
林侯修儒學落成偕廣文 謀走陳生一言

請記其言曰南陵學舊在邑東隅稱弗利嘉靖
甲子知縣事部君永春以籍山橋西易崇教寺
故址建置宮墻規制畧備久且圯鳴盛請之督
學使者及諸院臺報可聚材鳩工修圯增缺為
學門一居廟門左為廟門二前為櫺星次為戟
門中列六楹為先師廟左右各楹為東西廡廟
之後為明倫堂堂之左右各為齋堂北十步創
建尊經閣六楹左右各為室五閣之後為敬一
亭為啓聖祠為鄉賢祠為名宦祠又建東西號

房各十楹為諸生肄業所若神厨神庫倉廩廡
宇以序陳列而大小廣狹規模各惟其稱工始
於六月念八日凡三月而上畢南陵自移學後
向缺記今再造鼎新而遷太史及第第一官詞
林大闢文明之會吾夫子在天之靈若有所待
敢率諸博士弟子員以請願記之且為吾夫子
明道術使多士藉以指南斯文幸甚陵陽吏幸
甚余惟高陵吾桑梓地林侯嘉惠多士士且蒸
蒸起為吾桑梓光此其德宜傳之永久况拜命

之辱何敢以不文辭至謂明道術藉以指南則
余愧不敢任雖然余嘗聞吾先子敢為多士諭
之父母之命子也始就外傳即能屈首受業輒
沾沾喜及籍庠序以經術鳴喜滋甚至召對公
車策名就列喜又甚矣出而從政第令慕尺寸
之竒效刀錐之用則喜又益甚矣况立德立功
立言垂不朽哉使徒掠顯榮誇里閭于世無所
建明神雖王弗喜也林侯父母吾春穀蓋不獨
以科名望諸博士弟子矣夫 太祖 太宗定

天下其雄才大畧超軼百王視儒者宜無當二
帝心而干戈甫定即建學祀吾夫子示儒者萬
世法其深意可想也豈直世所稱儒生挾文藝
取科名已哉林侯以父母之心修祖宗之典唱
夫子之教新多士之耳目多士之游是學也蓋
亦知所自新矣探賾索隱曰吾新吾見也博問
廣詢曰吾新吾聞也茹英咀華曰吾新吾業也
是尚得為自新乎新爾見矣而于道無見焉飾
虛見爾新爾聞矣而于道無聞焉飾虛聞爾新

爾業矣而于道無定業焉飾虛業爾譬之宮墻
丹漆藻繪非不煒然文矣而朽木糞土之
質猶故也是尚得為自新乎夫學非徒宮墻云
爾也士游于斯將使之從事于學而致之用也
虛則不實矣不實則無當于用日游吾夫子之
宮墻日談吾夫子之道術而不當于用務學之
謂何是故仁義禮智信道之經也學之準也其
用達乎天下貫乎古今有弗仁焉吾學之有弗
義焉吾學之有弗禮焉智且信焉吾學之學至

而道成道成而用致庶幾無愧于夫子之徒乎
而今之所謂士者與古異古之士不尚言而尚實其或行而偏守而固執而不心道未明也今則不患道之不明而患學之不
實學而不實空言之弊也視彼挾文藝取科名
者雖自謂有間哉而用之無當則均夫熙存之要旨嗟夫春秋之人
知故夫子教之以仁仁統四德也求之仁而離
故孟子教之以義義仁之裁制也求之義而恣
故程朱教之以禮禮仁之節文也求之禮而拘
故王文成教之以致良知智仁之明覺也是四
者皆以以維世風而知是說易至于蔑準繩弛

式學人士以知識為性真而不反其所以為
良以本體即戒懼而不思其所以為致言日肆
智日窮而道日敝存之濶畧乎事為空虛乎仁
義而斲馳乎名節之藩籬斯世將安用之君子
曰道統于仁而成于信信貫乎四德猶土旺于
四時也學而信焉則仁為實仁義為實義禮為
實禮智為實智皆存之為實心而措之為實行
積之為實德建之為實功文之為實言而致之為實員
用多士之自新計無出此已不然負祖宗之典

負夫子之教負父母之心即接踵以科名顯愧
學之實矣奚取于儒哉余不佞敢以是勗多士
報林侯云林侯萬曆甲戌進士鳴盛名字某福
建莆田人

重修旌德縣儒學記

今天子廣屬學官與天下更始其事載功令中
當是時人自為師家自為學海隅效風喁然顧
化于大虛令君為旌德之三年而飭其學宮與
事會先是為旌德學者陋弗稱前令秦君稍葺

盧君繼來與司教事者謀務廣大之審曲
而執鳩工庀材不憚微嚴以及此役然後其殿
上可建三丈旗殿下可列數百人蓋堂堂焉可
以馮鬼神其廡下周還奕奕兩兩如翼可以宅
幽其左右介五分其廣以為之深楚楚焉可以
藏器其講堂屬寢室並闕洞以澤森森焉可以
敦教至其從事之屬猶猶焉規其池溶溶焉望
其門修修焉而旌之學埒上郡矣史某曰夫以
余觀盧君于是役也其知為政矣凡政之道相

時者工因民者利規其地宜則易化示之象儀
則易從明其職事則無不當夫士民之秀也儒
術要焉教化尚矣故言游武城不廢絃歌子賤
單父亦唯鼓琴俗吏始一切弁髦視之而務期
會簿書其或守官如遊庠猥云從頌以待後來
乃若操約程范務以兢兢職脩其矣且吾聞之
不言而喻者天也因象而陳者地也君德無如
與天同行臣道有終應地無疆故時教必有王
業退者必有居學久春異肄絃誦異事先聖先

吳北冬陳其象以示其可故曰民可明也以
所為象事昭矣君子以禮防民國奢則教又
儉國儉則教之以禮旌德負山阻險其民畜而
野于文作而行之是在不後且盧君越人越因
文物之國也四方于是乎觀禮于其地也可謂
曰宜語曰素則易華華不可素璞則出雕雕安
能璞質則可文文不再質旌邑質矣然因之以
琢磨申之以丹鉛庶幾質有其文今日之事其
命維新其于民也可謂曰因禮時為大雖有鉉

基不如其時雖有褒德不如其宜登高而響應者
聲疾上好明服下多明德盧公飭修士行名稱
上意其于時也可謂曰申時以立政地以利之
象因于民禮從其俗以稱厥職一物而五美具
焉故曰盧君于是得知為政矣昔者巴蜀無文
字以繩為約束文翁教化而後蜀中諸生比于
鄉之鄉一時有長卿淵雲之屬盧君凡所以
使學者若不遺餘力如旌有興起若淵雲之屬
是不可知是在諸士勉旃時固不可失也盧君

名耕與余同藉進士

新城碑記

邑學宮在城西南隅迤麓側倚其面不員巽方
少齊岡陵斜帶堪輿家言之也遠賓則文眷華
陽諸峯原隰稱矣近軌則城城之迤麓而側倚
也于法不利余聞其言而弁之謀于詹令公允
令公之令余邑也勤事善廊無廢不舉有慮必
更與百姓共之是役也神聖焉依敷學茲植豈
可視為駢枝緩于鳩務乎令公儼然恭虔興靈

淵之止極廓乎高墉督大廡舍其經費一取之
贖刑無所預莞庫之士卒之事倍功半不日成
之維豐維崇褒成履畫登而望其巖翼翼如也若
列屏若張扆而設表輔其眉淵如也其嚴以深
若雲斯翳而月斯弦循其雉堞而從眎其睥睨
言言如也其覩以玄若羅星宿而縣象魏森焉
具矣夫常人憚于庾始習者視已成事繆以因
仍玩延為得計耳何必改作乎令公振躬不顧
其私助在作人寔以倏救此之為德被于世世

也彼春秋于中城武牢成周之役必謹書以
後人是宜銘之曰

惟王建國正位辨方戴墨履式厥有城隍屋因
業成文以化光法象詰陳華芳用臧震絡南遵
巽維西倚星璧若違景圭是紀大人造物百雉
云始圖效上圓形潛陽軌高墉廓矣翼翼之巍
旁蕪疊阜懸應翠微示瞻有象洪化方基雲興
漸渥日出初輝大作克襄一勞永逸襟帶宮墻
表裏原隰仰協三靈真符四極休德嘉昭鴻明



載緝告靈既饗孰建之常祉福信輳熙事備章
五典敷著多士思皇尚哉華觀永久勿忘

郝君遺稿卷之五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穉孝 校

姪 沈有嚴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序

考溪集序

翟公以名進士起家為駕部郎用不竟歸卜築

考溪之上屬諸名公記之頌讀之暇會景抒情
嘗借二三子唱于而喁喁和焉集成將授之副
墨問序于余余惟翟公之才吏治兵戎無施不
可而竟以才見忌乃公不為咄咄書空而託之
乎山水咏歌以暢其志亦庶幾哉古之達觀者
矣獨慨夫士君子立學修身非將以待用乎于
時子旌之命巖穴無遺非將以用之乎而才如
翟公者乃使之不用而託康濟于山水咏歌此
其故余難言之矣余聞之學以用世為功以用而

為則乾初之為潛龍勿用其見惕躍飛也
時而達用焉達于用而其所謂勿用者宵々
嘿嘿流行于用之中老氏亦言之三十輻共一
轂當其無有之為用也夫離無而用有則金柅
借極而用首則龍亢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無仁
不顯無用不藏有無相生維道之門翟公少孳
孳學道令公而用也吾固知當其無有之為用
而必有所以勿用者今時當勿用矣碩猶託其
用于山水咏歌之間余以謂公之進也實用而

不用公之退也不用而實用一顯一藏感通基
命其與造物為游者非耶是集也而何可以山
水咏歌概公也

贈郡侯鳴峴鄭公入 覲序

明年春 今上當受計郡國郡有守有相三載
相計其所屬而質之守守計其所統屬而質之
上蓋令甲也于時已卯寧國太守先生方治行
而其相三大夫祖于河上膝席前請曰守五馬
北矣下走不能以功曹從頌之 天子將徵計

寧國守主臣所為寧國計者何大乎
起噫嘻夫不佞何計哉郡次守為
觴丞曰子丞主甲兵而相不佞者寧國襟山帶
江登在三輔越昔多故寔所必爭比暮白徒為
具或操挺而呼中夜難與覆盂矣而
境內不復以鷓冠聞即校武之
司馬凡二十餘曹臣所為計寧
甲兵者其在郡又次守為倅舉觴觴倅曰
倅主錢穀而相不佞者寧國故多本富實亦

興殷而中瘠也賦稅它郡且鈞之寬則逋而病
國亟則峻而殘民屬者山若螟澤若潦饑而不
害輸課如期俾上緩于督責而下免于轉徙臣
所為寧國錢穀計者其倅在又次守為司理舉
觴東鄉而觴司理曰夫子司理也非主刑獄而
相不佞者耶郡往敦朴稱治易近稍高自負而
強有力者多借寵狡無籍者多馮生自不佞三
祀于斯也爰書稀少肺石幾亡人臣所為寧國
計刑獄者其司理在噫嘻于不佞何計哉三大

夫並膝席謝謂郡有長猶射有鵠而左左之而
右右之郡有相猶車有輪而前前之而後後之
方太守入郡而問郡大計亡如前三事而下矣
則嚴失伍勅修庖而疆事以平歲侵為請上蠲
租什二平私糴斥公廩以之課集而不擾訟者
朝而造不事殮夕而造不事喪無先入無深抵
而民志畏皆太守以焉二三子決策壹稟于守
而守卒不以長人而自用曰是維爾二三子為
政惟爾之能請射與車喻今藉令布鵠在右禁

拾于左鳴鸞在前格輪于後其不至反擊而中折也者幾希即二三子抑安所傳其臯乎蓋聞之天道為而不宰有而不居守其以天自處矣二三子其敢貪天功為己力敬謝不敏次第起修爵無算禮成則御者拊騾去史氏某曰郡太守蓋今襄陽鄭公云余在京師觀鄭公恂恂長者也已為余郡守官若處子而御下若神明其究則務舉大體期與民休息故察足及魚而終不以其故損仁才足割犀而終不以其故掩德

主余聞所為計于三大夫者其難居先若恐辭諸已其獲居後無求多于人則虞廷之揖讓也非耶夫當虞氏群后肆朝而課其最固未嘗不重有功然以禹功在平成而帝兢兢焉示之不伐又未嘗不美能讓今上方修邳隆之業詔庶司而見東朝脫問寧國太守何以治寧國使盜賊日少徵發不後時囹圄虛守具以狀對無如龔渤海之于漢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彼其善則稱君順道也此其賢則推人厚道也

主上神聖不啻軼重華而上之協恭和衷何論
漢事史氏願簪筆載諸蘭臺之上三大夫者二
李公丞蘄水倅南海人司理姚江史公而鄭公
由戶部郎出守

贈郡丞龍石湯侯入 覲序

獻歲庚辰春 今上當受計天下郡國桐川郡
守吳大夫先以遷秩行孫大夫九月至例不往
郡丞湯侯代入 覲湯侯吉豐人也世業儒術
其先大夫嘗治廣南有異政侯服膺庭訓起家

由藩政司理稍遷今郡丞郡故繁劇管三輔內
地食貨殷饒然俗咸任氣四郊多斲地之民稱
難治侯職在典清軍籍其役監關踐更故事丞
始到郡諸行卒饋送有差怠事者許出貲贖臯
洎侯蒞治一切革去宿敝與民更始每朔望詣
庠集諸生脩禮講德答諸生有不贍者分俸以
給且令三老具其下縣子弟稍才者使就學舍
次輸孝弟力田嘗有劇盜戕民甚督府移檄追
捕比歲不得索益急侯上言請以緩待廼閉閣

自咎曰何斯民之不善猶爾豈吾教之未行耶
于是民私相謂吾儕小人郡公以子視之有父
若此倍之不祥乃奮力原跡竟獲盜每視獄輒
慘然不憚數命作糜粥食鉗鈇之衆瘦者因賴
以存郡城隕不啻雞侯晝夜勞先諸役卒未決
旬而報竣嘗為民陳便益十二事部臺使者以
其循理悉可之凡諾所善政詳具郡冊中于時
汝南吳大夫為郡守以嚴明著尤孚心于侯合
德贊務以共厥職民奉吳大夫之法而服侯之

惠淳風駸駸篤矣部使者監臨諸郡稱桐治
前后交譽大夫于 朝旌侯凡若干擢亡何大
夫被擢即省侯署守事視昔尤慎鄉大夫文學
比比著辭頌之別駕濮公為先大夫同舉孝廉
素亢直不輕許可人獨善侯會侯課篋屬行乃
命其子若從孫兩生術侯政事徵余言為贈余
驗諸先民政寬則民慢 猛則民殘寬猛相濟
政是以和乃今觀二君之治益信云夫君子語
相濟豈直行事在寬猛之間哉答其俗度其時

考其人權斯三者而寬猛得矣桐俗故當嚴治而時有吳大夫其人湯侯以寬濟之宜也然民之為道嚴則易生敬心寬則易生怠心二者之政視寬為難故用寬以成治名自昔循吏亦固多見在于太叔為政不忍用嚴猶有萑苻之患自非達權君子其孰能用寬耶漢之善治良二千石潁川渤海最見稱顧其時上之人不以文繁得一切便宜從事夫以郡佐局于繁文嚮使龔黃受職才安所施又可得與侯同日稱名哉

今主上明睿急于任賢當事者必錄侯治行以聞賜金增秩將與吳大夫同膺褒顯茲以大覲往蓋其時也世之人嘗怪乎橘渡淮而北植之輒變為枳此治性之未貞率移于氣也乃若松檜生于丘逕其枝幹固與衆卉異藉令遷之山椒則蒼然森蔚拱彼雲漢豈惟厥性不渝且潤土膏據形勝而本日益茂貞使然也惟君亦能持其永貞所在以治桐之心臨其下而又權寬猛以善其用于弗窮名實彌彰足垂不朽

史氏當簪筆載諸蘭臺之上奚以不佞私言為
哉君行矣遇吳大夫其亦以是語之

送鄭郡侯考績序

夫士平居諷說詩書稱引古昔循良之風不啻
身遭其時觀其事至用一第起家乃輒疾其所
習倍經殉時假權而逞私可勝道哉以不佞觀
鄭大夫鄭公之行豈惟近世之所難即古之良
大夫母能踰也吾郡僻在山谿其俗任氣好聞
至觸憲網有力者能以千金貸刑百金貸笞凡

不之自公至雖世宦家不敢撓且三尺
勿論已然公之視黎民率用豈第民咸愛
而畏之御群吏持大體不苛吏亦無敢怠事者
其禮鄉縉紳縫掖之徒愈益謙篤而人至私相
誠未嘗不嚴事公夫世有厲威稜鎮物者物或
易之而公溫溫德讓乃不獨使人愛而敬畏則
至矣是遵何德哉無欲也有欲則威稜亦易無
欲則溫恭亦威也是時某郡李公為郡丞會稽
史公為司理公愛二公以誼闡示其中不欲以

賢能獨居既而二公相繼遷去則以朱黃二公
來補公友之如一語曰君子蘭芳無在而非好
也非謂是耶公自筮仕貴為二千石而衣布衣
同列有佩服縞繒者公不欲自異勅制一弊衣
弊衣則對客而退食仍服其常者嗟乎在漢之
言循良者大都先悃悞而後風采以風采示其
下而使作吏之民馳于駭電未若穆乎沉厚外
埋其照而中實有所燭者也公之材身兼數器
如大海之為百谷王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注矣

而未始以材嘗事以事鉤竒穆然沉厚而已然
以德教易繩墨能使民反其本則潁川渤海流
聲尚矣迺今徵吾郡之風即龔黃公又何讓哉
且吾郡困于玄冥累有凶年公則置繇發庾振
其罷絕民藉生者歲數千人矣夫 主上養恤
元元懼一夫之不獲安至勤切也公竟以此為
急傳 上意深矣今公以秩滿赴 闕下考不
佞竊以為憂頃者郡丞李公司理史公赴明詔
時郡中士民惶惶如失所恃然賴公在郡既而

序一
得朱黃二公佐理如初民以是恬然安業今公
奏績于上上按公牘有異政必以優禮待公且
超遷公矣天其或者開右吾郡使公得如古例
以中二千石復治郡事士民幸哉或謂不佞曰
太史豈忘漢之鄭莊耶夫鄭莊每入朝必推轂
天下長者彼其位不踰孤卿猶且推賢如此矧
今主上道軼唐虞三事大夫功埒稷契明察
若燭日進賢如轉環即論今之長者公其人矣
藉第令主上有意借寇吾郡三事大夫能復

使公守郡哉誠若是言則當事者為國謀則忠
如吾郡何雖然凡守郡國良二千石多自臺省
遷者公雅示人以德願公于時復推子文之誼
以告來者則吾郡徼惠尤多公其無忘哉于是
公臨行朱黃二公率諸邑令君祖公于候館乃
索不佞言以為贈不佞病卧郊園何能操觚屬
辭彰公萬一第直述公之行如是不更益一辭
焉朱公某郡人為郡別駕黃公郡之司理為閩
人云

曾侯徧齋年丈 考績序

今夫主持天下使兆民享安靜和平之福者非君與相乎君相不能以其身勞天下所賴與共理者守若令也故君擇一相相擇一冢宰冢宰擇守令而分任之于是九官百執事舉守令之所職者各考其成而天下治然守之體尊而勢稍遠獨令親民近若一家而相聯若一體其惠易流虐亦易及民所宅生蓋惟令是視矣令可易為哉且也地異宜民異習時異尚治之者異

操吾欲斟酌調停默持其柄而弛張之非急功名者可與議也可與議此道者其惟休易令曾侯乎休易故新都巖邑民俗習于賈稱多財黠訟訟不勝卒能以財致強有力者術勝之先有令茲邑者以卒易敗而邑遂號難治矣侯由合肥著名當事者重侯請移治休易客有諷侯者曰今天子明聖綜覈尚嚴而休易俗狃悍多積蠹其政莫若猛猛則取赫赫在旦夕耳侯曰令稱親民焉用猛且天子仁覆天下豈欲以嚴繩

下哉將用法以成其仁也昔漢宣帝時天下吏風靡于刻核矣顧帝獨取寬和一黃霸而趙韓之屬卒至不保其身意可識已故為政者獨患率易耳易而猛政之救也苟急于名如民何敢謝客于是下車召邑父老子弟至誠諭之期與更始慮情易流而約之慮交易泛而擇之慮訟易煩而簡之慮刑易嚴而寬之慮舉動易輕而慎重之慮吏胥易肆而防範之慮衆言易滂而拆衷之因其地以宜其民酌其時以矯其治敵

其于事若迫而後應若蓄而後施若有所待而不盡其用而神情至意深入于民真若一家之相為周旋一體之相為聯屬也以故侯初至無赫赫之名居二年而政通人和上下胥悅侯善為令豈獨長于才蓋以識勝矣先是侯令合肥餘一期豎治休易于令例以三載考績當事者復重侯留治休易如又任令計冢宰上休易令治狀相應喜冢宰得人天子行且有褒嘉之典以風天下之為令者侯益安其位以行其志而

休易日享安靜和平之福以順治于侯然則休
易果難治乎哉余春仲登白嶽友人別駕任君
追尋于碧霄峰上任君相與議理道獨識侯深
衷為余道其槩因屬余次其語為侯考績賀亡
何余取道休易歸與侯譚累侯蓋家學淵源深
會明德親民之旨者其才識足以運量天下而
不露休易特小試牛刀耳余向所云侯善為令
殆薄視侯哉

旌德廬明府東麓考績序

讀班氏循吏傳見所著皆郡守事僅一名
翁卿者有潑陽上蔡稱而亦不載其治行班氏
漢良史豈宜濶畧如是哉蓋漢法郡守兼總軍
民權專制千里時政皆自守發之令惟厖厖奉
行而不能自為德也明興大率類漢而懲諸跋
專恣之弊守不得擅興軍旅選用人才其權較
漢稍輕而期會簿書訟獄田賦悉委之令守獨
總其大綱耳以此令最號責重而於民最親亦
能自行其德矣今天子銳意昌明嚴勅守令

久任責成一時承風者未免刻深武健民或不
堪間欲矯以寬和又幾廢事不知 天子意在
嘉惠令無廢格彌縫非欲其刻深武健博虛名
而詒實禍也而廢事疲民者亦豈寬和之過哉
為其不善用耳乃今觀于盧侯蓋能善用寬和
者旌德故吾郡下邑以盧侯才智臨之若駕海
艘而載之斛千不足難侯明甚侯出之從容而
行之愷悌務乎淳乎致懇切之愛于旌人而邑
之漏繇者匿賦者橫索而侵漁者豪滑之設械

武斷者罔不察知姓名陰籍記之而不隱
兄弟計夫家盈縮之數均徭役置櫃于厩令民
自輸其稅敢有額外需一錢者以賊論親行規
山與田正其經界即強者人不得匿田田不得
匿賦約田與賦相准而官民不至兩困又取猾
之尤者十數人置之法訟有累歲不決者侯一
訊立辨申明保甲盜相戒毋入旌舉約于鄉興
教敦禮省浮費革冗員公解囹圄倉庾靡不叙
緝鳴琴多暇讀書如諸生又時進諸生從頌與

語文而親為校閱脩飾學宮分俸以給日會開
召鄉三老為談說孝弟力田事成叩首稱虛君
侯不我欺轉為子弟誦說之不已此其廩廩德
讓庶幾君子之遺風矣昔漢武帝末用法深郡
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尚嚴酷則
為能事吏民益輕犯盜賊滋起至作沉命小吏
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累亦使不言
上下相蒙迨于不振大將軍光輔昭帝遵用武
帝法度而宣帝綜核名實網益密事日益叢延

漢輩赫赫如神而黃次公獨用寬和為名
至考其政則曰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及務

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鷄豚去食穀馬靡不

究心吏民見者語次尋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寬

和如次公詎至廢事乎哉侯為政蓋效次公今且

三載矣而田野闢橋梁飭獄無厲男女耜女安

織士立風行民淳盜息凡今所謂責重而自行

其德者侯一切不動辨辦之其刻深武健即稱

小治乎而亦安能出侯上也制三載考績冢宰

以侯最上之 天子應得增秩賜金風郡吏如
漢所以表穎川者余內弟王子某館于旌嘗從
諸生與聞德化焉余一言為侯考績賀余媿班
氏史才聊為叙術之如此

黃侯復齋先生上績序

寧國北在三輔俗故淳朴而野于文無大豪舉
善評之奸無大獄訟訟而不勝則已固不終訟
謝玄暉謂荒階少爭辭益自宋齊以來矣嘉隆
之際一二舞文法吏闖其民以自便其私而風

滿訟日以侈矣故有善評聞于 朝者歲丁

丑襄陽鄭公以戶部郎出守政廉靖不苛能參
伍相比以知物即郡中數十萬戶田廬井塗一
一答知而復能以重持之不用文深黠有力者
惴惴焉龔言服而奉法者有所託以自存吏治而
民安之后三年司理姚江史公遷職方郎去晉
江黃公代至則問政于鄭公而後行事鄭公曰
子理官也所執者三尺法耳然法天下之平也
天子將用之以成其仁獨取刻深武健乎哉子

為政要在仁心為質矣夫政猶藥也入以中和之劑舉效疑緩若必責功于旦夕宜莫如金石然盧扁終不以旦夕之效易其業子之政京口也能用醇聽以和其民不為速化而又持之于是郡又何難焉黃公曰謹受教退而修其政而政成又明年別駕麻城朱公至會郡國例入賀天子萬壽朱公以次議行而黃公理郡合京計秩滿三載當奏績天官請得以便宜行鄭公為請于中丞部使者黃公代往八月戊申偕諸郡

史上

壽萬歲成禮

天子賜燕已黃公乃

誌天官報政如故事

天子嘉其奉職循理令

還郡治如故十月癸巳黃公至自考績鄭公朱

公郊勞焉庚置酒玄暉高齋飲黃公為歡黃公

避席而前曰臣藉寵靈于二三執事惟是三尺

法為斤斤庶幾夙夜以免官謗爾者受命闕

下蓋曰寧失不經其所稱考成考其仁之實耳

臣是以知 聖天子方仁壽天下不為旦夕功

易又道之化彼以刻深武健承風者謬哉臣乃

今知所以用法矣而自惟政後尚有大難 天子明見萬里群臣稽首主臣奉承不遑故以稱上意則難鄭公譬如巨室煥然棟隆朱公佐之才具矣而臣以樗櫟充其間以承下風則難法峻則民殘弛則民慢民殘法病民慢法亦病臣月法官即亡敢峻法亦豈能有所損益于法以衆和則難願公終教之鄭公朱公前曰司理之所謂難乃其所以為易也黃公再拜鄭公亦再拜是日也冬日載和霜降天見鹿食于場鶴鳴

在陰鄭公賦天保朱公賦南山黃公賦木瓜迭為浮白盡歡而退百姓聞而歌之曰維弟維兄維侯之朋維父維母維德之府于是益若于法罔敢二政教大行而邦人沈生紀其事

贈桐川刺史何公序

昔鄭子產鑄刑書君子謂政尚寬其次莫如猛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其敝均也故曰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夫所貴乎相濟云者豈不寬不猛之謂哉時當嚴也即精明振刷而不病于殘時當

寬也即安靜和平而不病于慢惟其用之宜耳
鄭當公室凌夷私家橫恣之極故子產以嚴治
之藉令刑書在前則僑也不復為猛矣况子太
叔提衡左右罔敢二心蓋子產獲和衷之益而
鄭稱善國于春秋有以也今 天子加意元元
鑒廢墜彌縫之敝而屢 勅守令甚嚴一時承
風者奉行操切或不顧民品而徒博嚴明之譽
不知 天子之詔為民也不宣于民奚其政且
也寬嚴之用答其地而權之以人即地當嚴治

而前乎此者業已用嚴則濟嚴者宜非寬和不
可倘復以嚴繼之何以善後哉桐川為三輔內
地當吳越之交其勢頗重而食貨殷饒俗咸任
氣固當以嚴治者歲甲戌汝南吳大夫來守是
郡修明法度亡論黠詐豪強一裁之以法居五
年其威刑所懾四境風清矣嗣是姚江孫大夫
守三月去而冢宰遼刺史桐川得楚黃何大夫
若曰何大夫宜桐川也者于是何大夫繇閩武
平奉 命至下車問俗知嚴之後宜濟以寬也

用循其法而意主于仁與諸大夫約曰毋刻以
虐民生毋墨以侵民利毋怠以廢民事毋猜以
亂民心諸大夫唯唯簡訟節勞興教敦義即郡
中素號強梗者亦寬之令其自新弗專任斧斤
為也朞月而化行適罔卿李公獎其始政而諸
大夫中有張子者為不佞誦之且謂大夫博極
群書允精數學鍾律重緯悉得師傳政之有本
如此不佞私惟桐川先有吳大夫而法不撓庶
幾乎產刑書哉而今何大夫博物如僑蓋善用

五法而不至于殘者均之惠人已張子相大夫
如約無二心其子太叔乎先是何大夫令葉繼
蒲鞭而治再令武平以公平著績二邑民至今
有去後思觀桐川始政而諒其遺愛僑也誠不
得專美于前矣不佞嘗讀漢宣帝紀稱帝綜
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銳精足以應
之私人交口助其赫赫然不能深當 帝心而
其所尊寵者乃在寬和之黃霸班氏述京兆發
奸摘伏中人之陰若神鬼守令咸內遜居下風

序
八卷之五
十一
語津津無容口至其傳循吏則舉潁川而不及
京兆繇此可以知吏治之所先矣况繼嚴而治
者哉 天子加意于民而何大夫之政以宜民
應無異潁川黃金璽書之賜將不于奉行操切
者而于何大夫寔寵詒之不佞敢紀其畧以俟
史才如班氏者

大司空萬安朱公七十壽序

明興至嘉隆之際所稱大臣者三公蓋華亭徐
公關西楊公萬安朱公海以內三公鼎立若泰

岱衡華南北相望云毋論荐紳先生絕席而奉
起居即 天子宵旰之慮當宸而聽且曰此
三人者社稷臣也將目屬者久之當其時揚公
以吏議著徐公以革政顯而朱公用治河底績
初河決自華入飛雲橋截沛沛水逆流歷湖陵
至谷亭其南溢于徐俱與漕爭道朱公以大司
空往公謂夫水之通可順而與疏不可逆而與
爭執不得避則已執得避則不如避之善而諸
臣多不便公者交難公河性豈有常如某所為

徒損縣官金錢耳當是時 天子猶不能獨當
公言而公守初約不以人言貶國計逮逾歲而
事竣矣夫漢武帝之威南撻百粵北誅匈奴其
威單矣然竭天下之力于河沈璧馬從官負薪
石而厯勝之故至于豔說帝以神仙者必曰河
決可塞而朱公以新河平漕政事半功倍名聲
與徐楊等朱公為司空九年歸老 天子存水
土功加公太子太保賜授節以歸今五年餘矣
于是客有問于某者曰若三公則信以偉矣第

鄙人所知者朱公朱公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
色髮鬢髮白矣而行不杖身若偃倭不勝衣矣
而小物必勤壽之徵也然則亦有養生之道乎
曰有生猶水也水之道順之則通否則溢生之
道順之則和否則賊朱公時而于于時而瞿瞿
施而不既用之不勤其歸也課葵藿群鹿豕怡
怡然不問外事有語以事者飲之醇酒交于天
和食于地德而與物無競恬愉不矜反其玄伏
而不以欲滑其神是所謂行其所無事水之道

也蓋其初以養生之旨治河為天下壽而既以治河之道養生為朱公壽其壽也又奚惑焉客曰唯唯朱公所以壽者既聞命矣然何以壽朱公曰所以壽朱公者何可倭指公筮任三十餘年為司空者十有餘歲艾而為卿者而為孤其位自執戟而師保其錫自銀青而玉節寵矣以是壽之宜歌彤弓在周公奭分陝公旦主東夾輔少主于斯為烈若于近事是在朱公宜歌二南三公者功成名遂身退差池其羽可用為儀

而其子輩翩翩鴻漸世濟其美得全全昌若漢周氏韋氏為世祿家宜歌假樂他將作多事坐絀少府金錢公受事獨持當否即治河治宮治山陵諸役省累萬億天下咸共祝之願壽萬年也宜歌南山有臺至于漕粟之道世世便之觀河洛而思禹功則公百世之壽也為瓠子歌以亂焉故曰所以壽公者多矣于是客唯唯稱善奉而退太史氏曰三公皆所謂遇合頌朱公幾議格于前而徐公幾不免于後獨揚公別歷中

外亦復備嘗諸艱然三公各有成績故時人為之語曰皤皤者乎君子得與小人獲廬壽者則譽三公則都予與計偕時尚及見三公于朝而先大夫按閩中則朱公為學使者與交驩逮不佞成進士與公次君同籍是役也以郭簿文尉故然僕亦願有言以先御者

王龍翁老師八十壽序

萬曆戊寅夏五月沈生某請告歸止翠雲蘭若友人查子鐸蕭子彥過訪與同志數十人俱相

已杜子質揖沈生曰敬亭自李青蓮相承不厭千載生色而吾郡之稱于江左又不獨以文名也諸士風天下歸淳焉至道術之明庶幾鄒魯則龍溪王先生倡之嘉靖乙未先生為南職方講王門良知之學吾郡貢先生玄畧周先生順之梅先生純甫子大人思畏並受業于先生而學因得聞其槩戊午先生過宛由九華抵新安諸郡士颯颯乎多所興起廼定會所于涇之水西與緒山錢先生主教席而信從者日益

衆甲子郡守羅公即開元寺故址建志學書院
先生數過之深山窮谷戴白垂髻園法堂觀聽
者幾數千人而絃歌之化遍四境矣夫青蓮一
詞人耳敬亭籍之生色猶千載不忘先生重吾
郡以道術此其德視青蓮何如哉子承家學于
先生誼尤殷乃今歸又先生八十初度期也
可無一言為壽沈生曰先生之壽即吾子言之
矣夫壽非以年歲計也以年歲計則詩所謂萬
有千歲眉壽無害者世豈真有其人詩人之旨

語道可久耳先生以道師天下而吾郡獨先沐
其化天下從先生之化而道日益明先生百世
之師也而獨以年歲壽乎竊聞之先生之學以
致良知為宗知者天地萬物之靈樞而時致良
知則朝乾夕惕不為昏氣所乘念念貞明古今
一息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
乎天地而範圍不過自能通乎萬物而曲成不
遺先生以道師天下殆有得於此乎雖然此神
易之道未易言矣曰範圍是天地之量吾知足

以色之故不過曰曲成是萬物之情吾知足以
悉之故不遺握此靈樞以運量天下迹可也無
迹可也名可也無名可也可仕可止可久可速
可語可默可暫可常而吾之用常不屈而道常
不窮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曰神無
方而易無體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必如是而後可
謂通晝夜之道知而必如是而後可謂曲成不遺
範圍不過先生以道師天下殆能進于此乎夫

青蓮一詞人耳與敬亭相看不厭祚獨契也惟
神通乎物故山與人兩無厭心不厭故久久故
千載不忘先生學不厭而教不倦也神與天下
通矣久道成化青蓮云乎哉夫知天地萬物之
靈樞也所謂神也人同此知而致之各有其道
伯夷知有清柳下惠知有和青蓮知有灑樂故
致之而神皆可以通百世况先生神易之妙用
常不屈而道常不窮謂其不能與天地萬物通
者否也吾故曰先生百世之師也而獨可年歲

壽乎諸子舉手曰杜子能言先生之壽而沈子能言先生之所以壽此足以壽先生矣請書之為先生祝

壽邢筠山公六十叙

余嘗讀吳越春秋范蠡當越句踐困會稽時以其計報彊吳刷耻成霸念長頸烏喙不可共安樂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鷓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間三致千金而

再散分于賓友昆弟說者謂蠡挂名仙籍特沈浮于世一見其竒云夫士君子抱竒策取世資孰不欲垂功名于不朽哉碩遇各有時時非霸越即蠡何以施也故進則王霸退則江湖要以達權觀化視所遭矣而或者遭時遇主不一建王霸之謀終其身于江湖之樂則亦意有所重遂輕功名于敝屣耳故霸而江湖者蠡也時不偶而江湖者蠡也意有所重而江湖者亦蠡也以是觀今吾邢公其殆蠡之流亞與公為金陵

之淳陽人少警敏讀父書力治博士家不第循
例補太學生又不第乃改授錦衣千戶性慨慷
直諒重然諾不能脂膏狗人然遇海內名士輒
傾肺腑交懽始終不二臨事好謀謀■屢中宗
黨有大議必裁決于公不則可否成敗莫當也
世宗朝提緹騎出入 殿庭宿禁衛惟謹居官
不斤斤法家而法不可私即豪貴無所避金吾陸
公知公才將重任之適聞母夫人訃號慟乞歸
歸則祭葬以禮竭若力為諸昆弟先不較多寡

見之而為必曰此吾親所訓我者見不善而止
必曰此吾親所戒我者歲時泣奠居常一有感
觸輒咨嗟不已服既闋或勸之出公曰吾始就
此為親耳親不待奚取浮榮為乃築室湖濱于
茲烏老湖有小島曰釣山公每駕小舫盤桓其
上釣游鯉弋高鴻彈琴咲歌以樂志自號曰釣
山先生又善治產能擇人而任時積居與時逐
不責于人恤貧困好施周急如不及若公者非
蠶之流亟與以彼其才使得一佐會稽下風豈

惟砥礪崇階上伐而意重于親遂隱不仕蓋庶
幾終身知慕者且也四海一家無所事爭時明
主聖無所事去水雲在眼無所事五湖公之異
于蠡者迹也而英雄長筭之餘猶能託之消息
盈虛以饒其貲而仁及賓友昆弟誰謂公不蠡
若哉夫蠡竒士而以道術仙人莫測其終始人
亦詎能測公公之壽當與桂名仙藉者等矣矧
公之子繼鯤德器文章裒然為士林稱許行將
先大其業而衍慶于無窮彼朱公長子吝中子

少子無所取裁繼世者且不足稱安得與公
比壽哉吾友姚孝廉君為公子師公又嘗因孝
廉交于不佞以故知公最深今年正月四日為
公六十生辰孝廉君偕二三兄弟屬一言為壽
乃叙述其生平如此

壽吳隱君七十序

新都南渠吳君今年壽七十其宗人介所親徵
余言為壽余未習吳君謝不敏既乃持其鄉大
夫游公所著仁壽堂記以請游公為先大夫莫

逆交余雅敬信之觀記所稱則吳君可謂質行君子矣君先世多用監筭起家當其翁時業已不貲君自為童即愿謹不事外飾天性仁愛能孝事其親昆弟五人咸相友暱里中父老獨竒其異質僉遇以成人禮以故髫年輒獲嘉譽洎壯習故業為庶賈能擇人而任善與時逐未幾貲益振居常喜論儒術每延章甫之士虛已受其所未聞者士或迫于餘力數貸贍之其宗人故多貧婚喪咸仰給君家且數世矣而君善視

之如一日或有匿其金者衆請鞠之官君竟置而不較嘗浮江入楚值風濤破它客舟君懸重購呼善泅者拯其危卒賴君力獲存者十餘人且給其資裝使歸十餘人感泣謝不忍去願乞君之名歸誦其德于冥冥以庶幾報君萬一當是時江淮大賈無慮數千家其名皆出君下議者以為君長者獨能急人之阨人亦以是推之矣君之名實誠悉當游公言則仁者之壽自公享之固宜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之為仁而

其端則發于不忍不忍生機也忍殺機也養生
家多宗老氏其旨故深微未易測要不過回殺
機為生機耳惟生生不已故壽吳君不忍與天
地之生機合今君年七十老矣即未嘗從事養
生之術而猶然力強神溢耳目聰明豈非仁壽
之徵歟且也昔之緣小業而致鉅萬用薄伎而
登素封者多矣名皆湮滅無所稱載至太史公
傳貨殖並稱鴟夷子無乃以其積而能散為賢
乎吳君急人之阨而不忍以居積自私殆庶幾

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亦可傳矣使其繼君代
不乏賢修業而息之演德而流之則君之生機
直貫乎百世而垂之無窮此其為壽不亦悠遠
乎哉乃若君之子或用文學發跡藉名成均冠
裳哀哀視昔為榮則游公業已彰之矣茲不具
論



郊居遺稿卷之六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 校

姪 沈有嚴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尺牘

上梅宛溪翁大叅

精舍中辱翁德誨惓惓若以為孺子可教將躋



之成人之列也者辨志之言指迷寶炬終身之
誠斷欲鑿刀時時銘鏤心骨匪直書紳已也大
都利欲牽情不得解脫皆因此志不立徒發意
興漸至因循要不可以言志使果有必爲聖人
至死不變之志乎則凡千態萬狀可愛可求可
愕可懼者舉不足以動其心矣學也不才已逾
弱冠深悔悠悠竟日碌碌終年自聞至教每以
責志爲事且感先母夢中之訓益覺世事雲萍
人生幻泡惟全歸一着乃是緊關從今獨行獨

寢必求無媿于天猶懼後之悔今亦如今之悔
昔耳所恃父師作則朋友相規當不至墮行冥
冥報顏白日以負厚望也老父承翁昕夕爲侶
受益良多白頭蘭臭相期綠野烟霞共適蕪之
斯文文儼後學景從即古張程誼不多讓第老
父邇來以先母暴露山隈日抱幽憂寢食都廢
得翁時與談笑庶幾稍解愁懷乞翁念之山中
離索時值新秋碧落烟橫茆菴月澹風嘶林木
水漱汀沙猿嘯峰頭鍾鳴谷口懸棺纍纍魂夢

依依而馬鬣有懷牛眠未卜尚不能忘情宦橈
脫履龍門翹首輝光傾心謦欬若夫開元諸士
仰賴師模匡直提撕翁當不勸但微言既絕大
義多乖間有放浪一生不思名教故或能脩形
迹遂謂英才欲求直悟本心終鮮竒質更新循
循勉勉善誘曲成如俗學支離湏大展點鐵成
金之手或天機活潑幸勿遺信心畧迹之疑時
人耳目斯道宗盟繼往開來其責攸萃蓋亦不
得不然也無知孺子冒瀆鈞嚴如忘形鹿豕取

善蕩蕩使宛水淵源遠探洙泗于翁有厚望焉
裁書叙心伏幾垂照震聳震聳

奉父少叅公

兒往承父親庭訓及諸師友教言輒以大丈夫
自期彼時發志未嘗不真而以漸因循竟成歎
落今刻自振勵于間常嗜欲頗從減省凡有過
差即內為磨刮必求行不媿影寢不媿衾乃能
質神明對星日不然終是昭昭伸節冥冥墮行
試一回思汗出浹踵也昨夜夢母親語兒曰女

元多病于壽無礙惟女雖覺神王前病已之死
而生幾復死矣我哀告天帝傍司簿之官亦爲
哭而求之留女住世蚤脩命猶可延即不然亦
成就一顏子言訖欲去兒牽衣悲號一蹶而覺
覺來猶恍然親遺貌聞遺音也嗟嗟母即死猶
念兒不置若不遵誨蚤求進脩不如速死耳生
十年何益耶父親近日懷抱少暢否兒不能昕
夕膝下奈何

獲周都峰翁給諫

小舟手書訓誨諄切感感人當季世自立爲
知此道同流義所不可信心徇道譏怨交叢雖
然行有不得已未盡耳人何尤哉尊諭歛晦含
章納污藏垢積精誠孚天意不惟處季世當然
君子聞然之學正如翁訓也不肖兄弟往聞父
師之教聽若恒言湯不知省玩時文過蓄罪萬
千回首思之汗出沾背今願同令嗣諸兄互相
觀摩以求繼述望翁時賜鞭策焉

復唐極齋茂才

下榻幾番屢陳蔬食蓋強希古道信凡知我耳
兄剛果端方以古豪傑自命微有好難自是之
念所謂瑜不掩瑕者則鑠金銷骨之謀所自起
乎公孫碩膚赤烏凡凡氣象何退讓心志何謙
乎兄慕古豪傑莫若姬公誠爾則溫潤而栗然
自稱純璧矣必物之同已則異必物之是已則
非言固有味然畢竟有重已輕人之意一重一
輕便自分同異自別是非必已能異物必不同
矣必已無非物必不是矣轉移之機蓋在已不

本微不在顯也兄試思之母迂弟言岐嶠
元與弟交十餘年表裏始終不差毫末古君子
其人也前事真有救焚拯溺狀蓋爲兄苦心者
深矣兄能不忘交儆彼必盡言弟不敢贅顧此
兄縝密出百難中人廼以多心病之程子云人
不可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今人無心者非
訓也弟交此兄得之令兄屏山丈兄不知此兄
不知屏山丈乎伴旋炒炒上復不盡縷悰嘿計
心知能通言外

與黑雨亭參將

公真當世全才哉方今操鉛槧則曰文持劔楯則曰武而鉛槧果盡文劔楯果盡武乎以公運籌深謀折衝大勇足稱全耳不佞方弱冠輒以古人自期殊竊欲效全才也者今年三十有二文不如陸陸武不如孫吳猶然故吾也慙汗蓋不忍言楊東海邇來何似不佞嘗託之汪伯玉司馬公諒能為青眼聽松即寒壯心不易今持蔓刺投門下交當得之日成無俟不佞言也縷

不盡持公鏡融

畚唐極齋

猶子卒業龍門未及寓書鳳谷非敢慢也橫逆頻仍應酬旁午復以馮夷爲祟八口嗷嗷兀坐無聊榻管輅廢以故遂乏尺素陳寸丹耳嗟乎沈生急難扶危竊意人同肺腑及茲困頓無一垂憐俠氣忠謀姑寘勿論即絲毫稱貸未肯相通甚則侮信售奸險同下石世態交情良可太息已結屋東田自分逃世蕪理舊業計效焚舟

今春光九十過半有奇枵腹任農無能治室城
氛矚望負此鷲花嗟乎沈生既阻科名復荒程
几彼蒼鑄我竟何如耶居恒鬱鬱幾去人間所
藉詩酒酣沉差堪自慰正月丙寅舉一兒眉目
大類阿翁儘可咲弄長而負薪與其兄各業漁
樵庶幾鹿門伴聽前此窮愁悉若浮雲矣辱使
存問兼頓腆儀感載在衷念不可報嚴姪素知
研究而容姪亦且收斂務勤非德教相成何以
有此再誦手章令人折屐子弟輩競輝閎閱即

困阨終身甘心焉况區區塵寰冷眼竟何足問
吾白眼邪來諭致聲汝祺敬聞命矣倅旋附謝
因布腹心草草不周伏幾財答

寄兄家報

新正之三日發舟龍溪得繼山元秀兄弟為奏
資芥明日長行二月之四日始至京邸為懷良
苦而為時且亟卒卒赴試敢垂涎甲第哉賴祖
宗之靈吾兄之庇三場未盡費力卷偶屬華翁
老師房謂力去塵言獨抒質悃取填八十一名

殊出望外第二親捐養時增風木之悲累日應
訓之暇輒涕不能禁夜來夢構新居父親顧弟
曲爲獎勉計博此一第差足快泉下心 廷對
在即亦不敢望居前惟除授一職效命三年俾
母氏得膺 封典寔弟至願則兒書生未諳世
故凡事未免煩冗料理一切支費幸從簡約併
督家之人舉動務從收歛弟惟家運要在人培
所願于同室者德不可忘讐不可計兄爲徧達
之冗次附報平安諸不悉

寄諸伯叔兄弟

屬華翁老師見錄已非意想而 廷試復偶
合 聖心以一甲三名更爲第一姪則何德仗
天地祖宗護佑父兄伯叔提撕迺得此耳每念
雙親不待五內如焚殊不覺及第可羨顧及第
安足羨惟是 君師之恩當圖報稱既已事
主且無以有身姪即不材斷不敢忘忠孝之訓
子姓資敏者衆伯叔兄弟刻意督教毋負家聲
衣冠者晉謝郡縣旂扁外幸母更往諸弟姪諒

能曲體第僕從輩嚴加防束恐其不守矩矱放
縱凌人頃具書郡縣公亦達此意矣里中一二
見侵侮者不特毋實口吻抑亦毋存胸臆非慮
爲人所窺故爲矯飾不沒恩不宿怨處世之道
元自宜爾且亦培養元氣之一端也冗極草率
稟聞空容嗣布

復王仲房

不佞辱老丈忘年忘形交有日矣自愧不能效
雄飛副厚望郊居懶賦咄咄書空生平所稱曠

知者皆病不佞任俠輕財又羞問家人
言甘心困窮數年來大都薄視狂奴不復相
親狎惟老丈禹金二三兄弟謂不佞意氣詩文
庶幾古道乃交驩不替共勵遙心生我父母知
我鮑叔蓋不獨夷吾有心知矣春遊黃白間過
蒙款愛冬暮殞二親正初始追計吏於燕自謂
父不作經生語何敢妄希甲第將謁選一方盡
心率分圖報 君親三年後即賦歸來相羊五
嶽從吾所好且得追老丈仙踪而主司意尚質

寔不佞文直寫胸臆不事詞華適與之合遂辱
見收至對策又荷 聖明知遇竊自媿懼恐負
殊恩念失怙恃感增風木不知及第為可愉快
也韓將軍來得奉手札如空谷足音喜也可知
至謂欲登嵩嶽飛喬履邀晉霍走齊梁燕趙與
沈生遇且將壯遊上谷雲中自標奇爽矍此
翁信不負豪舉哉沈生即清約俠氣猶存升斗
之需尚堪佐故人長安酒資也雄篇投贈媿不
敢當韓君適歸未能次答近作亦未及錄呈容

別寄據案草草

答梅禹金

不佞弟生平落魄不羈足下嘗謂弟任俠納社
中與語古詩文及偶博一第廁詞林則狂奴故
態或又殷足下憂矣夫士先器識後文藝粗知
讀書時即聞此言然亦僅聞之耳未嘗有味乎
其言也乃今深味焉始知諸君子取人無不執
此為定衡者將寓書左右一致蕩蕩而雲翰遠
頒我心先得三復至教其臭如蘭彼驟得富貴

輒恣意驕人詎非器識不弘耶足下所嘗經怪者固弟所鄙薄而不敢爲者也足下習不佞故狎孔方則知今日之塵視軒冕亦猶是矣如論詩文過漢唐諸杰及七子短長若持衡而答錙銖不爽即數君子集一堂聽足下平章並當解顧第前所云器識猶或二之耳夫文藝有餘而器識不足即造詣遍漢唐脩七子綜之無當於用縱令譁經濟如指掌而播弄昔賢凌爍時品視彼富貴驕人間不能寸具隻眼者且由此識

似矣奈何欲運天下而治安之也不佞一入長途自知歛飭足下幸無以故態憂不佞顧不佞所願效於知己者亦非徒以文藝小視禹金禹金勉之哉蒼頭行便附布腹心冗劇潦畧不周尚容嗣寄

答許宗明孝廉

彰君挈尊翰至捧誦令人悽然知文之所丁即弟疇昔之歷諸艱也動心忍性天意攸存湯爾優游已遠祇若况可藝且棄乎親心即天心視

於無形聽於無聲古孝子仁人用心何至哉願
丈效之無遺天親憂耳繾綣遙心愛莫為助薄
物少為薪水之資人生憂瘁誰則無之緣此累
心便非豪傑且讀書修藝識見為先精神為本
胸次為樞不敢優游而又不失之跼蹐即不日
親鉛槧而雅意自存文章自別也芳園佳景伯
御良朋考古証今相期蘭臭下幃共勵脫穎可
知弟繆廁清華託交俊又應酬旁午汗馬均勞
謝容不惜勉支疾骨索詩冊筆目積案頭耗氣

妨功莫能自省誼殷素梓却軌為難踈戚後先
孰非運量旅中二僕書記乏人尺牘片言並由
親製縱知愛養執亦未能惟以稱物平施當機
順應主持在我迹類行雲煅煉成金琢磨就玉
常動常靜神不稱疲題復舊規抽書藝苑師嚴
課篤責重功專仕籍平章品高德器曩聞庭訓
今益信之為少畜餘貲廣交任俠既以二三友
人邀社詞賦爭雄未許雕龍幾成畫虎茲乃顯
觀嘿省訖實歛華所云晦以用明才而示拙弟

嘗致力來教適符敢不佩承以酬功德然亦竊
分藥石共儆韋弦尤望弘敷用歲多士前聞歲
早諺謂兆弟大魁弟才謝商霖禍貽宋虐何如
不第澤及粉榆有以誚弟者弟謂天福一善人
將膏潤天下詎反令鄉黨蒙蕩家報來知兩澤
沾濡喜真忘寐弟不敢謂福天下而先已免禍
鄉隣矣不然將安所逃罪邪吳從旋便布腹心
孫君子成弟稱心友文章德行兩冠時髦文與
交驩進循並益冗中草草不次臨楮神馳

與湯伯御孝廉

春仲分携今且七夕矣萬鵲填河雙星麗漢隔
年之別尤慰今宵吾二三兄弟奈何南北各天
難期佳會也兩通尺素未盡寸丹遠辱瑤函寔
深感藉誼聯一體固知爲不佞喜動精神然使
不佞弟有媿科名不將貽文憂邪悚反悚反文
章噐識自古後先之而君子且曰文人無行夫
行本也文末也譬之木焉根枝花實一氣貫通
豈文人必無行哉獨其博物誇多摘萃炫彩衆

不及此便覺氣驕凌鑠時流雌黃古道虛名標
榜引以自高綜之器小易盈無當于用及其不
達湯曰忌才嗟夫忌才者古今有之即使不忌
而置之高位天下事豈驕恣者所能任耶今之
以富貴驕人者無智愚皆鄙之文藝驕人器識
猶是也弟方持此自脩願與丈同佩韋弦毋忘
交儆吳後旋便附布區區冗中不次

復黃兆聖

兆聖客吳十餘年矣倚門翹首白髮誰憐蓋每

爲兆聖傷之不知兆聖亦嘗寄一音以慰北堂
未也吳許公文章事業庶幾不愧科名今距宋
嘉定丁丑三百六十年僕偶繼許公及第而人
品百不及一至忠孝文武聲聞過情竊自慚惡
實求樹立紹軌躅芳母致貽敬亭宛水羞則僕
誠不敢不勉也 朝廷用一人將以福天下若
幸博一第輒煩里甲捐貲相贈是天下未蒙其
福而鄉隣先受其災矣邑侯周郵未諒愚衷妻
子卻金實遵母訓分固宜爾何意服人狀元考

未必盡真縱真亦多幻語惟陰德二字足以風
世耳何可泛據傳聞刻以滋惑也况士君子維
人心傳百世有無限當為美事兆聖亦何獨於
此汲汲乎先君鳴琴於趙持節於閩備兵於楚
未敢云宦績著聞而惓惓焉解紛興化去暴除
殘無媿職守若乃造士作人心維道脉散財拯
困志切民生解組歸田身先孝弟鄉邦宗族寔
惠均沾月旦有評無煩僕贅今宦遊各處俱已
崇祀而鄉賢竟以無人請託尚未入祠先君病

革時諭家兄云鄉賢係輿論之公請乞乃士人
之耻汝等以此事吾目不瞑矣僕兄弟即欲
揚先德紓孝思何忍悖訓吾鄉固多持公議志
風猷也者而俗套既成事難正合僕兄弟亦不
敢妄言以累先君子泉下也宗明美質仁心足
稱英杰天將大任動忍未增今得伯御同事芸
窓相期蘭臭瑩然聯璧不數斷金矣兆聖幸更
砥礪之郡邑兩侯並求繼美使一天湛露四境
生春僕之心僕之責也奚俟叮嚀哉歸省一詩

奉酬尊命仲卿之託另報魚書

上王龍谿先生

不佞學繇先子得聞道教嗣且負墻言益沾濡
化雨披拂春風即駕駘之資亦知策勵顧怙恃
並失無志馳驅冬暮殞二親正初倥偬北上擬
謁選勉職三載圖冠帔報北堂私願足矣乃者
倖博一第荷 聖明知遇俾廁詞林責重恩深
懼難報稱又二親不待榮益增悲兩世交驩情
關休戚知門下為不佞喜亦為不佞憂也頃接

子書脫脫教愛佩切肺衷所云月命之起古
如終信志自信自脩自命自立豈敢隨人避忌
顧時當橫議藉此文奸亦甚不少必分淑慝始
懲勸有機混處無權豈堪辨析雲萍聚散總屬
虛文消息從時轉移有道形聲互異歸在相維
邇已題復舊制共諸吉士開館讀書朝入暮歸
不暇率約同館三十人觀摩規勸即此是朋即
此是會亦即此是學一分門戶便覺心私夫學
之於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相濡相啣不

若相忘于江湖之為愈誠哉是言已師相舉動
難必其旋至倡實學一端真良工苦心愚也竊
識其意矣蓋文成王夫子當訓詁章句溺心之
時舉致良知三字提醒人心挽回世運傳流漸
遠議論漸玄達請漸踈宗旨漸失以知識為真
際而不察其所以為良以本體即工夫而不思
其所以為致高者借鋒于禪幻卑者射影于利
名而取義涉疑不分真偽姦雄亡命歸斯受之
一入交游遂稱同志假途託迹妄擬清談甚有

已徇狂率人悖亂機成黨禍大壞師門不思
易之後將何極然則今日之事或猶忠于文成
非有心相反不立町畦共成寔德殆有見于嚚
响者之為私而江湖之為大乎竊聞古之立教
者孔曰為仁孟曰集義宋儒崇禮文成致知言
各不同而旨歸則一五行綜之以土五常成之
以信欲倡道於今不曰立誠為要哉吾師透悟
入微出言為訓顏氏而後語聰明穎達者不必
南北嚮虛讓矣惓惓普化老且不衰至謂有心

救人不嫌拖泥帶水甚盛心也第愚意尚有欲請于門下者惟吾師俯垂聽焉夫君子維持世道幾定于意而俗成于風意運而人從風行而化達不問隱顯率此倡明吾師繫天下之望即今高卧抱道自守神機嘿握寓內從風而靡矣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正此謂也嗟夫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關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况吾師以道樞風天下其振勵而自新者又當何如吾師計不出此

而和光同塵日與諸人辨說恐天下竊言而畔道因迹而疑心即所謂從井而以救人矣察意之端知風之自幸更留神以收桑榆之效不勝大願受翁師僊遊哲人其萎哀悼莫勝昨得家兄寄來柬知蒙枉弔且勤諭不佞家人以歛飭清約為務感德感德茲以敝鄉臧丞之任便布腹心語擇芻蕘知師不罪瓔瓔天風良便蘄惠德音學不勝主臣悚仄

與董理軒視醴

都門得遂參承梓里且叨覆露荷仁佩誼交切
肺裏驄馬春行僅隨諸大夫後一致餞私未申
悃款乃承謝及愧心矣淮陽水患異常黔黎幾
爲魚鱉豈惟商窳困哉古治水無如大禹然究
其作用疏濬居多乃絲無成功惟勞堤障水性
難逆而易順安可與爭禹父子一順一逆而厥
功成否竟殊後可鑒已僕嘗過高郵答地勢詢
之父老舟師咸謂海口壅河流緩故水常泛溢
而沙淤漸高堤與歲增水隨堤溢徒爲一方患

不求其原開支河道之入海而徒與水爭
夫是絲而非禹也功安得成乎明公軫念地
方國計勢得自行其謀幸更博詢與當事諸公
建久遠之策無信一時苟且彌縫之詞天下幸
甚 朝廷幸甚辱下問敢臆對如此開館正冗
據案草草不周

復梅宛老

通籍後羈紲畏途弗克昕夕倉洲侍譚笑遙瞻
疊嶂不勝依依且念從遊時心非惜陰志非垂

遠湯聆教旨不寔體而深維焉即今追思昔言
欲事事求正遠隔數千里外徒切心馳竊自恨
悔悟晚李公來辱賜鼎函知伯亦念可與言興
思不寔浮萍聚散感遇懷人落木飛雲尤悽旅
况受軒先生棄後學長往碧溪先生又偕與仙
遊興起斯文惟伯獨任吾鄉英俊故不少一時
且朏朏嚮道伯何患無可與言者立德立功立
言三者古人所貴姑無論太上而寔心求得即
可成章唯伯因資善誘使之群飲而各充其量

焉斯道幸甚天下幸甚器識文藝之辨不佞姪
嘿察而有觸于心故以進之禹金丈顧語器而
繼之識則固有淵涵經濟在也詎獨氣象若愚
若怯已乎乃今所云器識姪又竊憂之矣蒙諭
言之不易祇書諸紳姪生平未嘗以薄為道里
人或自謂不復相天下士而姪則何敢有概于
中館中肄習真可自策不刊第終日公會作課
如游膠序時尤自笑經生夙連未盡償耳先君
得祀書院伯主其議而群英從之存歿均感顧

以碧溪先生刻意尚行終其身無纖毫瑕類詎
可使獨遺乎惟伯裁之李公旋便謹附此上陳
不盡縷衷伏幾財答

復梅禹金

不佞居燕且八越月矣故知足下以不佞弟先
驅色喜然玉森園久不過沈生得無撫景增離
愁乎西山秋色落日飛鴻萬里懷人可勝岑寂
是下簡質之性不狎于俗人游恍不佞弟所習
淨況人聞入羣不亂尤足下新詰哉不佞弟所

效于左右者器識文藝之辯為以所能媿人
者設爾至如六經載道而行達心而止即文即
識即藝即道誰得而二之兼能時出于足下有
厚望焉嚮者寓書友人偶為慨世數語若乃厚
粉榆泯德怨平心率物寔非有概于中即足下
所云戚屬數百曹弟皆竊附故舊不遺之誼豈
並能根核間辨顏色者哉不廣之疑足下當一
笑而破矣館中作課授書卒成故事然有志者
亦可藉此避輪鞅博古今顧安得與足下共事

耶別駕公旋附報草草不次

與徐覺齋觀察

戚君來奉領腆惠誦手教殷殷高誼溢于筆端且聞篤信好學毀譽得失付之浮雲甚欽慕之古今質美者多不學以故局于一偏難以適用文素蘊和平之氣持介特之操而又能學以濟之不器豈絕德哉顧時之所謂學吾惑爲譚良知者率以知識為性真以本體即戒懼卒流禪語于王文成致良知三字湯不知求而任職濫

官每每廢事分門立戶好為人師將以萬物為體則淑慝莫辨無所勸懲是高者趨于空譚卑汚者籠于名利險詐而犯法者藉以為避禍之淵蔽也久矣嗟嗟學本于心而實用形于物學之為人子為人臣為弟友皆學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求知而終未嘗離于日用顧可外倫物別求學哉彼其泥迹循名而不反本于心談心而不實體于日用皆非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又曰舉直錯枉能使枉直此可以觀成物之

妙用矣若徒空談無實且以庇猖狂犯時忌一
遭凌挫使天下以為諱且戒焉是風自我息也
務學之謂何顧丈知風之自以樹風聲而彰風
教不屑屑以迹成物斯世其有賴矣周君行便
附此起居臨楮馳思欲言不盡

答李時參直指

都門幸遂識荆榮生御李仰承左顧深感先施
別來落水飛鴻懷人思切遙頌鼎札俯慰離心
明公八彥齊名孤忠此德士評才識屈指誰先

顧允博訪經綸下詢愚昧淵謨弘度山海長城
不佞久困經生筮通仕籍夷情民瘼小子何知
然沉服虛懷敢僭一言于下執事夫西虜議和
東虜議戰而守則兼在所先和而懈戰而疲當
事者不可不深慮也二虜蔽勢相依潛謀叵測
東侵遼左歲警狼煙倘不一大創之屢犯屢使
全歸寔輕中國東疲於戰將西玩其盟和亦未
必能久也故今日之機係遼為重嘗有言安宣
大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一失此機則後

將吳悅矣顧遼左年又禦寇力倦財虛即張制
府有諸葛之才李將軍有淮陰之勇易撓群議
難策萬全非重捐金募死士以待虜寬文法定
深謀以安遼不可誠不惜數十萬之貲養敢戰
之士二三萬人擇名將十餘人日訓練如法俟
其來也誘之深入設伏搗虛攻瑕披亢一舉而
芟之則東虜窮西虜服九邊可圖數十年之安
矣一時之費雖覺重于常年而總計之尚省數
十萬語云成大者不惜小又曰不一勞者不永

在今日不可失也惟明公其實圖之菊花
山爲民之結廬其中者以數萬計撫而用之亦
可壯遼左之威明遼左之利明公一加意否至
虛心定品藻不褻愛憎堅心樹遠猷不搖近利
仁以撫義以威固明公素裕者不佞何敢殫又
續聽邪時方同諸吉士肄業館中日公會作課
如經生因自笑宿適未了使索書旋乃釋課據
案草草上陳語多無次惟財答

與王龍翁

都門兩接手書深銘厚德臧丞去便曾附候起
居計已徹玄覽矣身任斯道以興起後來原不
當因人變易但進止語嘿道在隨時亦未可執
成心昧保身之哲也處士橫議且伏禍機時歌
易之着心漸重羅近溪先生稍不知止幾犯危
鋒有識者當自權矣漢禁黨人宋禁偽學遂釀
成謏佞因循之俗而國祚終衰彼時禁之者意
其為黨且偽也不暇思及風聲快于一擊而當
世諸賢持氣節恣虛談以犯時忌或亦不能無

非耳嗟夫君子身任斯道固將興起後來顧使
人以我為諱且中滯道樞小之賈禍于身大之
貽禍于國講學之謂何竊謂心有常主道無定
形成物為功趨時為用窮通異跡藏顯同歸徒
欲明道覺人而不思趨時成物吾未見其道之
能明也已愚生末議或無當左右心願今時弊
當懲時幾當答歛之足存風教而倡之適鼓禍
機不敢不盡言于門下惟師深省羽儀之義嘿
弘成物之猷高尚維風詡言敦化偕茲同志共

勵清脩繼聖之時消人之忌上以扶運下以全
身斯道幸甚天下幸甚機決此時遲則難挽故
不佞持通家世講之誼敢爾僭言死罪死罪

與張岱與太史

昨得令大父太老先生凶問即過唁老師客一
切謝弗見病未眎藥歿未視歛終天之恨如何
可言老師當業有歸期矣頃聞 皇上勉留自
是戀戀盛心歸不可已也

與吳子道太史

我輩昨日之議謂 皇上勉留雖切必不能挽
政府之行昨猶首鼠而今似無行意矣世道人
心所關不少奈何

與李義河大司空

相君之不奔喪固留自 朝廷誼不忍忍竊謂
伏 闕苦陳暫求歸塋 聖心猶或可回乃請
之未報遽爾辭祿謝恩而七七期中竟于喪次
議政相君之心安乎在朝諸臣亦得謂相君之
心安乎况臺省言官也力能言則言之不能則

調停其間私為勸駕又不能則即漫無可否亦庶幾足以自全而顧欲交疏留之不佞始聞之唾而不信適於明公所見所為疏大用佗條于中以脂韋為結納之計而不顧百代之綱常以職掌為富貴之資而不惜萬世之訾議奈何其見之左也相君輔理之忠在人耳目儻一歸盡孝將永稱天地間完人而已意已不欲歸臺省諸君復堅其不歸在相君固非所以自愛而必欲其留反令白璧蒙瑕亦豈所以愛相君耶不

佞謂相君之歸必不可無而臺省之疏尤宜亟寢諸君即思鬻食之斯語終不易矣明公相君所親信而諸君所矜式者萬惟以忠孝相提掖曲為周還顯正人心嘿維國是蓋在此時明公其速圖之義切心惶語無倫次死罪死罪

與趙汝師太史

角之掎之當如昨議願此心怵怵殊不能一息待也奈何

復張質齋孝廉

昨奉手札謂今日之事盡孝於忠行權於經是
矣是矣顧不佞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耳夫
經權忠孝之說學士大夫類能言之即諸子疏
中多書生語然亦豈不知天下有此義哉獨有
見其是又謂時勢尚可一挽其智或偏其心或
隘而其說宜並存於天下以俟相時度勢者之
擇術於經權也昔太公伯夷並就養於西伯一
則鷹揚飛鉞一則扣馬採薇君子不以為異心
即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為非義也老師之留為

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為世道計獨奈何視為
狂童斥為讐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
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宰相為天子定社稷福
蒼生必以安人心培善類為首策古今未有失
天下志阻天下善而可以有為者人心疑則奸
雄借指善言阻則諛佞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
非常之說以伺其意者而忠言日遠富貴之徒
日近迨事機大謬初心而後悔之無及矣橋梓
何不早察其微邪不佞復念 皇上大婚成禮

機局稍更老師之所以維持而左右者不可無術故不佞以為老師之歸葬當乞於報訃之日而不當議去于大婚之後前日倘乘諸子之疏懇切請行經權忠孝兩得之豈非豪傑而聖賢哉今事已無及而機尚可為在橋梓誠宜深思而預計之也不佞之心蓋不徒以老師不奔喪為離經而實以不力救言官為失策乃門下云云或未深察故復陳固陋如此病中據案不盡願言辱尊翰更欲枉駕過我不佞即嘔血欲死

當拊床一吐肝膽也附復不盡

答李于美明府

不佞江左狂奴未知經濟顧忠孝一念死不敢忘江陵公之不奔喪也不佞謂人子至情豈能若是恣獨以君命艱留或非得已然然玩其匹夫小節豪傑非常等語已竊疑之嗣聞意不欲往而臺省且交疏保留不惟綱常頓廢而諛佞風行以違國是以專擅之謀際逢迎之習恐非社稷之福也廼寓書李司空勸其歸葬力止二

疏不謂二君以不佞為迂譚而疏終不可止也
不佞竊憂之欲上疏明綱常破專擅罪逢迎而
言過切直趙君顧我謂為世道計不可無言其
姦未露亦不必深誅如此因阻不佞宜稍委曲
不佞謂言宜直不直則曲曲則靡于世道無補
趙君又曰綱常之疏有人為之不必功自己出
名自己成直則流毒薦紳于事無益不若僅存
大義使之愧心足矣况委曲言之于君不可乎
我則無害於義君毋徒過激為也不佞因約曰

若處諸君過當必上疏掄之兩日後乃忽傳
駕帖廷杖諸君而小疏已具申王徐三師謂事
已如此不及掄同死無益坐阻不遂鄙心志不
獲伸遂成幽憂之疾然亦何顏貪位上負天
子下負諸君哉國家之禍機已成不佞之歸計
已決非敢忘君勢有難以依違者耳五君子
詩足徵忠悃謹和峻韻一章惟俛惠財割幸甚

與張岱輿

昔者不佞候龍門欲圖一面嚴不可請今病二

旬生死未卜昨蒙老師賜問已感厚恩乃重車
騎且升堂下拜不佞何敢當昏憤中驚聞之便
欲屈至榻前叩首以謝而道從已發矣悵悵老
師之留原出 聖明眷注且古之豪傑為天下
安危一已之虛名弗顧也亦安得以常行議之
顧皇上留之既懇矣老師亦不忍恣然請歸矣
而保留之疏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
也言者既不體 皇上憂天下至意又不諒老
師不得已苦心致干罪譴夫復何辭但 非常之

事守常道者弗知耳且子之孝臣之忠同倫一
心原無軒輕老師以純忠報 主而容諸君存
孝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出此而
廷杖之舉老師竟不力救足下亦不進一言老
師不得稱純臣足下不得稱諍子矣天下所係
以爲安危者在老師而老師英風獨智位絕百
寮諛者不欲規愚者不能規而踈遠者不敢規
負直者疑而未即規非足下誰盡言哉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唯足下深思預圖之則人心

尚可收相業尚可廣天下久安常治而禍機不起足下家世亦永有光即不佞犬馬填溝壑亦含笑九原也不佞與足下非特年誼雅以意氣相許敢僭妄陳衷幸賜裁察

與方金湖公大司馬

辱枉車騎失遇為罪星變異常已多惶懼直言者復爾辱辱尤切感憤寢食未寧遂成幽憂之疾不克候謝門下懇欲乞歸尚靳吾師曲成之耳 聖世重熙九夷寧謐相君輔理功不可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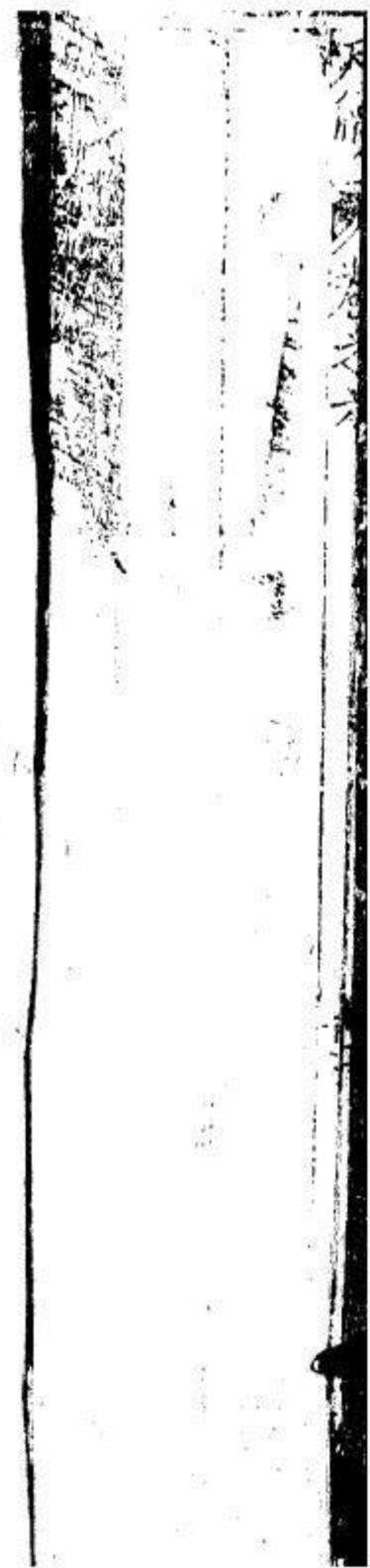
今 皇上懇留誼亦不忍愬然者定謂以必去為義哉顧聞訃後作用難語其旋蓋初疏惟知哀痛倉皇何暇解說匹夫小節等語得無啓人之疑乎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知之衆心未愜也尚懇乞奔喪守制不允則伏 闕苦陳 聖心為感動遽爾謝 恩人之疑愈深矣况 聖心二七七日內謝事守喪而乃與聞朝政雖其心無惡差謬或本忠肝而作事過出尋常何以辭于天下夫臣之忠子之孝兩係綱常原無

輕相君所執即忠也而孝之常議本在人心
疏持衡自不可少臺省不言反文章保之於
雷之後殆屬逢迎附會充激常心矣吳趙二
於相君有龍門之誼恐他人先言必直傷大
故為委曲陳情蓋忠于相君者倘能虛心達
及加禮遇再躡乞歸即真出 聖怒亦危言解
之意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一旦斥辱五臣人心
不屬志君心傷國體世道殊大可憂生平相業
頓覺瑕疵矣此時正當大計事在老師守道不

遠以安天下屬望不淺失之東隅在老師為相
君收之棄榆若力擬千鈞萬無輕發且相君欲
安社稷收人心機尚有可為者惜其未可與語
耳老師為朝廷萬世計幸一畱心素有嘔血之
病偶爾復舉生死未卜老師愛不肖如子不肖
未有以報恐憂鬱以死終負深恩故漫瀆鈞嚴
期少申酬德之念伏枕草草惟師慈鑒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郊居遺稿卷之七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穉孝 校

姪 沈有嚴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尺牘

報戚南塘總兵

不佞辰心知之雅又竊念翁當國家長城萬里

每願翁壯猷秉鉞人無間言使華夷寔受其福
即日效帷幄謀猶媿無當于用况一歲僅奉四
劄劄猶不及盡露肺肝哉乃翁虛懷采納屢勤
報章杰哉大將軍益令人心死矣嗟嗟沈生少
年任俠學擊劍不成去學兵法又不成去學為
文辭期博一官許國即馬革裹屍不恤也乃今
謬膺特選遽列清華臣子極榮濫竽非分鞠躬
盡瘁何足以報 朝廷敢負德偷安溺心泉石
姑無論有職當盡有恩當酬即生平狂志亦不

泯泯無聞乃爾也顧邇來異星示儆恐承平
日久將伏隱憂每懷札人之慮嗣政府以 聖
諭勉晉業已在京守制而臺省交疏保之幾于
上言德政頗羞附會尤激常情五君子數語持
衡亦夷齊扣馬之意乃大遭斥辱重禁弗言鬱
鬱孤忠難於直遂睠茲逢迎之習漸開專擅之
門良為世道太息且政府以如此才識如此遭
逢如此時勢而竟以易處之事為相業疵深為
可惜幾欲自效愚衷稍資藥石而屢觀章奏不

惟不察人心不思世變而竟視諸君為狂童為
讐黨為儉邪悍然不顧言未易陳展轉憂惶遂
成心病遷延數月藥餌罔功非乞骸骨歸病未
易愈故決計請告耳至如翁受恩膺任與它將
殊僕不得奉命周旋已非致身之義又何敢為
翁道五湖佳勝第七君子志欲報國要在乘時
今時人且疑翁矣漸多裁制志且莫伸縱更十
載蒞門非復往年指顧獨奈何忘介石不寶良
弓哉事濟而名毀上也德修而謗興次也無濟

子且累厥德而徒以一死塞責又其次也翁
所卜居頤聞其旨若謂古來將傳百無一全清
濁滄浪均之自取惟翁財譽毋罪狂譚嚮者仰
訊邊才邊畫屢辱留心深銘厚雅友人方端伯
素志勲名久之不偶少年授五千文字將了初
心究養生家言能呈大旨舍姪有容多力善騎
射志在籌邊昨欲請之方老師令其效勞宣大
今不佞歸計已決先令東反感翁德意已入肺
衷它日倘簡材官納履門下尚有期也力疾草

此附謝不盡言

復王荆翁

連日聞此異事頗生憤世心顧發狂乃生輩事若老師似不宜太露耳逢人唾罵恐亦未必能歸也 朝廷倚重能幾何人默挽潛維始稱造化在手願老師靜探元化動握神樞以答天下之望幸甚生非敢為套語亦非敢為避禍謀願老師所處時位天下方以經綸醞藉屬之僅僅成氣節名豈老師所自處耶恃老師忘形之愛

輒爾僭言死罪死罪筆札恐泄事機面言又駭觀聽不若從容俟之 二祖列宗在天之靈亦必洞鑒耳謹此布腹心不盡

與戴愚齋太史

適辱臨教雅意諄懇淵深感切五內矣史筆係國是凡事斷自內閣已非古意况竟秘科中不付耶書似不可不上上書似不可不公高明財之謂俟時豈非明哲所尚願使後世議史後南狐恐門下亦與有責也願門下無從顯人叩謝

湯及此不次

再復王荆翁

君子任世道之責無論治亂並藉經綸如必俟
河清始出則夷吾不佐齊仲尼不相魯矣生所
云非敢欲老師磨甕避禍但願為世道忍須臾
不去何如

與朱金庭太史

辱臨教祇謝史館為國是所關凡事斷自內閣
已非古制况科中竟以己私匿疏草耶因循退

後竟若何欲一振直筆機在此時也竊謂上
疏則能復舊制恐心或異同且言未必用上書
則稍明事機恐言多避忌且勢未必行然一人
為之不若眾人共舉耳說者徒委以俟時何年
始得奉職乎南狄之直千古見稱况共上一書
庶幾轉移萬一未必以直賈禍萬望主裁無使
廢一代史書幸甚病不能起願人代謝附布腹
心伏惟財譽

復詹魯泉給事

承傳論謂士君子處世當平心易氣為國家樹
遠大之猷區區一事之忠一時之憤不與焉昔
哉愛我之言寧不佩感第今之時事彼固未之
目擊而不佞弟所處猶或未盡設身耳江陵公
之不奔喪也初疏已有匹夫小節等詞人竊料
其不欲乞歸請之未報遽爾辭祿謝恩 聖諭
七七朔中竟于喪次議政當是時人頗擬弟有
一峰之疏而第致繆以遠大為心未舉也公得
皇上勅旨札輒決不復行臺省諸君不為調停

旨令視塋而且交疏保留附會逢迎大乖國是
第竊深憂越兩日而吳趙二太史及諸比部委
曲陳情遽遭斥辱弟欲更疏掄之而莫能自遂
張太史七人及張黃門疏入不報今具禁白頭
封即有忠言何由上達睠茲時勢尚可栖栖為
富貴計耶張何二天卿以不保留罷七人中習
君適張趙二君遷弟求請告不許行且以次及
矣杜門謝客已兩月餘禍福死生亦惟居易俟
命耳吾鄉宦遊者即未能立德立功立言垂不

朽而大都自持氣節不肯依違依違于時者鄉
論輕之使弟依違貪昧于富貴之計得矣如負
天子何如負良友何如負吾鄉先達與二親
平日之訓何文素愛我以德諒亦不欲弟之為
此也陪都諸公恐惑于風旨尚期文為砥柱障
此頽波蓋言官係 朝廷耳目通壅蔽持風紀
植綱常成賴焉元不宜以風旨為語嘿者弟倘
得生還尚圖把晤于龍江之渚或出或處歸潔
其身勉矣心知努力自愛

答黃健所直指

吳制府便翔草草具候人來辱鼎札新書之賜
深荷紀存兄淵源之學經濟之才無施不可宣
大九邊要地 天子以兄持繡斧往倚賴匪輕
今宣大人人憂之而弟則謂虜方得利荷 天
子恩並生矣何忍言叛兄與吳制府及諸司諸
將經畧昭威信虜又何敢言叛顧虜酋得利諸
部落或以禁槍掠食生畜幾盡未免包藏禍心
倘順義既衰那吉又弱力不能制諸夷將有它

變所市馬未必得用士卒久不習戰鬥氣不壯
或有怠心且赴工竭力叩賞削財兵勢日替養
士馬蓋今日第一謀即撫賞亦機權在我而虜
不得有挾求即有警亦勝算在我而虜不至無
備入我常為主虜常為賓叛服聽之此為上策
故古稱賓四夷得王道也惟兄念之金翁方老
師每服兄才華明敏心事坦夷陽和之別迄今
繫思云第讀書足稱吏隱弟病且兩月請乞骸
骨歸終制于人不可得奈何使旋附此上謝膚

不莊惟高明財幸

寄梅禹金

昨鄉人來聞老伯訃南嚮悲號五內焚烈嗟嗟
分在若翁情同猶子滄洲叙勝載酒問奇蓋未
嘗數日隔也別幾何時竟成永訣耶二月受翁
師卒今老伯復與僊游邦殄儀刑後生誰範顧
念德音在耳手澤如新憶往愴今百身莫贖生
死聚散更慨雲萍富貴何為令人徒脫矣足下
庭趨忽罷塊枕多愁月冷陵陽雲迷宛水遙想

孝思懇至苦楚萬端弟乃羈此浮蹤弗克向寢
門一哭與足下執手同悲夙誼謂何痛心欲死
新阡藏玉卜吉何方堪與家言禍福固多宵冥
然一體求安未宜草草惟足下其實圖之老伯
母結首增哀得無過慟令弟令郎諒日見徇齊
預徵遠器玉樹瓊芝或能解憂矣弟目擊時艱
欲言中阻杜門謝客業已六旬艱疏請歸尚制
于人未得遽遂鄙志聞老伯計更休鄉心即不
先引疾計當乞休耳今兄行便附此聊布衷衷

薄儀奉之几筵同鄉議致奠當奉執筆之役更
致區區也回首傷心淚隨筆墮荒迷不次伏冀

疏融

寄梅伯挹萬仲二文學

聞宛伯訃悲痛奈何吾郡自玄暉太白流寓垂
光都官繼之邁迹數百年來幾稱絕響宛伯崛
起騷壇衰然大雅學人士漸知向慕古文詞禹
金盞濬其源聲華茂著伯仲升堂入室訂異叅
同此道遂昌文明日啓敬亭宛水千載一時李

謝有靈應知色喜而都官世業君家擅之此其
功德當歸宛伯無疑已今棄諸後進馭霍僊游
乘化全歸復何遺恨而儀刑頓失藝苑生秋憶
往愴來可堪悲慟不佞弟少年孟浪功乏下帷
宛伯辨色根核間榜與議論使得與聞要旨稍
稍勵志思從二三兄弟共策不刊延今幸廁清
華德音日遠顧名服訓尤媿詞林別且未期竟
成永訣南天極目慘矣魂飛中秘讀書循循就
列傷心時事將乞骸骨歸計隱同吳市哀續楚

歎而去就之權尚多潛制不易為謀自分杜門
行當削籍迹疑過激心愜無慙世事雲萍人生
電沫林泉樂志何取風塵問之禹金當識其槩
嚮承鼎札期許過情愧不敢任至因遇恣心若
里中所見猜者寧死不忍為也風便附布私悰
落月滿梁浮雲在眼離情別恨書不盡言

與徐錦衣爵

政杜門時兩辱左騎何以教我執事故忠於相
君者得無以復出為忠于僕乎僕久知盛念第

歸志已決欲從人脂韋以苟富貴死不忍為吉凶禍福天定難移一切聽之已耳且執事亦嘗讀太玄經乎經曰天道福順而禍逆山川福庫而禍高而易之詞亦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睠茲時事大是可虞况執事以布衣博此要樞榮極矣猶然沉湎利祿湯不知止恐將不保首領為天下笑是又僕之效忠乎執事者無視為杞人之憂何如何如

復賈春字觀察

葉遊蘄遼過漁陽見山川多雄奇秀鬱意地靈人傑當有在時經世之彥生於其間迨翁守江都才名藉世私謂嚮所擬漁陽俊傑翁殆其人哉至晤友人朱叅戎承祚述德最詳不佞益信之矣濫竽過籍讀中秘書未數月乃抱幽憂之疾杜門謝客七旬于茲遂未敢致斗仰之私於下執事乃今辱翁翰惠先施感媿交集且幸得通悃款慰我神交顧時位偶乘淺中誨忌乞歸田里漸遠台元汀樹浮雲塞門落日論心報德

未卜何從耳一佞江左書生未諳國家大計札
諭謂留心邊事揣已增慙胡運正衰且有諸名
公干城石畫無足深憂第念撫賞機權主之自我
虜酋叛服視若賓之去來無損于主故古稱賓
四夷以在我得主道也至廟堂成美則大挫東
虜使貢市之盟有所懲而益固實為要策乃今
未必能行也綜之國勢有重輕時宜有先後不
佞所私憂者或不在西北耳正東裝兇兇層率
陳情諸不盡言伏冀財答

復耿楚侗劄

使來詢知老師服闋福履嘉勝殊慰遐思元翰
聞喪 皇上勉 留懇至諷固不容瑣瑣請行而
作用任情人心不懼業已謝 恩守制臺省又
交疏保留奉承 風旨諸君子一疏持衡復遭斥
辱傷國體恣 君心相業頓覺瑕疵甚為可惜
使如老師輩在都門時聞箴規語當不至是乃
今見益偏量是 臨視諸君為狂童為讐黨異已
則斥同已則壅 漸開專覆之門大長逢迎之習

忠良日遠世共可憂不知終作何狀學抱幽憂
之疾已上疏一歸矣辱命投書以杜門謝客今
已七旬莫能一計嘗謀之周公祖昆玉初謂老
師遠在數千里外即不作此一書亦非過簡嗣
知禮以奠稱一在家未舉懇然不報於義弗安
故不敢復阻一春間老師當入都門調護善良
屬望不淺第一疏遠心迹易疑為力頗難願
百凡珍重拯一不冗甚附使陳情膚率不註伏惟
師慈財幸

報程子虛

不佞之辱交于足下蓋勲業相期未嘗效塵世
人徒慕富貴爾也乃不佞久不作經生語濫廁
詞林大出望外不佞所不慕者倘來矣哉天下
所素期不佞者不識將何以副厚望也且亡論
分當自盡即知遇恩深亦念不可報足下更何
以教我用備博洽直一文士事耳不佞欲姑舍
是尚期忠孝不愧科名第此身易捐德與功未
易立也足下更何以教我酒人意氣足下近之

十日之歡當在半載後願無忘不佞佳章遠惠
病冗不能次答少需之別楮叙心蓋所云半載
期也草草不次

答戚總兵

復端新慶祇賀不佞請告歸謝眺青山有先人
之故廬在昭亭雲鳥宛水烟波春棹五湖足以
自樂即今九夷重譯萬國咸寧歌詠太平遠觀
世味富貴何為令人疑脫矣翁功高熊虎名重
麒麟天子倚以干城何可言去顧滿盈之戒

折足深思赤松之游固即黃石之畧也不佞歸
卧白雲當營丹室以俟知己方山人失路增愁
負翁知遇初謂其頗習養生家語故令一證玄
關乃今從昌平而東亡繇覓矣札中念之不寘
足仰高風薄儀附報殊媿草草束裝正冗惟翁
照原幸甚

復方元洪

扇頭佳製可與青蓮諸子把臂入林不佞思不
負謝眺青山當執鞭作者顧安得從足下傳肘

後方乎故人詞客即稱侍教已媿倒施以晚見
加不敢聞命南還尚在春莫俟金玉重不佞行
念想大逾饑怒足下何忍以病辭不佞即技窮
學步亦當強綴數語志別也

答朱明虹太守

徐簿行曾上八行承翰惠下及則前書尚未徹
記室乎莫愁湖上論交燕市甫能握手輒草草
別去飄散雲萍真成惆悵虛梁落月時疑顏色
相親也不佞偶爾通藉金馬且荷 聖恩與清

華之選碩顧名自媿尤懼恩重難酬又二親不
待榮亦增悲未知顯揚何計今時事紛然五胡
入夢病乞骸骨歸卧青山敢營谷口之廬與禹
金鞵結昭亭之社以待明公功成身退共策不
刊耳人旋謹此申謝正趣裝冗甚草草不周伏
惟財答

復蹇理菴刺史

飛翰至知夙寄八行已徹玄覽薄儀俚語殊瀆
鈞嚴辱謝及益以嘉惠愧心矣時事紛然杜門

且累月病乞骸骨結社昭亭俟知己功成同招
太白揖玄暉共圖不朽至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則自有諸名公在非不佞學所敢知也佯旋附
此上謝草率不周恃心炤

答宋陽山開府

學也辱國士之恩念不可報病骨歸心杜門百
餘日已上疏乞歸久踈問候然此心則時飛度
江關恍覲光霽矣方今逢迎日甚專擅漸開士
氣委靡人心抑鬱即有天下萬世之志業不可

為如翁才名德望振古人豪友已無慚何殞厥
問激切請歸不可謂非超見顧 聖明眷注恐
未即遂心出處浮沉綜之玩世若陪都散秩要
未足展經綸也使旋力疾具復不盡頌陳

復歐陽宗翰

初入畏途應訓不給尋且杜門引疾無意交游
遂失裁候白璧未售浮雲在望人非按劍明月
堪投迺世態如斯恐難措置禍兆已萌忠謀莫
展不如避世可以自全即今疏乞青山東裝俟

命匡廬諸勝且得浪游翹首清光當有日耳倅
旋據案草復伏惟照在王臣

答馮開之太史

足下兄事不佞不佞亦偃然手足視之足下不
罪狂奴乃更相切劘虛懷實意千古空群矣足
下即未歸志則常在五湖烟水間不佞為足下
擇釣磯待恐卒沉淪富貴未必能塵圭組耳倉
卒言別不及致一芹願辱款惠殷殷令人增慙
病者何敢當贖不教我意寓於物又不敢辭歸

旅山人衣柔約自全以報足下漢鑄壹事統扇
堂柄附往亦願足下無忘三緘也伏枕舟中艸
率奉報青山孤月無限相思

復屠長卿明府

姜山人前五日行曾具八行問足下亡恙適弟
移疾登舟使者乃持尊翰至沾沾色喜善病休
文亦忽覺忘呻吟矣別數月蓋無日不與開之
談足下謂令非足下物大為苦之及論足下政
聲籍甚相與撫掌咲曰嗟乎長卿勉為令矣吾

兩生何過計也今謂遭人無短長惟與以罄折而又善謝過嗟乎長卿真能勉為令矣吾兩生何過計也一紙慰我已似高情奈何復損瑤琨展玩佳篇令人豁目顧沈生才拙不能為文章即抱珠璣無以飾用若謂閉門著書開之事非不佞事也且邇多愁病數月不梳頭不對客惟開之時見過不自知其鄰昔今不佞歸青山卧開之又苦岑寂喜尚有箕仲在閒曹耳家母未來妻兒輩初至燕又歸矣金山人不肯遠遊則

金即當留窮頴上令奉太夫人杯酒何必瓊瑣完歸足下或猶未骨肉我手紫絨一端附致太夫人幸進之

與伍公子

不佞幸與尊君同第相浹甚驩未兩月而尊君遽舍我僊游迄今念之猶悽然泣數行下也忍弗為之誌銘尊札至誦劉孝廉所為狀無容增減僅次其語成章屬應溥年文寄左右腆惠媿我甚不敢拜嘉敬謝使者足下故自趨庭有常

訓今且失怙宜自立自成無負純仁語先大夫
嘗云安福如魯多賢人可卜築不佞每夢寐不
忘足下服膺庭訓又事賢友仁何業不就幸更
虛懷樂善無昵匪人以終令德不然負仁里負
世家非尊君志也白日易流勉矣自愛劉君神
交有年右武應溥諸年丈每傳其高誼遠識尤
切傾企足下想常與周旋幸為不佞致意今請
告歸當由匡廬相訪即不堪遽出門亦隔年期
耳舟次草草不具

寄周洞巖先生

不肖辱師教有年矣倖博一第以冗奪未候起
居翰惠先施後久稽裁謝罪歎何如病骨不耐
馳驅恐糜廩祿青山歸卧實愜閒心曠茲世運
所遭恐未免黨偽之禁而洪都為賢才淵藪首
觸禍機同志諸君或未啓微後將莫林潛培善
類惟在寔証寔脩門戶虛談適增時忌願吾師
默持元化一挽頽波彼漢之黨人宋之偽學一
禁而國祚遂移實開元氣非小雖以邪害正罪

不可逃而自我致之亦與有責吾師以為然乎
風便附訊倚棹不共伏惟師慈財答幸甚

與劉旋字孝廉

先君師事東廓翁兄事雙江念菴二夫子洞崖
先生則訓不肖近溪公祖則守宣城不佞熟聞
江之右多英賢嘗歎神往矣及倖博一第從丁
右武甘應溥鄒爾瞻諸子游又習知足下懷瑾
握瑜甘心家食身標棗梓化而善良雖不能至
然竊願為執鞭屬耆伍生馳狀請其父效之君

一語觀之則狀足下所著也言言道義尤切傾
心昨移疾出都門正東裝草草脫稿屬應溥報
命未暇通尺素于左右乃清源值甘伯翁官舫
輒復布此并錄一章呈教嗟嗟效之質實君子
既長已矣生死浮休雲萍增慨睠茲世事尤觸
遐恩夫此道俱生從人實體反躬信德善俗徵
仁聞達並稱徑庭自別空言誨忌漸擬清流元
氣攸關煞宜深省時常橫議多藉禪鋒投隙令
乘禍萌黨偽欲培善類寔須不立門戶各固藩

籬顯証嘿脩始為學術不然即見徹玄微僅成
頰舌翻悲斯道何補生民竊聞化以風行幾由
意決形聲互異歸在相成願足下識之且聯屬
同志共宰化機慎勿歸咎于人更以貽憂于後
也不佞歸卧青山非敢偷閑忘世獨念功疎靜
養用歉時乘將學閉關潛占隱見足下粉榆運
董小試經綸故稱高致然時行時止孔孟真詮
作意沉淪元非龍德且士君子為世道計尤不
忍私澤一鄉亡執成心方為妙手湯陳鄙見足

下謂何舟中據案不周伏幾財簪

寄羅近溪先生

都門叙別極感教思時事難知遽使老師高卧
東山令人動滄江之想念筮仕方及半年未堪
上疏嗣以愁心病骨不耐馳驅十月二十二日
杜門至中春始遂歸志片帆南下頗愜閒情獨
君恩未報莫解于心耳三教故出一原然論學
則宜從正常垂訓使天下向風方禪世道邇來
辨說多借禪鋒且一體為名不分真偽姦雄亡

命歸斯受之一入交游便稱同志假途託迹妄
擬清流睽此類波莫知所底夫咸輔頰舌所執
已卑而佛氏苴餘尤乖正訓驟聞可喜實際何
存即蕞侍法堂更無一人可語經綸實學况猖
狂自恣多敗師門投隙可乘禍萌黨偽一時意
興不答危機撫景深思寔且悚惕不肖嘗謂機
由意决化以風行歸在相成不嫌同異今佛儒
並闡意已不純瀆聽厭觀何由風動夫漢禁黨
人宋禁偽學一發而元氣索然遂移國祚彼邪

害正罪固難逃而自我致戎詎能無罪士君子
講學脩身原為世道計尚危善類所學謂何不
肖此言似為狂率然事多目擊機觸心憂不從
此嘿挽潛維恐貽禍非淺惟門下靜觀元化動
握神樞寔體寔脩知微知著功從豫立妙在時
乘毋執成心變易從道若佛法既深即當以禪
宗為教不必更授以儒也舟次清源偶晤其伯
翁行便附此申候爰布腹心詩扇述懷伏祈介
藻二位令即道丈不及具八行各以一扇致意

主臣

與張伯起孝廉

客歲足下過濟陰聞不佞登第今未及期弟復過此誦足下詩神悠然嚮往矣且憶甲戌春與足下之畏伯仲登太白樓狂歌問酒今美人各天亦貽之矣且化為異物死生聚散真等雲萍睽此際駒堪同立必向貽足下書尚欲足下勉作經生語由此致身不負經綸之具乃今世道日憂研世金馬門者且欲深逃學吳門市卒何

敢復望足下混世也晤令姪原正筆丈聞有定報往輒倚棹草草起居足下向次峻韻一章久未寄今再賡短歌并呈粲正計四月可至宛陵至則尚當杜門謝客九月可為黃白之游明春鼓棹胥江窮吳中勝槩則同足下過我郊園呼三贖為十日飲吾兩人者固不宜各滯一方耳不盡

寄梅禹金

嗟嗟足下抱憾數月矣宛陵落日苦塊增愁乃

尺牘 卷之七
不佞弟無繇一言足下徒望高山雪涕託短賦
伸悲也腸日九迴臨風氣結今從明主乞青
山許三年高卧矣歸日即當匍匐几筵長號洩
痛與足下慨往傷離共紆積鬱顧時方移病未
堪遽至城中計解纜湖濱暫于郊園棲息俟人
心少定始得潛買小舟至寢門一慟耳聞訃及
哭伯翁數言用寫哀哀附微蘊結稍拚讀禮幸
惠手裁嚮者伯翁曾以詩志喜弟次答二章未
暇錄寄今併呈一幅為我焚之事亡如存弟不

敢有渝志也至淮先發价旋匆匆倚棹不次

寄梅伯挹萬仲

騰月曾託令兄寄答八行至否嚮讀足下所貽
書謂出則伊周處則巢許僕與賢伯仲分任之
夫士君子道當經世志在濟時用行舍藏惟時
所值伊周望我固非其人巢許自居尤未敢聞
命伯仲高才遠識豈故隱淪者哉出處能一視
則與時偕行無所不可倘有心乎分任思為伊
周巢許所嗤也疏乞青山舟迴宛水周旋鞭弭

共策不刊不佞蓋將從伯仲于喁前後不獨令
二三兄弟相視雄飲笑風塵中人足下能儲斗
酒待我乎碧雲溪上不佞當訪瞿劬邀太白揖
玄暉與爾伯仲一暢幽懷耳至于身親見之自
任天下重不佞敢謂無此心顧進退有時非我
所能與也次淮遣使附布區區奉和陽春敢呈
剴削

上陸五臺大司空公

不佞見時即聞明公高名先大夫且辱莫

送書稿自附通家不矣顧曩困經生樊籠倪首
一茲通藉明公且為畫錦游無從樞謁願左識
荆傾仰丰標大逾饑怒頃者聖明眷注晉陟
崇階謂趨順風望光霽有期矣乃不佞病甚疏
乞青山五湖返棹即道逢僊舟北上莫能強起
向牙樯再拜通慙慙也黯矣消魂可勝延結江
陵相公遭逢才識千載一時宗祏賴之真不可
舍朝廷休居終制至奔喪僅違數月固人子
迫切深衷自不容已者豪傑非常書生譚之變

色且眷留既切相公已不忍辭而臺省交章幾
于上言德政故二三子生死爭焉見雖蔽影心
寶峙衡虛已優容蓋微雅量昔者呂尚膺揚而
夷齊叩馬君子兩是之今日之事猶是也何過
罪乎二三子即二三子罪謫自耳如天下人心
何相公故豪傑而衆人不皆豪傑也詎能置百
喙辨哉君子亦貴乎握機運化嘿安人心爾矣
邇者懇疏請歸視筮預定浮言潛培國體雖惜
其稍失先後着而較之不行固不啻什伯千萬

夫侍明公貽書謬謬彌大臣風節即相公至
情定筭擬有此行而明公之功自不可掩然不
佞尤謂從茲以往為相公計安社稷猶多勞尊
慮耳夫詢謀貴博受善貴虛義取相成道尚羞偏
黨故日月互藏其宅舟車各效其長益梅異味
而和羹水火殊性而濟用功弘並育妙在同歸
若伐異而黨同是升沉妬景水陸滄途爨夫執
一物以烹飪庖人挾一味以調鼎而參苓薑桂
不得同劑相佐使也必同己者而後與則協贊

之庭無吁咈和氣之侶無虎爭麗澤之交無規
切犯顏強諫不為忠直諒多聞不為益而朱雲
魏徵唐介韓琦之儔不立于英詎之朝也豈獨
才賢以耻阿附斥哉又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
以伺其意而售其奸者而讒諂而諛之人至矣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言用人也士君子
操脩盡由此道而相臣任天下重尤在所先
古諸名公所以顯鴻業垂休光並可考鏡而三
代而下軌轍非殊是故戶牖竒計智矣而交驩

之策啓之陸賈曲江直道賢矣而軟美之諷取
之長源姚之敏宋之毅才矣而知古今典厥政
資之高仲舒齊泮至懿侯擇術于蓋公懷英儲
藥于行冲新豐受召于子壽自昔相臣未嘗任
已也如必同而後與則一已足矣何以人為
昭代不設丞相而入閣辦事職在論思漸至擬
旨進呈爰稱政府蓋權無所統勢必歸之入贊
萬機出揆百職儻非翕受何以兼知 宣仁以
還居政府者若干人類皆以用人而裕用已而

敗若嚴高之自用皆相公所目擊其敗者况才
如相公識如相公老成諳練如相公寧獨不辨
此哉昔著徐相公弘度過信人言而待問諸君
湯不相體叅之私薦襍之曲說相公旁觀起猷
預有所懲且主少國疑執持當定多言亂聽
恐滋紛更以懲弊之心際鎮靜之時操疑成之
柄而已之才識足辦經綸人之謀猷或迷肯綮
是以不感人而信已也詎知懲心者每易至
于過而用人在我道貴趨時尤未可執而不化

今四方寧謐事有成規較之定鼎之初稍有不
同似宜博訪深思相資為用曰私薦曰曲說吾
置之不聽已矣何遽至併廢人謀也信已則聰
明不克周知尚同則小人得以投其所好相公
固未必廼爾而風聲氣象漸有可憂不可不為
相公預計也且天下之事機決于意俗成于風
意運而形從風行而化達今使天下聞風者皆
曰相公不用人言而人更得以窺其意之所向
此豈可以令之當世哉夫大臣以天下為一身

原無異同原無恩怨頃者二三子之疏多常人語固未足與探相公心議天下事而意之端風之自相公獨不能超然遠覽穆然深思而遽以異已懷忿心僕竊為相公不取也杖謫言官處之誠為過重而片言不採人或心非在相公固將謂二三子以我要名肺肝未淨不知二三子由此立名渺乎小矣而相公倘一優容便同覆載明珠照夜螢火無光太陽東昇繁星自失譬之波橫江海蕩乎無聲而大浸稽天洪濤浴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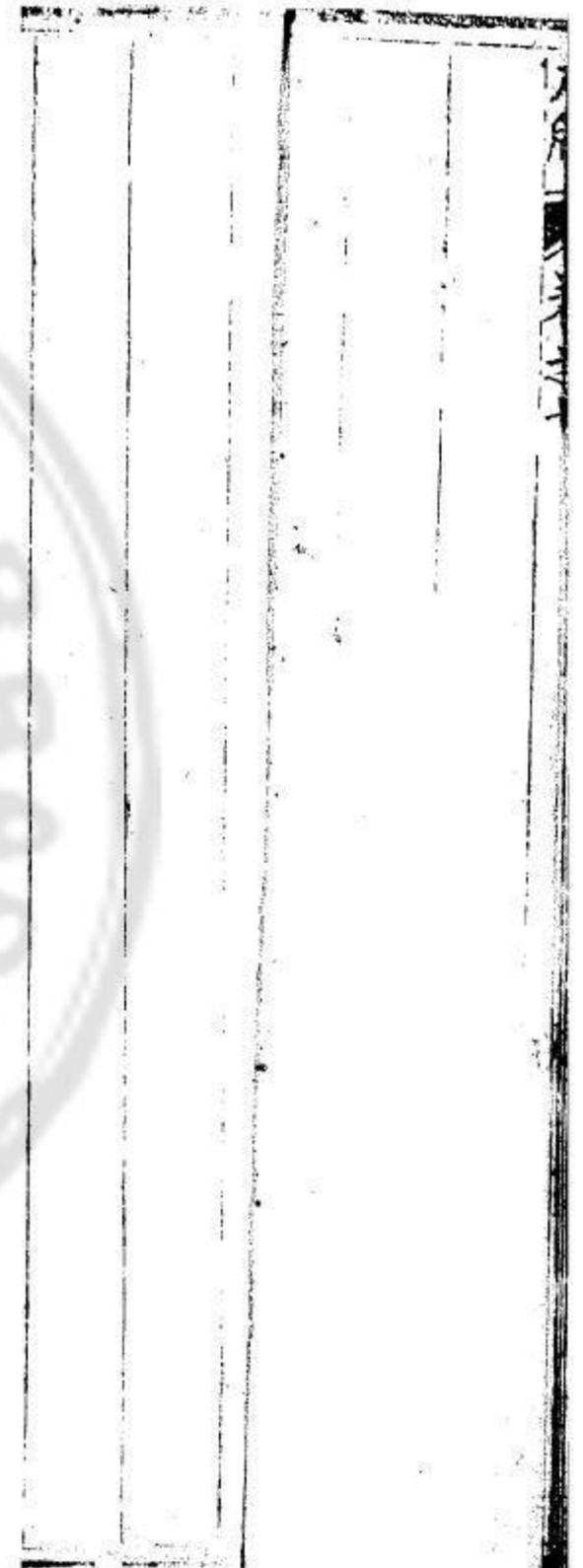
固無競于溪澗之急流也彼急流者順之則潺湲耳湲湲耳扼之則震相公不忘二三子反以堅書生之說資孺子之名是所謂擇細流而扼其急奔之勢也何取于善策哉相公才如此識如此遭逢如此願附青雲樹勛業者誠惓惓不能舍而相公亦自謂能畱心天下士嘗手記而心存之獨無敢言于左右者即欲有建明而英風獨智位絕百僚疎且卑者言未易達達之亦未易詳不佞辱年家子意最渥知最深思效一

得之愚數矣而近名是懼出位是慚又竊見疏
中語一則曰狂童二則曰姦黨三則曰儉邪若
終未忘二三子也者不言則慮在國家欲言則
恐招尤悔而彷徨過計抑鬱深愁竟成心病偃
卧百日餘遂乞骸骨此意故未伸也第念明公
德望才名素為相公推重非明公不能詳言亦
非明公不致深信故敢吐膽下執事夏五相公
當奉命還朝計得與明公叅密議伏惟擇可言
之會收平譬之功釋諸子以安人心集衆思以

廣忠益使相公為全人建全業 聖世屈全策
得全昌 國家臻全盛享全福天下幸甚萬世
幸甚病中謹陳崖畧未罄鄙衷伏惟崇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郊居遺稿卷之八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 校

姪 沈有嚴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尺牘

復王龍溪先生

前者辱賜先君墓文兼示易繫大義感刻感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卧病數月蒙 恩放歸當即叩首師門致謝而
沉痾未愈政從事方書服藥杜門尚難遠出俟
賤恙少愈或能一候于金波園也承手諭誘以
盡言深服老師弘度夫致良知自能知語知默
知進知退道在隨時無成心可執誠哉斯語顧
今人自反語默進退孰通知乎夫已與人原無
二理外與內原無二機二之則不能通天下之
感矣子張問達孔子以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語之夫子張務外人也孔子不獨以質

直好義自信而必欲其審言色以下人豈更益
之務外哉竊謂言色在人而察且觀焉慮以下
焉良知之妙應本如是其合外內而通人已也
不然則語默進退媿隨時之義矣吾師自信稍
過而人且未必直言效忠任已以應物而不顧
其安卒之滯于應迹而又或湯焉放過未嘗因
人反已酌已維時豈良知尚有所未致邪時海
內誠不無私議吾師者議者固皆捕風捉影未
足深求迺斂德辟難倘亦學問中之一事乎今

人之言固有謂人之口如幻泡如浮雲惟自信其心無待于外而不知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信已而忽人非學也又有謂吾之學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不必拘拘細微檢點而不知天地間一草一木莫非精神流貫圖大而忽微非學也又有謂狂士志大言大行不掩焉可接聖門真脉而不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行顧其言不敢不勉以無所掩飾之心造篤實光輝之極方為性命真脩言有餘而行不足非學也良知自能

反求良知自能入微良知自能顧行而有不然者顧得為致良知乎君子當橫逆之來必三自反所謂自反正自己脚跟下究竟着落非徒于世法從違討安頓也不肖服父師之訓有年何敢諱學從氣魄上承當從知解上湊泊以調停為知幾以計美為經世是誠有之顧不肖竊謂專一調停計美而遺却本原固不可尚學有本原則調停亦知幾之所不昧計美亦經世之所不遺而槩以為外而棄之反覺分外內岐人已

而視千聖經綸無倚之學尚隔一塵耳羅近溪先生賫捧至京張次君約不肖同曾直卿訪之淨業固宜提要領示准的勵精神使知嚮往鼓舞春風正曲成後學之術挽回氣運之機而顧與二僧逞機鋒譎談竟日次君失望大起厭心而相公召責之命至矣夫範圍曲成即係良知妙用而先生不知也倘亦以調停計筭為徇外耶先生此行非惟自取侮辱而善類沮抑之端亦從茲著聖學果如先生能致良知者果如是

乎不肖嘗觀今之高明豁大者皆種禪根而假聖學為訓學聖則學學禪則學不嫌明白擔當而撈聖入禪推禪附聖則本原先已不清何以成已成物君子取善貴廣受善貴虛即蕩蕩工警動植飛潛皆有可取何分于禪第倡道率人立言垂訓要不可不正耳夫天道消息盈虛循環倚伏盛明必有大晦異巧必有奇窮今此學可謂極明談此學可謂極巧而晦與窮似不能免惟身任斯道者動心忍性實證實脩不事浮

談不立門戶潛扶善類嘿轉化機始有益身心
有裨世道不然人厭語而我不能嘿人厭進而
我不能退人厭玄虛而我不能實非惟踈于察
言觀色慮以下人不足以經綸天下而良知亦
未必如是昏昧也且即嘿而語存即退而進存
即實而玄虛存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成已成物
自有真機機慎則學審機藏則學深機密則學
不踈機員則學不滯而良知則天之機學之則
也不審不深而踈且滯焉可以驗其機之未必

小知之未必良矣况今之學不患其不明而患
其不真不患其不微而患其不達不患其不自
信而患其不能隨處反躬因時以風天下不真
則明者晦之機也不達則微者粗淺之機也不
反躬不足以風天下則自信者自誤之機也老
師聰明穎悟開世之英而此或不能無失意者
成心未盡忘而隨時之義未盡察與藥石之言
不肯謹終身銘勒而不肯所陳狂瞽之見亦願
老師俯聽曲從以全善類老師齒德俱尊經歷

甚練何俟不肖蟬鳴乃及門之徒率以言爲諱
老師即懷武公交儼之念議孰從而聞之不肖
從先君侍教師門有骨肉之誼又未可與它及
門者同日語故凡四呈肝膽言多直率自知干
冒鈞嚴而心則效忠之至也伏惟畧抵忤之詞
諒相成之志維進退語默之義一外內人已之
觀識消息盈虛之運使風動四方忌消多口以
永千百世道脉開千百世太平斯文幸甚不肖
幸甚若謂門生小子不宜直言觸忌學也罪則

何辭

答徐魯源

仰山斗餘十年今始得參芝宇聆霏談真良晤
也精神模範見即知為有道令鄙吝潜消而平
實之言懇惻之意又藹乎可親不佞何幸得此
邂逅哉無善無惡之訓豈至善之本旨正欲自
濟其惡而爲此玄飾之詞耳今學人士大都好
更先正彛訓以新奇微妙駭人耳目而求之踐
履不啻秦越何補於身心何益於天下古人之

訓或粗或精或微或顯各有攸當吾必欲總而
釋之以玄虛之見已非實用况精粗微顯原自
同歸有心區別反二之矣取厭于人大率言煩
而行畧言玄而行肆者致之欲免禍善類此真
不可不懲也孫萬諸君卓有擔當且芝蘭之氣
金玉之資可與共學適道者見間當自識之辱
賜緒山先生續訓祇謝先生所為墓誌能發問
學大意第學與政原非二端政即學之實用學
即政之實功先生於先君政事叙甚畧而獨言

學便能化盜安民似微有未實先君自為今
至藩臬無事非學欲倡明此道每先足食足兵
使民相信然後闢書院集友朋究性命故人不
以為虛譚而深信之即兵備江防先擒盜而後
延先生開講今謂一講學而盜即就擒稍失先
後着耳此亦世人疑信之機故滂及之非敢私
議先生也草草奉復

報屠長卿

姜固孟行草草附八行數日後僕得請出都門

泊舟潞水辱足下書惠亦復草草謝恨不盡區
區迺今觀足下措置則僕區區焉者亦何足效
之左右哉足下意氣詞華高視寰宇僕與開之
二三兄弟每以踈曠跌宕為足下憂足下宜入
詞林醞藉一二十年終成遠器于今奔走蒲伏
煩勞才弗宜也豈知足下才如裨龍變化不可
捉摸至穎上未兩月而化行以萬金之役二十
餘年不可必就之五而忽焉落成官不告費民
不告勞足下不動聲色運之譚笑之間而民且

信之于甫下車之日非至誠動物默宰化機未
易至此不意長卿意氣詞華之外復有此妙用
也聞之喜甚呼兒煖床頭新酒滿引十餘觥對
客譚足下娓娓漏四下不寐問來使能道足下
守已愛民之詳又訊知老伯母萬福僕精神快
爽欲狂頓忘其病上司待諾令嘗卑視之以令
才可卑視且令多自卑保富貴取容今足下自
處高才復高人亦安得卑視足下顧有才者多
易露或至抗人又或以文章發揮疑于標榜誨

忌招尤區區所願效于足下者行寬大而能出
脫于深文議息肩而能調停于督責不以繞指
為通人而又不恃已長傲物不以逢迎為忠厚
而又不暴已志沽名勤時政矣而又不效鷹鷂
敦古道矣而又不為迂濶長卿更進此竿頭稱
全人矣母以僕言為不情也僕意氣稍似足下
不能脂韋突梯坐邀尊貴而詞華才識仰足下
若在雲霄九月病卧旬日十月以憂時增劇終
不能讀書中秘遂移溪歸夫十君子自期寧在

尊貴得行其志即卑官可為也不得行其志即
高官何益僕初進詎敢望有為顧使其言行即
其志慰耳足下愛我知僕必有今日苟依阿取
憐不負足下哉今歸矣敬亭雲鳥澄江水月疊
嶂烟霞足以自適誰謂謝家青山非僕受享物
也若姬乳豈非人豪時遇難必但行藏進退求
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耳足下清約甚
貺遺過厚得無傷惠乎筇篔荒涼乏物侑緘謹
以曬白二端奉老伯母充夏葛雲履二雙奉足

下祝其旋幸照存之

柬諸廣文先生

抱病初歸未能候謁兩承枉顧誼篤先施感悚
感悚門下鐸振陵陽化行桃李德稱模範位屬
賓師不佞輩為諸父兄子弟延道駕固有主道
在也刺以晚投實乖大義即諸先生謙又君子
觀過知仁顧不佞獨能安于心乎謹以原刺完
璧更與諸先生約幸毋過稱有不如約者辭弗
敢見由衷之語伏惟原

復劉正峯明府

藉卧敬亭蘭若病甚尚羈裁候乃辱翰惠先施
曷勝叩感學也仰叨覆露為憇粉榆故苑蒼苔
先塋宰木並賴翁無恙此其德更深等儔百億
恐寒家子弟或恃愛煩瀆鈞嚴屢禁諭之聞爾
有而同姓者冒稱宗族狂肆臺端乞翁廉
究重懲庶消奸蠹不然僕之罪即盈案牘何以
自明乞諒由衷之言曲為防禁不致索寒家元
氣感德當世世弗諉也使旋先此上謝尚容嗣

罄鄙悃

東俞公臨

不佞神交足下足下固未習不佞也而遽以佳章見許陳義甚高倘不克副厚望寧不負足下知人之明然足下不輕許可人而獨許可不佞不佞死不敢負辱諭來月之二日游敬亭當令請仙千載生氣謹戒酒搏以俟從者俚言蒸報仇惠剋削

復詹魯泉給事

舟渡龍江阻風三日時移棹避喧遂未敢專人候問辱使惠感感弟歸非敢沽名實病不能肄習館業如兄云云愧矣愧矣江陵相公之事未可輕議才識操持如此公者絕少但初聞計時決志一歸人或有言力為解揀是留在天子而相公不得已之心明矣倘以今日之歸移之數月前則潛培國體默定人心功與德不尤深于數年安靜哉至其視莖即還朝宁不惟天子眷眷不忘而天下亦願其還政府也故

弟謬謂 天子留則言官當以綱常論去相
公去則言官當為 天子趣還非為已也非
為相公也為天下也為國家千萬世計也不力
止保留之疏于前而阻趣還之疏于後於弟所
見補相反耳高明以為何如風便草復不盡

復吳文臺茂才

承寄名喻書曾與啓復不知何故未達記室嗣
元職以寄者則未之見也江陵相公之事未易
置言都門諸學士大夫輩亦多上書如足下語

蓋紛紛入相公耳矣江湖瓦礫國自是忠誠不合
時人亦何足計顧士君子原為世道不徒近名
若壽之缺局喜為名高者所為非士君子鞭辟
着已之學吾兄收而積之誠是也歸卧敬亭日
多酬應行且入山中從事藥裹矣不知吾兄抱
恙未專人問安歎歎使旋先此復容嗣布

上陸五臺公

前舟中潦畧具陳計徹玄覽矣歸卧郊居日親
藥裹病雖小愈而元氣甚虛即衣冠色澤不減

常時而精神尚未復營衛尚未調也夭壽在天
脩身俟命人生是寄乘化何悲顧親志未終
君恩未報心多愧歎耳倘不遽先犬馬填溝壑
則從門下資藥石範馳驅尚有日也明公碩德
長才推尊當世運道樞維國脉並係此身伏惟
珍重今天下論學太明而反身則昧組文太密
而行事則踈立門戶太高而居已則下甚則藉
道侶為利媒託儒林為奸藪猖狂自肆大破藩
籬而義取洪爐難分真偽一榻同志便恣高譚

而時厭厭則忌忌則惡惡則禁此機之必至
者也末學虛談固為可戒而風聲所樹尤貴深
思柄政者先實而後虛貴實而賤虛用實而棄
虛自足以風天下若以禁為名號則人將諱學
而奉行風旨者又且懲創過之善類將有併受
其害者密察人心預權事勢恐漸多流弊在明
公誠當潛培而早挽也世道大機經綸妙用明
公獨見無俟嘵嘵而聖取芻蕘邇言必察故敢
效一得之愚於門下私憂過計竊議數條陳瀆

鈞嚴用資采擇議中多觸時忌而實皆先事之
謀當機之策明公默存大意而上下其議以圖
千百年長治蒼生幸甚斯道幸甚

一議權古者皆設丞相而我太祖高皇帝特
為罷之六卿分職互制潛維蓋恐其權之偏重
也然昔者丞相雖柄生殺予奪之權而以己意
弛張天子得以制之國朝不設丞相權無所
統各有參差朝廷難以獨理故以大學士入
閣辦事參決萬機迨英宗時三楊當國票

書處分蓋天子冲年謀議無所取裁經濟未
能遽熟不專任輔相政易屬于中官故事權不
得不一然而身代天工口代天言雖無昔日官
名而權且過之矣相公于定鼎之初亦猶三楊
時勢賴其鎮定執持四方寧謐即今主上春
秋鼎盛英睿日新權綱首宜總攬若每御講
筵不徒陳之書史而且謀議經綸俾漸開識見
理道若何錢穀若何甲兵若何職掌若何人心
若何事勢若何治機關係若何孰為利之當興

孰為害之當革孰為弊源之當塞孰為祖宗
法度之當遵一一條陳而熟計之主上既知
大意則凡事於便殿親為裁決而相公與諸大
臣從而贊是非佐可否使權歸天子而海內
曉然知聖明之睿斷如此聖明之遠畧如
此聖明之深憂而旁燭如此釁孽不萌華夷
共仰如是拱極如星從風豈非千萬世之至計
耶不然即今聖君賢相操縱以時無弊可憂
無災可致而貽之數十百年之後傳流漸遠妄

任更專萬一有不肖者當此事機潛移政柄徇
私植黨簸弄權綱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相公
故不欲以救時之相自居而常思為國家千萬
世之計獨不念及此乎竊嘗聞之權者天子
所以整齊群品奔走萬方之具可操而不可失
者也權在天子則治在中官則亂在輔相則
介乎治亂之間蓋賢則治不賢則亂賢不能預
定而心迹不能預明未可執已之賢律後世之
不肖有遠識者要在乎約身奉上以善遺其後

耳博陸非不忠也而無術致君終貽顯禍君子
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知天下之不可上
也而下之進退語默辭受從違握其機而不露
使吾之身常不殆而道常不窮而後可語聖哲
之學即忠臣重于體國不爲身謀然與其利國
而病身孰若身與國而俱利故曰存我所以存
天下安我所以厚蒼生况約身奉上以善貽其
後尤 國家之大利耶且權既下移人皆覬覦
已不能舍何以正人今中貴如某某者相公每

事調護亦或微有望報之意在人以權市德而
在我以德假權將漸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此
尤不可不慮也吾能奉大權歸之 天子且自
約其身為中外得有所恃以責備于我此所
謂身常不殆而道常不窮者也相公生平喜子
房之為人籌之必審而行冲備樂輒爾多言又
或 朝廷大政非外臣之所能知而賢哲淵謀
非常人之所能識藉茲過計可測深衷故議權
二議言今夫天下之勢譬則人之一身天子元

首也腹心也大臣股肱也群臣百體也中官營衛也黎民元氣也西北脊背也東南臟腑也漕河腸胃也徐淮之間咽喉也而言官則耳目也耳必聰目必明而後股肱運百體從營衛調元氣固脊背臟腑腸胃咽喉無梗無虞而元首常端腹心常泰耳目不得其職則欲身之安而不危不可得也人君之威昔人譬之雷霆譬之批逆鱗越深塹喻立言之難也誘掖獎勸以風諫者尚恐恤身家戀妻子而重于忤主也

况禁之乎又况 廷杖而謫戍乎是故聖君賢相每每曲賜優容即言之不當議或不公亦且不加罪責以養言官之氣其見誠深遠矣相公當顧命之重寄抱經濟之訐謨 天子幼冲國家以安靜為體恐言者紛紛反滋惶惑 先帝初年言官可鑒故確守成規不為異說此正維時妙用非粗淺者所能與知顧異說不可有也善言不可無也庶事之紛更不可為也言官之直氣不可挫也一切不聽人言未免執之太過

流風漸漬或戒一鳴臺諫諸公未嘗不論時事而深衷微志日伺意指所趨以相公之賢事專報主意指必端伺之尚無害也以茲積染漸有可憂頃者相公以天子衆番已不復請而交章頌德似屬承風不言之于請去之時而言之于既留之後雖曰不逢迎吾不信也睠茲氣象豈明時之所宜有哉士君子受職居官一心謀國身且忘之况言責是司當與天子辯是非事可否即朝廷意有所向猶宜引之當道揆

之大義約之深思益梅相成水火相濟而乃今竟以颺青為語嘿恐慚忠直矣二三子謂相公以純忠自許臺諫以將順自居則匡正之常謀網常之常說有不可不以一疏持衡者而槩加廷杖半成邊關人皆曰相公當國庶事惟康而獨不能容此數人度尚未廓人又嘗曰天子春秋方盛圖治方殷而過罪言官機有可憂相公何無一言抹解此雖閭閻私議而實人心所係國體所關相公獨未念及此耶直言既斥則

逢迎者愈以為得計而欲其盡忠論列永無望矣阿附之風漸不可長而當事者未必盡賢萬一習尚苟容勢成壅蔽治亂安危之故誰肯輕斧鉞陳大計而冒天威哉善謀國者士氣不可使之萎靡人心不可使之暗昧人主之意不可使之愚異而尚同相公際此休明成規既定倘能恢弘度獎直言挽頽風培正氣俯從千萬人正論遠貽千百世嘉謀即周召奚多讓哉君相聯天下以成其身而耳目則所最先者故次

賦言

三議才夫古之學校將儲材以待用也今之學雖非古之學矣而儒其師儒其服儒其居約之以盤辟委蛇之文督之以訓詁詞章之業以養其禮義廉耻之心猶古之意也 二祖間淳制科而終不可罷者蓋有深意存矣何者欲富欲貴人之同心也人方少時即從事于詩書父之所詒師之所教宗族鄉黨州里之所榮皆是物也以是物而博富貴蓋已淪肌浹髓深入而不

自知即有魁傑之材奸雄之氣亦漸消磨于此矣求富貴而得也固朝廷效職之臣也求富貴而不得也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以期後獲不忍舍舊業圖新功或有不肖之心亦自惜其羽毛束身俛首縱奸雄魁傑當消磨之後挫折之餘而志亦莫能自奮矣賢者才者博收而歷試不肖者亦潛割而無它此二祖籠天下之至術使之可由而不可知者也正嘉之間生儒太濫漸有不守卧碑冒免差役把持有司者故

聖明御極之初下沙汰生員之詔而進取數狹入學難于登科奉行者又不仰體君心每入少而汰多處之不堪怨聲載道窮鈍者去而事商賈事農工尚為正務稍有才而耻為耕販者或入郡縣為積書為滑吏為刁豪入山澤而為盜入都市而為奸橫恣害人滂不自惜以彼其才雖非經世之必不可遺而亦器使者之所當並錄也不能羅之使為朝廷之用而反驅之使為盜賊之資豈

治安之長策也

夫奸也盜也刁豪也

滑吏積書也前此未嘗無也然而為此者必其
才不能以詩書博富貴者也有誦讀之能而濟
以詩書之識其為害或尤劇耳較之冒免把持
之害尚可禁制者果孰重而孰輕耶且 詔書
謂提學每年一巡歷則府州縣各如數得進生
儒數尚未甚狹也今勢不能一年一試有兩年
一試者有三年始一試者而數則未嘗增也假
以一小縣一年一試則進十五人三年計之則
四十五人矣今三年一試亦僅只進十五人是

不遵巡歷之期而獨限生儒之數 明詔之恩
尚未及于天下也遠之則不能探 二祖之微
意近之則不能推 主上之深恩且將驅有才
者而為不善也寧不為千萬世慮耶至開舉德
行以風民俗別設網羅以蒐異才尤今日所當
並舉者自今縱不能廣收博取以效用于當世
消變于將來亦宜遵奉 明詔以每年之數積
而計之庶可以弭人怨而集衆長倡文風而消
隱禍也故次議才

四議虜昔辛未春愚下第獻策李相公曰黠虜

款塞千載制禦之機不可失也樂此息有可備內利

西則言能諸虜必欲援例要求土蠻必不可徇而

言能亦不可以遽許當有機以制之請傳檄曰

俺答之封為縛叛人趙全輩也封市酬其功耳

爾言能何功哉爾無叛人可縛固有故地可歸

也歸我河則吾封市如俺答不則閉關絕之

吉能倘果以河套歸是不費斗糧不勞匹馬不

輸寸鐵而坐得善地也即封市庸何傷不以河

套歸則每年撫賞俺答重利以誘其心彼見俺

答之利若此即河套可棄矣蓋其利封利馬市

甚于利河套也此所謂表餌之術也至土蠻求

而不得必且構兵吾聚財練甲犒士如李牧厲

門計俟其深入大舉而殲之土蠻大創不敢復

窺俺答有所貪又有所畏則貢市之盟必固而

數十年可高枕無憂矣故曰安宣大則九邊安

制東虜則西虜畏一則誘之以利一則警之以

威皆息肩之會所當急圖者而李相公不及謀

也

也吉能之市業已許之彼且日居河套近地若
飛蠅之集腥膻也閉關之策久不可行而土蠻
之寇今且七年未有圖大挫者每入必得志而
去使俺答諸部落有輕中國心昨報捷遼東差
快人意然兵雖強而實寡勢雖勁而尚孤器械
錢穀且不足用也乘此為李牧之謀倘亦久安
之策乎至宣大相距數百里而遙勢雖唇齒而
難未易援今若無庸此慮而數十年後當懷遠
憂慮當縱觀榆林舊縣東起新平西連得勝石

過百數十里一晝夜可鳴鞭至也倘能轉脩邊
之役直築一墻兩鎮鈎連掎角且其間土地杉
松利將百倍取其材木陶冶可興不煩多費罷
中城守之此所省兵糧若干萬一狼烽有警兩
鎮連兵何亢不批何虛不搗言之今日似為迂
譚而貽之後來實為大利人或謂此地屬胡未
必可易而不知黃台吉固將利數千金指也昔
年有朱叅將者欲行愚見試問之欣然首肯今
獨不可易耶至臧扣存以恤軍嚴出入以防變

裕兵食以待戰明恩信以服夷諸所常言不具
論論其大者故次議虜

五議河我 國家懲宋失燕雲之既定鼎北燕
執稱建瓴坐鎮胡虜而縣官錢穀資之東南故
運漕關係獨重長河萬里趨剗淮流積沙淤淺
而高寶諸湖奪水利決遙堤浸民困廬為害最
甚今 廟堂急為議之矣議者曰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徒築堤防而不能導下流開海口是是
絲而非禹也其言似矣而不知所以導且開者

在分下流而在分上流不在用人力而在用
水力不然即下流易弱人力易窮而海口終不
能闢也議者又曰不大費者無奇功不一勞者
不永逸此憂國之忠也而不知事務時宜有不
可臆度而懸斷者徐邳淮楊之間沙積日高河
流日淺水至必多泛溢即今土著群黎僅菜未
盡廢家有餘貲者耳窮餓之夫不轉填溝壑則
皆散而之四方矣滿目蕭條城廓半為土壘咽
喉之地湯沐之鄉不意其可痛至此也倘興大

役顧募無人欲聚多官供億尤苦河濡未理將
有它憂識者慮焉愚嘗謂河猶虜也皆當以不
治治之難者曰古之治河獨河耳今之治河兼
爲漕也不治河漕將爲賴愚應之曰所謂不治
云者豈竟置之不問哉夷狄而中國也歸則不
拒去則不追而練兵選將收保儲材必不可以
不預至有甚不得已者始一大舉殲之若窮黷
以勦遠畧則爲害尤深耳故治河猶治虜也冬
春別其勢稍殺夏秋則其勢甚狂予稍殺時約

漕漕艇速過淮徐禁私裝則不至滯淺禁私市
則不至緩期運固坦然無留棹也夏秋之間時
有猖獗吾惟堅壁清野以待之而當築當脩當
通當塞者以時舉功可矣若動大衆是與窮黷
同謀吾不知其可也自古及今治河者自神禹
而外皆未有百年之計而今之時勢尤難聚衆
興工吾故曰不治治之便夫淮揚之民皆赤子
也不治則盡爲魚鱉矣奚忍哉噫此愚所謂以
不治治也黃河之歷萬里納百川而東注也即

天
卷之八
流之迅速本未易歸而反多積注曩者徐呂二
洪樹巉礮之石而河流且曲故水不為災後有
事于洪者惡其損舟而去之無湍石則流緩而
沙淤而河又決而直行不廻曲則逕趨而易達
沙淤則淺而無所歸易達則浸而不及洩此民
之所以多水害也策之莫若稍分上流為數道
而以五材堰節制大河東之使曲折而流急流
雖急而非若湍石之損舟也急流則沙不積而
曲折則水至遲沙不積則河不苦于增高而水

遲則下流可以漸洩昔禹之治水其分也酌
天地之盈而濟之以虛其合也酌天地之虛而
濟之以盈因水勢也上分而九則勢殺而不泛
不衝下合而一則勢歸而不淤不塞今分上流
割直流而入海又合為堤且固浸且消而海口
且自闕矣民之溺庶幾其可拯乎故吾之所謂
以不治治者蓋欲不勞大衆以安民而時舉便
宜以捍難猶之乎無庸窮黷而不忘脩攘者也
然治虜則貴識夷情治河則貴知水性而以夷

攻夷以水治水此其尤所當先者哉至徐邳淮揚之民困窮極矣雖聖恩蠲其夙逋而改折徭役之煩新稅催科之苦則尤莫能強支也蓋地多衝沒而無可耕之士民多逃散而鮮力耕之人較田地戶口原額或不止減其十之三矣即有存者利未易興民未易使而尚欲槩以原額計糧吾恐日增逋負而無益于胥隸之誅求也莫若盡弛其遭水患者更量其不遭水患者以定稅又或施命以慰安之損惠以賑濟之而

冗員冗食不必增設以滋供臆之煩民之溺庶幾其可拯乎夫今之議河誠急方惻惻然增設以圖功也而愚曰不必增設若迂緩而不情矣不知人是其見而謀未必同人懷其私而力未必協權折則勢分而論議多則成功少况又煩供億以苦民乎倘能專任二三確見長才者而不使衆人叅之至府州縣賢能之佐則不嫌多取以待用譬之將兵者任之既專它將不得以亂其策而又偏裨足任使善拊循焉未有不

功者不然將為道傍之築室將為宋父之榷苗
而繁令弗更窮民弗恤吾恐運之害不在干河
而在積困疲勞之衆也若海運之說深伏危機
有未可以輕言者故次謙河



又居遺稿卷之九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穉孝 校

姪 沈有巖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尺牘

復查毅齋觀察

王生來辱手札初還酬應頗冗未及裁候乃惠



翰再頒感藉無已卧病敬亭慨增風木凄然雲
鳥何意塵勞顧親朋左視相踵應接未遑溽暑
且勞遂兼病肺因潛歸小寓就醫師而人復知
又漸多過從晚理雙棹將避迹郊居耳君子之
學闇然日章蓋從簡淡入也即不顯篤恭無聲
無臭亦不過簡淡之至寧有所加顧簡淡以為
已之心言非徒釋此簡淡之迹倘心非簡淡即
勢利紛華絕不相近亦山中之煩瑣濃艷人也
且以為已而必欲離此世情恐終非千聖經綸

之旨第吾輩執之未固慮其嘿制潛移又不可
不知所擇耳君子以天下國家為心當嘿運化
機潛培善類名不必已有也際此時勢實證實
脩不必更立門戶恣虛譚以滋時弊蓋今之學
可謂大明而論此學可謂太巧盛明必有大晦
異巧必有奇窮此消息盈虛之數握機者知之
不令其明而晦巧而窮斯得之矣若因此忌諱
豈自成自道之學哉門下存實心敦實行足挽
頹風可消妬口幸更以此成就後學斯文章

甚天下幸甚倂旋草草附謝兼布腹心伏幾
財譽

復屠長卿明府

不佞幸得與足下同第幸過從言則願吾兄弟
輩無負所學無負君親頃者諸君建言而鄒
子一疏過于激切即氣未平識未甚達然語直
節則延年諸君讓之矣弟自擊其甌倘斃杖下
弟固願從之游九原乃天幸得不死之子既成
夜即弟又何顏立朝次鶴鷺哉且觀此風聲

氣象深有可憂竟成心病杜門百餘日始得乞
骸骨歸非有所託也謂心慕雲壑遠舉為名高
與為不佞名位咄嗟者固遠于名實至謂廟
堂不可聊而之山林則吾豈敢足下知我奈何
亦復云然乎弟生平謬思立德立功垂之不朽
文章尚非所志富貴不足言矣今茲病卧種
見二毛形日衰憊精神亦漸不耐馳驅鬱上郊
居真有不樂欲向足下聆霏譚起我沉痾且將
豪飲招家周公之屬一暢愁懷顧病益劇不

能作遠游從容圖之弟嘗喜鴟夷子房長源之
為人勲名既就即脫屣去睠此時勢勲名非所
期矣陵陽白龍琴高頰鯉時時招我勾漏令果
丹砂哉幸遺數丸使脫苦海佳刻讀之令人灑
然即青蓮當無多讓近作二章錄呈見志弟素
不文且足下稱大雅海內無兩何敢布鼓雷門
獨念足下奇績不可無一言紀其事勉強應命
乃屢損幣金則愧心甚矣家母及妻兒輩俱仗
庇粗安聞老伯母尊妣高福走下又日有嘉譽
可喜第不聞生兒消息每為足下關心耳使去
草率叙衷劍合無時不盡軫結

答李季宣孝廉

燕市相逢知足下非凡客矣廣陵辱詩教至真
州又承顧惠殷殷情深誼篤意氣寧與塵世交
同語哉歸來便附致謝未得專候中甚媿之迺
蒙垂念飛示佳章漢篆齊紈並徵厚愛氣浮寶
劍光燁明珠第恐郊居荒陋難以貯此奇珍耳
初約秋中偕游黃白以暑中百務未完尚費訓

應且友人謂弟以病歸即小愈亦未堪遠出僕
意業置浮榮不為所縛安得樊籠俛首隘我天
游擬九月終稍稍了俗務已即覓浮丘之窟登
天都偕足下招宣平狂歌長嘯作佳會耳倘以
八月至恐未得追隨杖履也俚言次答書扇引
情不盡

與張周田兵憲

明公處則鳳舉出則鷹揚大丈夫當如此矣昔
蘄陽官署得承芝宇誠服明公為天下異才迺

今爾藉益深經綸益熟九關措置嘗竊聞之至
賦直接漢唐固緒餘也不佞二十年流落昨
從數千里躡簷簷走京師上書不敢望第擬
浪游甘肅榆林固原諸塞且將謁明公放言天
下事得遇知己稍效其愚又或侍明公片言指
迷附聲攻玉僅慰生平已矣迺幸荷 聖明留
直金馬遂不獲樞衣門下延結為勞頃者借重
明公節鉞坐鎮江南不佞故無能面承德誨然
福星晉臨溪山無恙父老子弟得安享太平即

聞問篇章便翔易達亦不佞嚮所云足慰生平者亡何病甚乞骸骨歸計歸且從門下交驩沾沾自喜四月湖上園人傳明公駐秦關遲交代不佞日呻吟藥裹未能遣一价迓雙旌上檄積悃今聞從者業已渡江開府行事又未能即趨候台臺中賀罪歎何可言不佞曩奉大君子教不敢自棄嘗懷臧孫言頌圖所謂不朽者于太上以及其次迺今幸遇主復病免不任馳驅二親不待風木增悲咄咄郊居顯揚無計不知大

君子復何以教我玄暉太白久待仙才何日駕臨當勅敬亭山靈走狐雲衆鳥迎明公于九華之棗也馳力代申儀狀別具據案潦畧伏惟財
登王臣

復許鰲南孝廉

歸卧郊居便多懶癖竟未起居門下反辱詒書誦之能愈疾矣一峰公之植綱常念庵公之脩性命均 昭代不媿科名者僕何人斯敢希先哲况經綸參贊尤未易言者哉昨幸遇

主矢心圖報二先生吾師之意更從此立根
不徒自了顧蕭索難久蒲質易凋多病趣歸
其心泉石 君恩親志兩負生平方切恐悚
文乃獎許太過益用汗顏矣使旋附謝不次
伏冀鑒原

答孫子成茂才

敬亭把臂未盡欲譚私心固耿耿也辱諭請告
與立朝不同未宜正言激怒事機交誼兩識深
秉顧弟謂士君子以身許國即當公爾忘私緘

口保真非人臣無以有已之義江湖廊廟均切
憂懷非以歸田遽忘 國計江陵公之才識遭
逢目所僅見人獨未有明目張膽者耳開誠論
說庶幾有濟于時濟時則道行矣即身不見用
何損况江陵公特此一事之失若能悔過可策
來勲猶未可以元祐之事疑之者第一介書生
荷 聖明知遇即剖心碎首難以酬恩倘藉正
言可回治運吾願慰矣它何恤哉度世料人竊
嘗留意如無濟于時而徒召甌于已弟亦未敢

不為天下愛此生也感足下雅情謹此附謝尊
翁老伯潛德流光人人頌報雖懷高尚勿慕浮
榮而藉茲表俗實邑侯盛舉令孀孀節聞亦舉
行弟當為言之督學且臨郡然乎時屆新秋同
王師及諸知己過郊園心話一二日亦大可喜
事南薰解愠荷芰生香滿目溪山足供笑語閉
門誦讀或滯生機盤博常羊反能發逸興助雄
文也何如何如

復孫弘字茂才

使者發新安時得一把臂論心嗣是弟卧
郊園足下亦歸僊里竟月餘不通聞問耿耿何
如應訓旁午寔為困頓足下惓惓手諭感切肺
衷第弟雅好客即病請過從者誼不能辭且先
大夫之門生故吏間來自千里何忍絕之弟寧
無長慮殊難槩避耳有田十頃不必益業漁以
養廉可以足用有子二人不必加媵靜以養德
可以延年顧復為逐逐富貴從欲計哉泉石之
好業已成癖敬謝從者容才之度慷慨之節譽

我過情而知人之明從容之慮第真愧之不敢
不勉山中靜養業諒日新仁心實行天意所鍾
則百斯男據理可卜居易俟之郊園春色種種
撩人蒙許回車懸榻以待

答俞震澤

不佞即儒生然喜扼腕談天下士聞公名謂當
世所稱英雄等耳病乞青山艤舟淮水辱公傳
呼顧我倚櫓一視意氣如故交疊疊雄譚足投
肝膽才名不虛大矣不佞幸託交左右深慰生

平恨挂帆草草未得盡領經濟弘猷不勝馳
戀歸卧郊居杜門掃軌媿未顛人守侯乃蒙
惠詒遠及翰諭肫肫情浮言外媿交誼矣勞使
走千里而遠且適不佞百冗蝟集遂藉旬餘意
稍暇盡言請政而逐逐應酬竟無息肩期也乃
潦畧復命容更覓便布區區耳薄物另陳諸惟
心照

與丁右武司法

弟與文遇於燕時吾兩人並落魄意固相得甚

驩也乃竟同榜為兄弟幾天合矣筮讀書中秘
又苦應調不得昕夕聆高論及文受官出春明
門則又悔恨未嘗棄它事請益身心然臨岐數
語音哉固資之吾生不窮者敢不日三復祗若
深思以求弗愧惟是愁心病骨不解依違疏乞
青山自甘窳些特君恩未報無計顯揚言之
惡汗耳文維時以道總吏于儒實用實功仁流
海上視區區焉者其登巖下瞰哉敝鄉湯丞使
便附此起居千里相望片言金石

與周海門主事

龍江片晌晤言即歲餘尚宛然望光霽聆金玉
音也兩寄八行以隔江未達乃辱遠使下問郊
居患之腆賦感藉何勝弟不佞踈直無它腸又
不善逢諛察言色為語嘿人多以狂奴薄視之
獨二三兄弟原心畧迹私厚不佞而文更以真
味相投契愛獨至此其感真切肺衷矣丈金山
玉海芝彩鸞章介石比操澄江同潤兼之樂善
好脩進何可量猶然虛已下及芻蕘不佞弟誠

心服焉豈能有所裨于左右惟願丈以天下萬
世為志毋屑屑于一時耳弟偃卧山中杜門謝
客絕不聞人間事所諭真骨肉之教謹用銘心
開之體何似丈得留連旬日弟顧渴思不得一
晤也燕磯之約未卜何期尤為耿耿伴旋附謝
諸惟財答不周

復曾健齋明府

日耳文政聲沾沾喜甚頃便候尺一殊媿潦草
乃學厚酬情敦辭盛感悚何如弟病懶日深甘

心丘壑經綸事業仗諸公為之名為造物所忌
即寔稱亦浮漚眎之况聲聞過情耶執影附聲
多失情寔在人士浮慕者若相傳以為名高耳
煩劇不足以累弘才但恐一起厭心益為煩困
隨時執機以運之事將次第舉矣此固文素裕
者弟言無能加益也使旋附謝諸不盡言

與張麗江

不佞弟別丈十年所矣幸博一第意得附致青
雲未幾疏乞骸骨無由執鞭遙望匡廬殷殷神

往文為遷客諒詞賦日益工亡論一篋謗書年
來漸白而名山吏隱主恩故已深哉且得王
麟洲先生輩上下交成相得驩甚文章政事日
益有聲知文宦情當不自苦獨第病渴文園何
時得侍文游登瀑布峰索仙人沆瀣瓢清我病
骨也獄吏侯生便附起居據案不盡縷裏伏幾
高明財幸

與蘇懷思明府

吾同榜兄弟固多賢哉乃若老成練達稱濟世

才則皆三舍讓門下矣不佞第身兄事之心師
事之每思步趨令德而未能也燕臺半載即兄
兄未能日聆教言然一望光風輒令人心醉春
明分手目極長雲未幾病乞青山郊居擬賦杜
門謝客一歲于茲水隔雙魚未申問候乃辱翰
儀先施倍增感悚廬陵劇邑小試牛刀諒游刃
有餘地者實心實政仁言仁聲文並得之不佞
第何能贊一辭無已則惟宜土俗合人情乎第
非敢謂文有關失亦非敢以務外之言進蓋以

今之守令多刻核為名高不暇同民好惡昔子
張問達孔子不獨告之質直好義而又益以察
言觀色慮以下人飾務外人也而孔子惓惓於
言於色於人豈更求之外哉此可知人已內外
之當一視矣昨獄椽侯生人行擬脩啟附布腹
心而湯使持尊札適至遂草草報謝據床揮汗
不盡縷私遙望匡廬可勝瞻翹

答殷無美孝廉

僕歸益志在五湖乃歲餘不出游則病肺未痊

耳今春強起將訪足下謁王元美先生復以浮
言杜門姑寢遠出之念洞庭山靈得無笑我然
孤雲衆鳥不厭相看敬亭固足以自樂也僕生
四十一年矣一當世用敢誣已無是心哉顧英
才濟濟一病休文何足與譚經濟即懷經濟空
言無益于時先時而譚人以為迂後時而抹機
會已左哀謝以久大都當世士安于積薪而
憚于徙薪以趨承見所長者謂之德器以謙嘿
藏所短者謂之知幾彌縫苟且其殆安所稅駕

邪僕自惟此後復能得四十一歲乎功名終朽
富貴何為歸來歛精蓄神絕意外好即詩文僅
僅應酬不以近名為念心知過訪始一具飲食
然亦勿染愛離若浮慕來者一切謝之知雄守
雌玄同可學向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不足
滿一笑也千里命駕深荷高情病阻鳩茲豈彼
蒼有意令吾二三兄弟不偕笑語王罔伯顧茂
險張仲立諸丈故僕願締交者計今赴試陪都
不知何時能一握手耳尊恙已幸即過我郊居

郊居頗閒寂堪譚心事也使者告旋立候作書
擬案抄抄佳章未卒業不敢虛作諛言然誦二
三章便令心快至寄僕七言尤工媿不敢當耳
尊賜拜領王元美先生不敢率爾具啓容別候
屠長卿汪子建書並乞轉致不一

與李壻村

小力旋辱翰賜何生至復荷惠存翁之垂愛厚
矣顧鄙人奚以酬明德哉竊聞之友重三益道
貴知幾今之為軟美可喜者門下當不少亦有

直諒多聞先時而計者乎古之人處盈盛而戒
防淫也翁當世人豪固未必縱心富貴倘云人
生行樂得無忘兢業之思乎願門下深惟天地
專一翕聚之機默持消息盈虛之柄歛精定志
減聲樂罷佚游以培福壽以訓子孫令百世而
下稱李次公為賢詰較疲神雜好以快一時所
游不既多乎不佞誼忝通家且承垂愛惓惓無
已故敢以忠言進幸勿罪為迂譚老相公華誕
不佞不能躬祝謹以俚言薄幣見意乞命使引

致之別具一芹納諸左右凍雲宿樹相望依然
幸惠德音以蘇積鬱

復耿楚侗翁

三復手札及誦與張陽和公書知老師志在天下
萬世彼潔身全名未融形迹者真淺夫也愧矣
愧矣至誦寄貴鄉同志柬為近翁老師洒淚又
諗為生死志仙佛無益也老師教不肖何至哉
相君八年執政天下賴之不救言者大失人望
意見取同而順適已意者日見親用少規諫未

尺牘 卷之九
免猜疑而承望風旨者又日益深刻也此可憂
耳陸廷尉李司空相繼謝病張鄧二太史恐亦
難為力也令第三臺先生不得請便宜隨寓而
安老師在外猶可自行其志不必起他念且相
君重世所歸賢者是猶扶植善類之一機也拂
其意益堅其猜忌之心矣惟老師識之二魯文
有帷幄之感頃得書情甚苦顧自苦無如命何
一毫怨尤即為古豪傑所笑矣想老師亦嘗詒
書解之也後子感老師問及力不能作楚游奈

河

復劉小魯廷尉

不佞即僻處敬亭然聞楚名賢有小魯公久矣
孫子剛過宛上則又道明公動定甚詳百行從
心一真動物如璠芝生滿廬次則孝思篤至固
上格玄穹下通厚地明公真天下師表哉不佞
枕庸庸無足比數然景行賢哲實出肺衷願步
步趨趨永言私淑門下讀禮數年海內罔不引
領望明公登廊廟展經綸弘功業非私也方今

時明 主聖政大有為之會文筆扎武干戈直
諒精勤濟濟多士至靜探元化動握神機道運
謀猷功深調燮則非明公不可伏惟明公自愛
天下幸甚青山病骨寂寞自甘左辱教言敬謝
從者據案草率布裘伏乞高明財啓

答屠長卿

擬春莫赴開之西湖之約當共開之候高齋數
日嘯歌舒我蘊結奈彼蒼妬勝會令長女殤方
謀歸壑慘痛終日且冗劇不能遂初心矣不佞

第戊寅夏首歸卧敬亭藥裹困百二十日始見
賓客游士多浮慕而來賸之厚則力有未能薄
則唇稽而腹誹反滋多口別時又多索薦書不
與則色怒而去且以已意飾浮言致傷大體以
故弟每辭病不見惟故友及知己先之者留郊
居一款語耳孤雲閒往閒來差自適志顧宗族
親友視不佞弟若萬石家每每以義責望弟弟
雅好急人嘗勉應之又不欲苟取傷廉故多窘
薄田十頃成巨浸居十之八稍稍謝不給則謂

弟變故常矣兩年來布衣蔬食人漸信之不復
過責而夙逋輸子錢歲三百金不敢失約所入
之租不及半而用復倍此亦未免累心不佞弟
烏稱豪矣經春風雨寂莫柴荆骨肉慘傷情況
殊惡足下乃謂弟不矢逍遙或未悉弟行藏邪
足下為令勞萬民良苦然滿縣花繁士民同樂
上奉太夫人稱觴為壽而嫂氏且如鼓瑟琴天
倫至樂不易三公且諸詞客迭奏揚春和謠飛
羽視弟蓋逕庭矣聞之留齋頭當有新裁獨恨

弟不能共事足下能無意乎孟孺欽之並稱佳
士孟孺樂府擅場而人疑落魄欽之涉世高論
而詞賦少讓徐君弟竊意其為人若此高明謂
何辱二君意氣翩翩詒書遂翟感篆實深報二
君有尺牘有詩二君當示足下不璫璫呈瀆管
夫人畫蘭大是佳品置之小室日玩之佩尊惠
矣徧索篋中無可奉報容另圖致區區耳

答彭欽之茂才

不佞移疾歸敬亭卧兩改歲矣而不能一出游

交賢豪士乃勞足下先施不佞主臣不佞何敢
稱才顧生平意氣頗見喜于諸豪俠乃今病且
憊幽憂寂莫意氣索然宜為賢豪所笑而足下
顧獨投交且擬之韓荊州願識之至封萬戶侯
不易也不佞主臣不佞何敢當此夫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不佞嘗志欲有所立矣而
四十餘年坐同草木特受知 聖主未報涓埃
是負 天子西北虜酋東南漕賦 祖宗微意
官衛隱憂惟此時當變更之會酌量機宜未易

圖過時則敝而不能乘勢建久安之策坐失
事機是負平生天祿石渠優游閒雅可以避世
可脩大業策不刊而不佞湯賦郊居隱淪泉石
是負科名歸來辱諸賢豪詒書期以經世之勲
而不佞懶癖日深無能為役又或期以脩辭之
業而亦以懶廢即答書答寄懷諸什亦僅草草
不欲苦思不能與諸社長左提右挈登壇樹幟
圖身後名是負良友即今鶯花在眼山水可親
而不佞日閉柴荆坐縈孤悶天弢未解益以骨

肉慘傷片語無成一身如寄是負春光嗟嗟沈
生愧初志矣足下何取于不佞哉惟是廷韓過
許長卿暱交足下復信耳遂令明珠投暗然不
佞方因長夜望見明珠驚喜不任何敢按劍也
讀足下近體二章或未盡所長讀木几冗譚意
弘遠精深當常置案頭自勗彼蔡邕之寶論衡
視足下所著何如哉曹使至適羈山中為亡女
卜筮趣歸率爾附報不盡言

答徐孟孺茂才

簡者得長卿明府尺牘謂足下欲顧不佞不佞
座上客得孺子謹下榻俟之任之至乃知足下
以母夫人尊恙中稔既感足下存念又恨足下
不一訪敬亭令孤而宗莫已又念足下以母夫
人疾從醫師問湯而情苦甚孝思可則也即未
握手足下然足下古可稱吾友矣年來抱幽憂
之疾未能一揚眉山水間與諸賢豪相倡和習
懶且成性而筆札亦疎未嘗申尺素于左右足
下不鄙遺不佞又不罪簡亢而誼重先施詞盛

幣腆媿心欲死不佞生來落魄恥近名僻處雙
溪寡良朋之益無片長可受知于世甫通藉可
避世金馬門自全其愚而偶以狗馬病請歸歸
則日卧郊園兀然甕牖進之無以報君親之
恩而退之無能脩青山之業自分隸落等耳足
下奚取于不佞哉惟是殷無美莫廷韓長卿明
府過為游揚得辱交足下甚幸且懼倘無能樹
立不將詒足下羞為諸君知人之累乎頃擬魚
服赴開之武林之約或偕詣清溪從足下一嘯

詞破我狐悶不幸天刑之人會長女殤慘痛中
無心及此風雨經旬柴荆獨掩遙瞻雲樹悵矣
神飛足下博雅而長于詞昔曾讀所為古樂府
即深義多未解而渾雄工麗有目者共識之五
七言絕句寄到即挑燈卒業并玩扇頭二章並
臻佳境至族譜之作益稔孝思徐相公云觀其
守可以知義觀其重祀可以知仁觀其行于家
可以知其施于國知言哉湯次一章奉報即書
素純方入山中卜葬亡女而曹使來乃趣歸草

草附蒼不佞亦雅稱有情癡手足下書所述生平種種同調情益馳結足下矣足下倘然命駕登敬亭呼玄暉太白一醉憑虛閣庶兩癡不負交情耳日望之

荅莫廷韓茂才

一別七年無由再晤即尺素亦竟浮沉人生聚散足稱難矣然不意仲淹音問一踈至此也足下為江左奇英四十不第不佞百不及一乃竊科名真可媿心顧足下可垂之百世者自在也

不佞弟甫通籍遽以病歸其中大多委折非門譚不悉世受國恩涓埃未效生平自許滂無建明而幽憂之疾竟成棄人良可怵悵郊園索莫終歲呻吟初還尚有交游徂春遂多謝絕孤雲自狎世務不關懶已性成何能再出伏承明諭足仍心知擬二月游黃白即從武林約開之烟霞石室間魚服訪長卿于青溪與諸賢豪望海上蓬山謁王先生以還彼蒼見妬風雨經春忽三月長女以危疾問醫竟不起慘痛欲死遂

負初心誦足下所詒書知亦喪佳兒為情良苦
尊翁先生抱疴當以孫故足下能不失湖上被
襖之期乎當掃室俟之聞關之近于二氏著力
果然乎否弟亦雅服此兄高明而慮其終趨小
徑欲一訪之方以亡女卜葬縈心不暇及此耳
曹使告旋章章附報不盡相思

寄張伯起孝廉

足下竟不赴去官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得此
古矣顧不知雄心果能自戢否不佞弟病歸歸

病家姊小女又皆病病者數人且經歲情況
甚惡弟今仗庇能強起登山而家人呻吟之聲
尤未絕耳即欲約足下游五湖終以此羈縻
未能自脫也徂歲歲凶鄉多盜入城又多俗冗
常郊居間一入城未有不疲神而反宗族姻戚
多厚望于弟而弟力又不足以應諸求者欲苟
取一芥死不能也無以謝人人且不信援義責
我謂我若變常度然以故常避人郊居免責乃
生平好游而今兀坐一室戀戀見女子弟也媿

英雄矣足下仰奉母氏承歡而鳳雛又日翩翩
異凡子知足下樂甚何從一對酌聞高論開我
塵襟也臨書神往

寄張幼于

不佞歸郊居且兩年病懶杜門久踈廢人間事
未嘗一遣候足下兄弟徂秋勞足下使問歸迫
僅據案章報章發行意不旬日當走信謝足下
不謂馮夷肆虐環郊居皆巨浸墻傾屋摧從者
舉疲于遷徙而家姊小女並構危疴百憂集焉

乃一遲至此罪當請荆矣讀足下所為五言詩
及太學賦可應漢弘詞科屢試不第豈工鼓瑟
而不投好竽者耶不佞竊謂明制以文論表
策取士士即當以此為羔雉不脩本業一意衡
古即英雄無以自進古所云天下士豈獨高詞
賦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固難與
功德爭上也立德無事制矣至功非遵制莫能
有所建立士奈何末視時製邪且不佞觀今之
詞賦家輒自處作者薄待當世即李于麟王元

尺牘卷之九
美汪伯玉輩猶曰姑舍是吾不知其所負真有
過于諸名公不而揚揚訑訑志趣可知矣藉令
所負過諸名公而以文藝驕人較彼以富貴驕
人者吾不敢謂其有差等也彼富貴驕人人皆
賤之此獨足貴乎頃者譚學滿天下言高而行
卑風稍變矣而譚藝滿天下亦言高而行卑恃
足下二三兄弟能維持世道耳不佞病稍間然
尚未能移棹太湖約足下登洞庭望東海蓋有
待也先此中候不盡不盡

寄管登之觀察

都門從足下集元亨開之二三兄弟聞所未聞
誼且篤甚未幾弟移疾歸足下外補元亨奉使
而開之亦請告矣雲萍聚散寧有常哉恃此心
恬不二耳足下大疏不至得罪幸矣遷嶺南後
寔上疏得無犯多言數窮之戒乎初謂足下即
挂冠或不獲遂今聞翩然歸矣五湖烟水春色
秋光無所不適顧不知足下雄心能自冷否弟
歸來終歲杜門應酬都廢常却居間一入城入

城輒多病去年數百畝皆成巨浸八口無資而宗族親友又多挾義厚望于弟無以謝人常鬱鬱不樂家姊小女且並構危疾牽係不得出游遙望洞庭栩栩神往矣足下居家何為能訪弟敬亭乎當為足下呼玄暉太白浮大白共衆鳥孤雲一醉爾元亨有帷幄之感情苦甚聞欲乞歸開之居武林不歸就李情亦苦難語人也弟將訪之烟霞石屋間起其仍家就李慰乃公心以莫春相期儻足下比過湖上得一聚首論心

亦大快也老伯母萬福令子輩亡恙併訊縷縷不盡容面陳

復張岱與太史

都門共事承明情同骨肉高軒適楚弟政在告會左班荆尋舟子東歸則吳楚各天鱗鴻未便缺然聞問詹遡可知以弟筮受師恩報宜國士而雙旌已北想結瀛洲乃下部沈疴既微且虺已無出山之念詒書衆至敬謝注存儻不即填溝壑猶得歌咏太平仰瞻弘業耳伏枕草勒布

袁是在高明財幸

楚國開國... 會古... 門共... 財幸

六... 子... 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遺稿卷之十

宣城

沈懋學君典 著

溫陵

何喬遠 校

姪 沈有巖

沈有容

男 沈有則 輯

尺牘

與周元孚民部

宣城尉舍人子行魯附尺書報佳章之賜嗣聞



足下駐清原方欲覓鯉魚申候起居而朝禮名山遂淹黃白及四月終歸則尊札又先至矣念足下不忘第第亦殷殷難忘足下此其故若有害之者吾兩人所未解也計簿附尊名此亦常事何怪焉榮枯蕉鹿得失黃梁一沉蝴蝶總之與我無與細讀來札似為佗際不平足下過矣夫賈生通達國體讀其策至今猶憬然慕之以彼其才識足以降旋造化勦造漢家而文帝病其稍輕出為主帥惟賈生不知帝意卒至怏悒

無聊以死而主恩則已深矣足下今日之事焉知非主恩哉願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天生足下當不終令其無用于時也裁書叙心臨風殞涕

答唐極齋

別且隔三時矣不佞偃卧郊園將自適其適不幸天刑之令長女殤觸目痛心幾成狂疾且諸弟與鄉鄰構爭大戕和氣與聞召毀坐眛不情遂託之天目因泛小舟泊西湖上登兩高峯望

東海十洲歷歷幾欲從赤松子游矣雨甚趣還
還則舊業東田盡為商羊所據流亡滿眼攘奪
漸興即郡邑加意救荒而事多掣肘人和未集
積貯且虛鷓鴣一枝巢棲未穩不知作何究竟
耳足下兩歲無秋與不佞同病而事之難于部
署復倍之不佞故不問家人生產尤為足下不
不憂矣徃常資之糶貸出入無經今以告人無
應之者八口嗷嗷莫知為計况足下一寒至此
乎不佞山林骨相無意雲霄時事雖隱懷而

忠謀難入且以磨甿堅自誓願效金人烟霞竟
爾驚心何論它事年逾強仕尺寸無期日惟香
爐茗碗坐作蠹魚孤劍勲名五湖踪跡何足辱
諸君垂訊至云誠與才合豈足下亦不知故人
將軟美意沈即乎長兒文每出新語次兒已就
外傳日可誦數百言禮度雍穆間作成人語差
散人懷頃接賢郎羊神日上甚為足下喜之鄧
將軍者豫章人力能舉大刀衝敵不避危險蓋
勇士也不佞東行不入城不會公府諸同籍物

色者逃去獨將軍以開之密約單舸索會得與
把酒盡驩足下何從聞其人乎經義玩未完以
春莫痛亡女故授之家僮忘所在計藏群籍中
卒難檢奉幸稍寬之平頭報命篝燈捉筆草草
不知所云

復丁海暘

不佞友稱廣交矣可語心曲者不數人也至準
之道詛約之性情期之經綸化育惟公一人而
已諄諄之教謹銘胸臆不佞從諸大臣百執事

川遠竊嘗謂張江陵公足擔當天大事而江陵
以才憐不佞又以子同年故甚相敬愛敢不以
忘孝相期忍負知己屬者奪情上意誠諄切
不容辭而不佞固懇其一行語其子太史者再
而太史不報同館君子諷不佞曰惜時無羅一
峰者不佞應之曰一峰誠足稱直道哉第時事
微有不同唯留京守制之疏稍欠次第耳得臺
省一人言之足矣似可無煩館史也諷者唯唯
別去數日臺省交章保晉諷者曰前望臺省足

音而今顧如是 天子留矣何保為於是奮疏
論臺省逢迎將貽患于 國又數日并刑曹三
君付 廷杖江陵不力救且詈為狂童為讐黨
為險邪不佞竊慮此言一倡阿諛者庸直言者
斥為萬世憂亟擬一疏掾之林諸君成江陵也
會二三座師謂諸君既杖無益于事阻不得上
憂鬱成疴遂乞骸骨歸先是謁李司徒遇臺中
君示以留疏不佞堅謂其不可上一書李司徒
止之不果所請及聞疏益疑而浮言日蜂起矣

頃吳生被逮當道且深求之而復有宵人者中
于江陵謂不佞煉丁甲劍術于名山中未識其
意何居不佞寔有戒心數月坐卧一小榻未嘗
出門人果以調停衽席周旋世情眎我我甘心
受之而公顧不欲耶春初以來凡過從者皆以
病謝弗見頗多閒適公能命駕當聯床請玄旨
以保餘生伏惟矜其不能而終誨之幸甚

與屠長卿

頃得拜太夫人撫弄快婿復聆肝鬲語殊足賞

心足下處事師真力脩大道百凡亦自恬淡和
平足徵精進微聞冠蓋之間猶有後言豈至誠
終不能動物耶抑足下功多為已不欲合時耶
吾儒之所謂達不獨質直好義而必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其用心亦甚密矣且機緣未至尚當
混俗和光不宜任情以階怨惡足下聰明絕世
而又以道為飯豈宜有此顧弟休戚相關為足
下慮或者一意抱朴守真日歛眼前光景將不
覺與世相違耳惟足下深思之幸甚弟過惠山

而邀以德丈一晤而別甚暢也抵舍來亡恙崇
許大士像未携歸師札併乞見還冗中草草

復丁右武司法

足下文章節義國士無雙不佞弟甲戌邂逅中
已投分左右而丁丑得同遇主則忱所謂天合
非人謀也連檣燕市冗困不及把手為驩未幾
足下司理漳州而不佞弟亦以病罷關之元孚
登之又各散去感今念昔黯矣銷魂弟荷主
恩即致身何能報稱顧伏枕青山已成懶癖行

藏有數未敢違心尚難遽承尊命若足下平反
實政隨事効忠固無所事竒亦無所事隱且聞
耿師相浔驩甚當日進之閔顏不獨以文章節
義自命尤不佞弟所欣慕焉何時面承道論啓
我迷途極目雲山不勝莞結弟歸來已餘三歲
杜門湖上日狎猿雲昨始為開之約歷天目登
兩高峰游六橋三竺從太湖買舟而還觀人情
險譎復卧郊居未敢輕出長卿令青溪汝虞令
黃浦政事卓然可紀茲稱神君洵大可喜昨過

武林諸郡邑皆潛跡獨不能逃青浦令摸索乃
為留二日令可無議獨稍稍任情不得諸巨室
心諸巨室心故難浔奈何以長卿當之也天下
事惟懼則慎慎則不敢任情而裁之以理足下
謂廩廩自懼浔之矣今之賢者多執義為可徑
行而不知濟以禮遜信固聖賢制事定矩也惟
足下精進百尺竿頭為天下全人不勝大願世
人皮相不足多尤獨求此中無愧耳矣汝虞丈
不獨締好長安道中蓋往年從宛中識面尚在

與足下投分前也尺牘附函中轉致之使旋揮
汗草此所詒過腆然知己之惠敢不拜嘉謹稽
首謝使者別幅再布腹心願足下教之不盡不
盡

報京中諸同年

不佞第歸卧青山今且四載竟未通尺書闕問
足下詎敢一日忘霄漢故人敬亭獨坐日狎猿
雲遂成懶漫且計故人能諒我於形骸之外也
時明 主聖講藝脩文從諸君子圖策不剗因

二載盛事况家慈未膺 封典每用歎中大計
時告期已滿遙聞多口遂爾逡巡事定後亦思
一出以報 君親而瘍發于膳若示之罰遷延
兩月卒未能行乃罷出山之念長林豐草鹿豕
偕游歌詠昇平仰瞻大業或出或處不媿同心
蘭臭嘉言願乘風便片鴻遙度神與俱飛矣

祭文

祭宛溪老伯文

嗟乎公沒期矣公不沒千載庶幾矣乃某等為

公悲且哀常恍然如有所失某等心知之難語人故也公與先大夫常同為博士弟子同舉于鄉同官臺省于燕先大夫桂冠歸未幾公亦歸居同里出同遊飲同席同主盟多士志同道同相規切同獨形兩耳先大夫視公之子而公亦子視某等某等以它故往則已不則無日不待公側疑則解憤則落悱則發憂則遺之安失則弛之正暇則携尊酒看花問竹登閣賦詩間引古今名儒杰士示之法程蓋舉措皆經綸矣

子史步趨皆矩矱維持左右皆生成而某等之事公也無父師矣迨先大夫棄諸孤而公撫摩益至某等即不幸無怙充幸有公為之依飯也公顧復棄某等何之耶方某博一第公詒書寡交游簡宴會崇儉約數語深切事情而悵別悲時言言肝鬲及某辭公而北公又舉觴觴某贈之行時公固無恙也某等南望依然意歸得伏謁公床下慙慙道離愁聆教戒載酒問竒如昔而公頽遽以疾報不起矣嗟嗟公道德功業

文章正論世藉以維鄉邦藉以重董董其等三
三猶子之父師公也何可一日無哉而公願棄
其等何之也其等升詒穀之堂恍若公之曳杖
而吟也而蒿里歌聲殘矣入滄洲之圃恍若公
之携侶而遊也而白馬賓從散矣登天逸之閣
恍若公之凭欄而嘯也而山陽短笛哀矣即公
千載而下有不沒者在而亦安得如疇昔之奉
父師而周旋也嚮也悲先大夫而慰一見于公
余也思公之不可見而益悲見先大夫之無從

况其等視公二子之筑筑不啻痛苦之在躬也
而又安能已於憂心之冲冲某等之蘊結難以
語人者敢陳薄奠而一告于公公故愛某等猶
子也尚其默鑒而潜通也哉

書院祭宛溪公文

嗚呼世復有言準動繩方嚴正直如公者耶鴻
才淵識明通敏練如公者耶匠史宗經博綜醞
藉如公者耶公為諸生時輒畱心經濟及第進
士用之皆素裕者若司理若給諫若守牧若備

兵若督學叅知隨試輒起大名用未竟以母老
乞歸歸則日與諸後進論文講德亶亶不休偕
受軒貢公古村沈公並主盟志學書院諸後進
集堂下常數十人皆嚴憚公公每發言悉中肯
綮醒精神徹肺肝令人傾服晚造詣益純與人
益和適諧後進常執經辨惑載酒問奇日聞所
未聞君子謂公用雖未竟而為政乎家為德于
鄉猶用也而公亦自忘其身之不用于天下矣
迨二公相繼沒公蓋狹有遺益力諸後進惟公

式而天不憇遺一老吾輩將誰依耶嗟乎山
川涸隤乎改觀旁人之相與指而追其高且
深者尚興慨未已也况仰止而飲流者哉公沒
至今越一年所矣曩會如期輒至有問輒盡言
乃今歲不一至欲傾耳片言而不可得聞也如
之何其不悲耶靈輶在駕永隔幽明椒漿一奠
與涕俱零嗚呼痛哉尚饗

祭貢受軒先生文

惟公誕含純德秀稟元精垂髫穎異銳志文明

屬詞此事匠史宗經風搖雲起玉璞金鏗出入
孫吳縱橫佛老志遠雄飛才高鳳藻詞賦旁搜
經綸深討白璧難酬明珠空抱下帷發奮摘實
探幽思樹後軌仰止前修浮華勿取詭遇還羞
約身古道邁品時流濂洛窮源上通洙泗先覺
是師良知自致時繹新功日思微義似蘭斯馨
如利斯嗜處士橫議競尚玄虛爰端型軌尺步
繩趨倡聖人學為君子儒門多高第朋至斯乎
竟蹶賢科尚賓觀國射策明廷金臺動色振鐸

匡廬弘開道域桃李春風郁然綠植化行白鹿
官冷青氈侶携孤鶴庭有三鱣橫經楚水雅思
翩翩口碑誦德薦刻徵賢視篆未幾利興弊革
境轉絃歌蔭垂棠澤士服其程氏遵其業滿縣
栽花兩岐秀麥尋遷曹監益起聲華璧池玉潤
碣石天葩受知政府五馬開衙東平借寇皂蓋
飛霞游又凋殘盤根煩劇郵駟均勞隸胥消蠹
保甲常平既安且富合浦回珠高齋歛霧爰修
文教鄒魯風旋葦年奏績月朔朝天送歌庶禱

行贈劉錢賢書讓右循吏推先人擬升聞賜金
增秩詎謂公卿乃踈請謁介直興護逢迎構隙
賈譎長沙孔停環轍鳳翔千仞鴻奮秋溟咲看
腐鼠翻聽流鶯歸來宛水時集群英出為卓魯
處則周程月滿高樓春歸別墅菊綻踈籬松盤
小峪妙闡無言閒居有賦望與道崇德隨人樹
鄉邦後進迪善薰良豈期麟至庚日生殃病當
易箒勉勉矜莊几不側坐衾無解裳隙電初過
川流遽速天遠星沉夜長漏促青女降霜羲和

納旭隋掌銷璣周閑老駟梁木既壞壑舟乃藏
儒林落日執苑摧芒風烟慘澹雨露淒涼歌傳
蒿里笛感山陽訃聞于燕骨驚心折白馬空悲
素車永訣宿莽凝眸青松闕宅嶂迥魂搖江寒
淚結春愁夢奠夏泣焚芝守官在遠久缺陳詞
秋迴北鴈寄此哀私明靈如在庶幾來斯嗚呼
痛哉尚饗

祭楊妹夫文

人皆謂天道有知何獨于吾兄無知耶人皆謂

天心至仁何獨于吾兄不仁耶吾兄生而多疾
尊人托之先大人遂于都門聘吾妹為兄室長
而疾久不痊尊人且捐館兄之母屬姻戚將議
改婚吾妹謂業已許楊誓不復改歲丁巳兄成
婚禮相敬如賓以多疾故廢應酬兀坐一室餘
二十年吾妹舉案惟謹即百用不給每脫簪珥
佐藥累資意終其身艱苦事之不恤也胡天不
憖遺一病夫耶嗟嗟今來古往人誰不亡顧吾
兄生而病病而死死而無後令吾妹形影相弔

稱未亡人弱女單孫旁宗未立天乎兄何可遽
亡耶兄亡在丁丑十一月時某方承乏詞林某
尚游燕未返歿不視歛喪不視事祭不視品獨
吾妹拮据辦衾衾棺之具即竭心神亦草草
矣天之虐兄何至此極耶即兄之受于天者固
甚薄而吾妹之至誠積苦天宜鑒之天果有知
耶無知耶仁耶不仁耶吾妹廢宅業為兄卜居
于姑山之西置宅一區田數十畝思終焉合葬
常周旋于兄側當以其宅具祠田具祭兄即抱

疾而沒固可瞑目九京矣丹旌載揚靈輻欲發
薄陳一奠用薦幽明慘淡風烟悽涼霜月泣淚
長號骨驚心折嗚呼哀哉尚饗

誌銘

明刑部觀政進士伍蓋吾先生墓誌銘

萬曆五年丁丑三月沈子某同伍進士蓋吾君
登第越一月而進士君卒時同年具區馮子慶
頑健齋曾子乾亨義簾甘子雨南阜鄒子元標
治喪事沈子往哭之許為誌又一月而進士君

輿襯還又三月進士君子承慰寓書以孝廉旋
字劉子元卿狀屬甘子乞誌銘沈子悲進士君
賢而夭且業已心許不忍辭乃誌之按狀進士
君伍姓名惟忠字效之蓋吾其別號也伍氏家
世荷溪為安福著族成進士十三人里選幾三
十人以忠孝褒表俎豆名宦鄉賢者後先相望
君高祖體祥封刑部員外郎體祥生希魚贈知
州希魚生箕登正德辛未進士累官山西按察
使箕生仲生補邑弟子員仲生娶尚書劉文愨

公孫女生三子長惟仁少惟烈君中子母劉氏
孕君有奇夢兒時即敦敏有大人志長耻放蕩
澆漓之習思挽俗以躬心行兩符不設城府而
沉潛鎮靜禔身肅然與人交必致其情久而不
懈故不作譎浪語鄉人或交嗤焉漸信其無偽
皆傾服遠者由此知君為端人深器重之其族
大尹公晉壇以文名奇君文曰是吾家千里駒
也州守公九亭以行誼名奇君行曰是能紹先
輩事業者邑令胡君蓮渠陳君寅齋兩君子重

許可人皆賢君君生平足賢匪直以文藝見也
吉安故多賢而安福尤以正學著首君惓惓講
德問業不少休師事文莊鄒先生三五劉先生
念菴羅先生究陽明王先生良知之旨而實致
之不為虛語若慎所傳君應禎聚所鄒君德涵
畏所劉君臺克所劉君以中敦所彭君洛四山
鄒君德溥輩皆凡事之嘗率家之子弟月作德
業會推九亭公主之又時會舉子業親甲乙其
文即獎掖中數語之德業曰讀書獨博一第耶

邑人士多從君遊如劉孝廉伯仲蓋其高第弟子云傳經時私相期許不為富貴謀門人有不就繩墨者動舉盧駱王揚為戒意懇語嚴聞者愧汗凡所用不敢自是必勤咨詢雖弟子輩所陳說當其乘輒自引過且揚詡示樂善善意無沮人言亡論德義切磋即舉子業亦不厭數易章其虛懷惟日不足類如此性尤孝友父死哀毀骨立喪不越禮父嗜飴君遂罷食飴嘗講魯論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輒悲咽不自禁弟子為

卷母劉稱未亡人志茹苦君將順周旋曲中中結兄弟友愛甚篤憂喜同之既析產庶弟生君撫恤至誠欲以私產相遜而弟竟殤不果隆慶庚午君以春秋魁鄉闈與劉子同榜故登科例建坊郡邑衆將謀諸當道君語劉子曰古稱不朽謂是耶且第令科建一坊郡邑寧有隙地往予目擊權貴家毀兩廡舍益所建坊址毀舍者道哭而徙私心悼之吾輩幸舉于鄉即不能福業梓柰何效彼為事雖竟不能寢然人多

建君言比歸為文告祖父慷慨以王魯范仲淹
自期士林傳誦嘗有誓書之恥士氣日卑不一
刺于執政執政心重之又曰士欲自守其本在
淡薄故布衣粗糲不逐華靡至族人之貧者縮
費相周無難色昔游螺川同舟人被酒遺囊金
去君亟棹舟追及還金人欲分金謝不受丁丑
廷試賜第二甲五十七名書及家人言言道義
曰吾所以得竊一第皆先代修德之報宜持盈
戒滿以培之母改弦易轍自伐其本又曰宗族

宜崇禮讓勤職業敦節儉乃可培祖宗德澤又
曰吾平生立志欲遠宅心欲宏德施欲厚俗態
欲革與子曰吾平生以希文為期吾子亦當以
純仁自勉都下與同年聚談無它泛語衆或囂
然君惟據胡床兀坐或邀予與馮子魯子甘子
鄒子諸同志間議應酬論心考志而已往進士
試各衙門觀政讀律應故事入則聚奕為譁出
則投刺諸大夫歸則邀諸朋友從事杯酌倦則
寢君謂有職當盡毋玩日時試比部多究心疑

獄讀律刻畧求通疑不解不置思也寓城西一
禪室二童朴不善時飲食公事畢即騎馬走長
安道中不欲失禮于人夜讀書每至漏三四下
黎明復起應事如初人皆稱君實心實事可大
受為世珍然竟以此損神氣膺疾進部司尚再
飯飯罷忽自詫曰何頭眩乃尔即強自正襟危
坐而病竟不支鄒子遽扶腋起目瞑矣嗟夫嗟
夫世方尚文少質尚虛少實使學且仕者皆質
實敦本如君天下何憂不治哉吾輩方望君以

質實勞天下而君且先虛文者死矣豈乾坤氣
運偶故厭此耶抑君厭世也嗟夫嗟夫天不可
詰亦不可知彼虛文撥根本者死而死耳生亦
死耳君即死固自有不死者在也乃為誌而繫
之銘銘曰惟君則德葆毓淳風惟君則學切磋
收功無生獨契不死誰同勒銘貞石永賁立封
徽府教授詹公毅齋先生墓誌銘

徽王傳毅齋詹公以嘉靖壬戌七月十一日卒
十五年為萬曆丁丑其從子明府君事講同余

成進士居都門數過余言其家世斤斤重操行而述公及其尊人訥齋公事甚詳亡何明府君出為余邑而會余謝病郊居屬余誌其尊人墓業報命矣頃公之子事謨復屬明府君于余請誌公余謝不敏明府君申之曰家大人已不朽于太史顧吾伯翁猶吾翁乎太史不幸惠一言吾何辭于伯子余居嘗慕公之為人爰受陳公廷霖狀撫其軼事而誌之公諱達字達卿江西樂安人父諱崇登正德辛未進士歷太僕丞雅

經術學者稱文峯先生母潘氏封孺人生文夫子五公其叔子長迪仲璉季道最幼迪是為明府君父公少靈穎日能誦數千百言年十四中丞林公試而奇之補邑弟子員既而督學蔡公如林公周公而徐公適來適試公高等公故不欲以名高諸弟子愈益恂恂然持已欲莊敬人亦不敢以非禮干之時吉水周先生六史羅先生講王文成之學公乃游二先生間受傳習錄以歸已復從鄒文莊游而其學益進退則與

其友陳公九川及王魏諸公相質辨必合迺已也始太僕公舉進士以仲兄連從闕廣流寇陷樂安母孺人以節死兄迪從之二弟方被執賊勢甚張公獨行僵尸蹀血中逆袂之悲號備至賊為感動至寧陽柴園亭以二弟還哭母孺人哀幾絕越十年太僕公卒于官公力疾走數千里迎其喪喪瘞行左右徒步趨歸治喪事事如禮庚子貢上春官明年授霍丘訓導科條一稟于文定有不贍者亦俸給之六載掌陽穀教事

上祀霍丘等士多興起又六載遷徽府教授母謝病公遽投檄歸歸而構一室藏書萬卷日諷詠其中至忘寢食遇族黨姻戚必以禮容至即蔬食菜羹款洽竟日然足跡不入公門不好侵郡邑大夫權郭令以親兩事屬公不報餽之罰鍰不受而前后郡邑吏以故並稱公長者鄉飲則大賓屬公矣壬戌公誕晨賦詩自勉期以全歸四月疽發背危甚家人多惶惶公張目笑曰疇能免此乎何嬰兒為也事謨求遺言公

曰無離正人無廢正學無輟二子教足矣語畢而逝距生弘治壬子四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一所著有中庸說請益稿藏于家明府君言公歲時伏臘祭必虔事繼母謝孺人如母孺人家居無惰容無苟訾無遺行無滿心其兄弟自相師友也大都公孝友方嚴有行義抑亦德禮君子云史某曰余觀于詹公而深有感于論道者焉夫道載乾坤乾非坤則百物無所麗心非身則百行無所承文成蓋惡俗學支離而曰致良

知者謂心能攝身其指要眇乃學者以偏識為知以頓悟為致而不復綜之實脩甚則洗洋自恣并其矩矱弁髦之以今觀于詹公嘗私淑諸先生矣豈不多性命微言至其操行一又何篤也彼空言者徒有山媿耳公世居邑后高祖伯善曾祖啟恭祖遵訓世有隱德至太僕公用逢掖起家而公伯季代興以操行著江右一時宗之子孫冠蓋相望人皆以為善徵云公墓在平山之陽銘曰性則道修則教亦莫不邵民是則



是微老子曰下士聞之則大咲